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书生恋弯刀



## 第一章

杨柳青青，杨花漫漫，已然春临大地，云淡风清，拂得人睡意正浓，长街上来往的行人稀稀疏疏，连小贩的叫卖声都显得有气无力，众人的意识大抵皆停留在昨儿个的美梦当中。

坐在茶楼品茗的易幻生百般无聊的以绢扇掩口打呵欠，觑了眼了无生气的长街，扇柄有一搭没一搭的敲打桌面。奇怪！近来江湖为何会平静无波？莫非是楼宇凡这个武林盟主威震四方，弄得人人自危，深怕触怒龙颜？别人或许惊摄于楼宇凡高强的武艺，他可不！最好是快来个“正道人士”口中的“邪魔外道”出面搅乱一池春水，好让他能看个过瘾。

等等！“邪魔外道”？他不正是人人口中的“邪魔外道”吗？求人不如求己，干脆由他出面让江湖好生热闹一番，留些茶余饭后的消遣话题给他一般无聊的群众，亦算是公德一件。

问题是该先由哪儿手？就从八大老头身上下手吧！反正那几个老不死的成日闲来无事，想必一把老骨头肯定又僵硬不少，姑且让他当个好人，帮助八个死老头活动活动筋骨。

思及未来的日子会过的精彩无比，总算让易幻生无精打采的眼眸恢复了生气，放眼江湖，最让他感兴趣的人便是八大门派的掌门，他常像顽童般逗弄八大掌门，非把他们一干人气的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迫他喊打喊杀不可。

有人质疑依他的武艺怎敢与八大掌门硬碰硬？单打独斗还好，至少他的遁功挺不赖的，倘若八大掌门于一怒之下，互相联手对付他，量他插翅也难飞，小命休矣！

他这人可谓是天生的反骨头，打他初出江湖，作风行为即与所谓的“正道人士”有所区别，性喜结交三教九流之士，未把名门正派放在眼中，旁人越是劝阻，他越爱反其道而行，甚至对八大掌门的邀约不屑一顾。向来高高在上的八大掌门哪能忍受得了遭视之如无物的耻辱，双方的梁子因此结下，易幻生连登门道歉的意思都没有，实因他亦看不惯八大掌门一板一眼，非要天下人尊他们为江湖领导的姿态。时间越久，双方的间隙越大，最后八大掌门的老脸拉不下，气呼呼的在公众场合中指名道姓说他是魔道中人，嘱咐众人见着他犯不着客气，尽管大开杀戒，可见那群老头的肚里连颗小绿豆都放不下，哪儿还能撑船。

可惜得很，在江湖人层出不穷的追杀中，他受过大大小小不一的伤势，但命不该绝，他仍活得好好的，这点令八大老头气结，想不到堂堂的名门正派竟奈何不了他，合该是八大老头净教出些花拳绣腿来，他倒也不怕八大老头最后会联手对付他，反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不强求。

眼角余光一闪，仰头饮尽香茗，他松筋活血的时候到了。

长街上一名赶驴运送柴火的老头儿，因专注于看顾驴背上的柴火，不小心闪了神，撞上华山弟子，老头儿人瘦弱矮小，哪堪武人碰撞，硬生生的跌坐在地上，尚不及呼痛，衣领已被为首的华山弟子掀起，整个人悬空，旁人见状，未免遭池鱼之殃纷纷走避，不敢出手干预。

“臭老头，你瞎了狗眼吗？竟敢撞上本大爷，不想活了。”华山大弟子毛登端凶神恶煞的怒骂不及他肩头的老头儿。

“对……对不住……大爷……饶命啊！”老头儿吓得浑身打颤，双脚勾不到地于半空中晃动。

“你以为光一声对不住就可以了事吗？”另一名华山弟子曲曜恶声质问，其余的华山弟子以老头儿与驴为中心，把一人一畜团团围住，颇有仗势欺人之意。

“我……我……”老头儿惊得老泪纵横，早知出们会撞上恶人，今儿个就躲在茅屋里不营生算了。

“哼！大师兄，我瞧这驴儿又老又病的，干脆让我一剑解决，省得看了碍眼。”曲曜执起长剑准备刺向老驴的眼间。

“不……不要啊！大爷，小老儿求求你们别杀它，它若死了，小老儿往后的生活该如何是好？”老头儿苦苦哀求华山弟子手下留情。

“你连自个儿的命都保不了，哪来的口舌为生畜求情。”毛登端冷冷一笑，丝毫不同情老头儿可怜的处境，他只晓得不轻饶犯在他头上的人，朝曲曜使了眼色，要曲曜尽管下手。

曲曜接收到毛登端的命令，嘴角一扬，长剑不留情的刺向老驴的面部，老头儿心酸的闭上眼，不敢瞧与他相依为命多年的老驴惨死剑下。

坐在茶楼上的易幻生借力使劲射出一颗花生米击相曲曜的长剑，挽救老驴的性命。

“我的剑！”曲曜的长剑因易幻生的花生米而断成两截，他警叫出声，愣愣的看已断的剑尖，一旁的毛登端随之一怔，暗忖是何方高手，为何不见其踪影？易幻生准备下楼教训那群任意妄为的华山脓包时，忽听一名女子娇声高扬斥道：“住手！”他旋即坐下，静观其变。

远远的袁翠袖便瞧见华山弟子以众欺少，使得她按捺不住原本羞涩的个性，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你是谁？”毛登端上下打量袁翠袖一番，无论怎么瞧就是瞧不出她有上乘内力，那剑真是被她弄断的吗？“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仗势欺人，若不想我一状告到贵派掌门那儿，速速放了那位老丈。”每回面对众人说话时，她总会情不自禁地羞红了脸，音量是越来越小，这回虽然理直气壮，害羞的个性依然跳脱出来，让她似理亏般窘然。

“哼！就凭你？”曲曜瞧不起她地啐了声。

“对！”被人轻忽的感觉不好受，但她已习惯，勇敢的迎向曲曜轻蔑的眼光。“笑话，且让我当你面杀了这老头儿，教你晓得厉害。”毛登端断定她没什么好工夫，若有，早名满江湖，让人见着即可报出她的名号来。至于曲曜的长剑会断纯属意外，无人为因素，应是过于勤奋练武损伤剑身，巧合的在她出现前断裂。

袁翠袖唇一抿，抽出腰际的弯刀袭向毛登端，随无打胜的把握，可她豁出去了，非救老头儿和老驴的性命不可。

“袁式刀法？！原来你是袁刀门的弟子。”毛登端轻轻松松的闪过袁翠袖的突袭，嘲笑她那登不上台面的功夫，她的刀法使得蹩脚好笑，一点也不纯熟。

“何时袁刀门出了个这么不济的弟子？”袁翠袖不理睬他们的讪笑，干净俐落的砍、劈向毛登端的面门，使袁氏刀法。

“哈！你真的是袁刀门的弟子吗？不会是冒充的吧？”曲曜捧腹大笑，其余华山弟子亦笑得打跌，他们高估了她的武艺，原来不过尔尔。

弯刀于半空中画个完美的弧度扫向毛登端的腰际，毛登端笑呵呵的以长剑抵住，再以内力推出弯刀，内力不敌人的袁翠袖硬生生的被震退三大步，怒瞪毛登端。

两人不过前后比画五招，袁翠袖即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是以卵击石，必输无疑。

“我瞧不如叫袁红绡出面与我较量、较量，或许不至于输得太难看。”袁红绡武艺高强是众所皆知之事，更何况她又貌美如花，凡见过她的人莫不为她的美貌所倾心，毛登端爱慕袁红绡已久，心想不如激眼前的绿衫女子回头搬救兵，好教袁红绡加深对他英明神武的印象。

袁翠袖紧抿双唇一言不发，她惹出的麻烦绝对不会教姐姐出面代她收拾。

坐在茶楼好整以暇看戏的易幻生见识过袁翠袖的武艺后不觉哑然失笑，以她的功夫是足以对付一般的地痞流氓与练了点三脚猫功夫的人，但与真正的练家子比起来她唯有差劲两个字可形容，他不得不怀疑她是否晓得何谓量力而为。

“快叫袁红绡来。”曲曜在一旁鼓动，自上一次在武林大会上见过袁红绡一面后，他便念念不忘，想再见见她那宜喜宜嗔的娇颜。手腕一翻，金光闪耀，弯刀削向毛登端的左耳轻敌的他以一寸之差躲过，这一险招吓白了毛登端自大的面容。

“还不放人！”袁翠袖怒喝，锋利的刀面连使扫、砍、劈、削四项基本功夫。

让她险些得手的毛登端心生畏惧，不敢与他正面冲突，狼狈的四处闪躲，他没想到以他的内力与武功修为，小小一个弱女子对他而言根本不足为惧，何况先前是他占上风。

“大师兄，别怕她，这丑女压根不是你的对手。”在场外看得分明的曲曜大叫。

“方才那一下不过是她侥幸得手。”一语惊醒梦中人，毛登端不在躲躲闪闪，长剑猛地刺向袁翠袖，思及她害他丢足颜面，下手也就跟阴狠无比，招招欲置她于死地。

袁翠袖心中骇然，没料到毛登端会下毒手，躲过毛登端致命的一击，但衣袖不能幸免的被划破。

毛登端趁胜追击，不给袁翠袖喘息的机会，剑尖所到之处皆抱刺伤她的决心。

易幻生眉头紧锁，不屑毛登端下流的手法，瓷杯破空射出，厚实的劲力击断毛登端的长剑，他优雅的落足于长街上，稳稳接住飞快落地面的瓷杯，再以内力把瓷杯安然送回方才品茗的桌面。

“怎么华山派尽出些欺善怕恶的鼠辈？”以着疑惑的口吻道，易幻生安然自若地搵着扇子。

“绢扇？！你是冷面书生易幻生！”毛登端瞪大眼瞪着易幻生手中的绢扇，不用怀疑，放眼江湖唯有易幻生扇不离手，手不离扇。“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今天我华山弟子为武林除害也算是喜事一桩，把他围起来。”毛登端打如意算盘，心想除掉师夫的眼中钉，不仅在同辈间风头备出，而且师夫龙心大悦时，下届掌门位便会如囊中物，轻易夺得。

华山弟子迅速的再以易幻生为中心将他围住。

易幻生？！袁翠袖微微一愣，想不透为何恶名昭彰的冷面书生会出面干涉。易幻生闻言嗤之以鼻，好一群不知量力的败类！收起扇面，他晃眼间跃到曲曜跟前，以扇柄挥出点的功夫，从容不迫的救出性命危殆的老头儿与老驴，足尖轻点，成功的把老头儿与老驴带到安全处。

易幻生救人的速度之快，让众人看得一愣一愣的，他们甚至没看清他如何救人，唯一清楚的是他的功夫凌驾毛登端这般乌合之众。

在他救出老头儿与老驴时，袁翠袖已不把易幻生当敌人看待，外在的谣言根本不足采信，看人要看心，真正的恶人是不会对弱小伸出援手的。

“看来我得打断你们的痴心妄想了。”他微微一笑，如春风沐人，“老伯，您先行离去。”“这……”老头儿迟疑的看易幻生，内心正在天人交战，眼前的公子于他有救命之恩，他岂能贪生怕死地潜逃？“不会有事的，他们向来看我不顺眼，况且我好久没跟人好好玩一场，正好趁此机会活络筋骨。”他反过来要老头儿别为他的安危忧心。

老头儿仍不放心的看向袁翠袖，见袁翠袖明眸含笑朝他点头，他这才放心地向袁翠袖与易幻生道谢，牵老驴离去。

刚才人在茶楼上，没能看清她的容貌，只晓得她一身绿衫，待下楼看清她的容貌，发觉她虽称不上艳冠群芳，倒也长得清秀，并非华山弟子口中的丑女。

袁翠袖感受到易幻生打量她的目光，蓦然红朝袭上双颊，羞窘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把目光调向面目可憎的华山弟子，藉以回避他无礼的目光扫视。

“师弟们，咱们一起上。”遭人以言语污辱，令毛登端恼羞成怒，大声吆喝。

毛登端急吼吼的嚷叫声打断易幻生唐突的目光，他好整以暇地恭候华山弟子出手攻击。

华山弟子以三柄长剑、两柄断剑绕易幻生打转，围他的范围随脚步慢慢缩小，被囚在中间的易幻生不畏不惧，笑吟吟的搵扇子。

“刺！”在毛登端一声令下，五剑齐出，刺向易幻生，因其中有两柄断剑，所以威力锐减不少。

袁翠袖心一骇，易幻生武功是高强，但华山弟子亦不容小觑，五人联手威力更是强大，让她不禁替他担心。

易幻生轻笑，在华三弟子刺到他之前，往上一跃，双足踏在五长剑之上，以扇柄各打五人一耳光，再以长腿一扬连踢五人门面，把五人踢翻倒地，然后大气不喘的落于地面，笑看狼狈倒地的华山弟子。

毛登端面子挂不住，舍起另一名弟子的长剑袭向易幻生，易幻生以扇柄隔开长剑，旋身打得毛登端得满头包，其余华山弟子见毛登端不敌，纷纷舍起地上的剑攻向易幻生，他冷笑，以扇子使出截的功夫，截断其余三柄长剑，长剑一断，华山弟子愕然。不给华山弟子反应的机会，他扫腿踢中他们的胸口，五名华山弟子齐飞。

一名华山弟子笨重的身躯飞向立于一旁的袁翠袖，来势惊人、迅速，她不及闪避，眼看就要被撞倒于地，易幻生先一步飞身而至，搂住她的纤腰救她幸免于难，而那名华山弟子便笔直的撞上墙角，昏死过去。

“你没事吧？”易幻生低头问。

“没……我没事。”逃过一劫的袁翠袖不安的挣脱他的怀抱，羞涩无措的

看自个儿的足尖。

她那羞怯的态度让易幻生情不自禁地大笑出声，活了这么久，还未见过如此害羞的姑娘家，动不动就脸红，太有趣了！

“你常常这样吗？”“什……什么？”因他突来的疑问，使她忘了羞怯地抬头。

他笑指她红若朝霞的脸颊，她脸红得很漂亮，增添了一丝韵味。

“啊！”她惊叫，双手捂住烧热的红颊，终于了解他的疑问为何，微微颌首。

五名华山弟子互相搀扶站起，毛登端吐出喉头的微甜，鲜血染在衣上，他心有不甘地怒视易幻生与袁翠袖有说有笑。“哼！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没想到袁刀门的弟子竟会与邪魔外道勾结。”他忿忿的妄下结论。

“我……我……”袁翠袖急得不知该如何辩解，她向来拙于口舌之争。

“原来所谓的正道人士就是要为非作歹、隐善扬恶？！受教了。”易幻生抱拳嘲讽华山弟子在外的行为。

易幻生的话堵得毛登端哑口无言，齿牙暗咬，与师弟子们负气离去，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笔账他记下了。

再次，袁翠袖为自个的无能叹息。

“为何不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易幻生察觉到她的黯然。

“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坏人，可是我不知该如何对他们说……”她低垂头，声如蚊蚋。

“想说什么就开口说，你不该退却的，你不说怎么让人知道你的想法呢？”他是不坏，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没关系。”她摇摇头，早已习惯当个无声人。

算了！易幻生一笑，每个人的个性皆不同，他何必多管闲事，强迫她改变，反正往后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

“快回袁刀门去，免得又遇上华山弟子找你麻烦，那群华山弟子可不是个个心胸宽大。”打也打够，闹也闹够，心情实舒坦不少，今夜肯定一觉到天明。

“谢谢易大侠的救命之恩……我……”差点忘了最重要的道谢。

“不客气，快回去吧！”唉！等她说完一长串你啊我的，恐怕天已黑了。

看出他的不耐烦，袁翠袖再度红了脸，呐呐吐了句：“告辞。”便离去。

送走了害羞女，他的心情才算是真正的轻松，不如到张屠夫家邀他一道上赵王爷府邸去尝尝大厨的手艺。

袁翠袖人刚回到袁刀门，尚不及喘口气，便被侍女传唤至大厅见她父亲，她和父亲素来不亲近，尽管心中怀疑父亲为何会突然传唤她，还是赶忙褪下被华山弟子划破的衣衫，换上袭绿衫，顺从的赶至大厅见父亲。

坐在大厅首座的袁崇武怒不可遏地听华山掌门告状，虽然华山弟子不清楚是袁刀门的哪位女弟子与冷面书生勾结，但他一听毛登端的描述就晓得是他的二女儿——翠袖。

整个袁刀门唯有两位女弟子，而且都是他的女儿，大女儿红绡的衣衫皆以红为主；二女儿翠袖则是以绿为主，打小到大两人不曾穿过其它色彩的衣衫，更甭提交换衣衫穿。想想红绡聪明伶俐，颇识大体，岂会与邪魔外道有所牵连？至于翠袖不是一声叹息了得，她的资质平庸，人又胆小如鼠，连

容貌都不及红绡一半，教他这个做父亲的都快怀疑她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来着。教她十成武功，她能学会三成就该偷笑了，他实在是不晓得该拿她如何是好，本来她乖乖的不惹事也就算了，可今日她却帮易幻生惹毛华山弟子，根本是把袁刀门的面子丢在地上践踏，气死他了！

“袁门主，您应知剑乃习武之人的第二生命，贵派弟子竟帮助邪魔歪道来断我们华山弟子的第二生命，不知袁门主对我华山有何交代？”华山掌门气呼呼的厉声质问。当五名弟子狼狈回到他跟前，问明前因后果，他气得火冒三丈，这算什么？就算他的弟子们犯了错，也该由他出手施予惩罚，何时华山派的事需要袁刀门出面干涉来着？“岳掌门，实在是很对不住，袁刀门自知理亏，不如让老夫摆几桌酒席向各位赔罪，岳掌门意下如何？”袁崇武低声下气道歉。

“我想袁门主应该唤出那名女弟子向我的弟子赔罪。”哼！他倒要看看是何人有胆冒犯华山派。

“当然！当然！”眼见就要化干戈为玉帛，总算让袁崇武松了口气，他可不想为个无用的女儿而与华山派交恶。

犹不知大难临头的袁翠袖来到大厅向父亲请安，没发觉华山弟子也在场。

“哼！看看你四周，瞧你做了什么好事！”袁崇武没给好脸色地怒喝。遭父亲怒喝的袁翠袖吓得颤了下，脸色发白的看一个个不怀好意的华山弟子，未曾想过他们会找上门来，毕竟是他们理亏在先，他们怎能恶人先告状？“爹……”她不明所以地看父亲，父亲为何不站在她这边？她做错了吗？“跪下！”为了让华山派掌门人与弟子满意，袁崇武在众人面前教训女儿。

“岳掌门，都怪老夫教女无方，才让这不孝女惹出事端，得罪诸位贤侄，烦请看在她年幼无知的份上，多多见谅。”袁崇武起身抱拳向众人道歉。

“哈哈！既然是袁门主的千金，怎么不早说？袁门主快要袁姑娘起身，让一个娇滴滴的姑娘跪在地上委实不妥。”摆明了是给袁崇武面子，华山掌门笑道，似有让大事化小之意。

“翠袖，还不快谢谢岳掌门不记前嫌为你说情。”“谢谢岳掌门。”袁翠袖红眼眶垂首站起，但她心中不觉有错。

“嗯！”岳掌门瞟了她一眼，此等长相实在配不上华山弟子，让他打消欲让袁家两女皆嫁入华山派之意，看来只有袁红绡够资格嫁给毛登端，至于曲曜，他会另找其它名门正派女子与之匹配。

“袁门主，恕老夫直言，我想你该多提防易幻生那小人教坏令千金。”每每提及易幻生往往让他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易幻生抓来千刀万剐以消心头之恨。

“他不是坏人！”不知哪来的勇气让袁翠袖大声为易幻生辩解，此言一出，众人皆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似不敢相信话是由她口中道出。

“放肆！”袁崇武跃至她面前，狠狠的打了她一巴掌，藉以惩罚她是非不分。

“啊！”袁翠袖偏过头只手捂住火热、刺痛的脸颊。父亲虽然忽视她，却不曾动手打她，为何她不能为易幻生说话？“袁二姑娘，你说易幻生是好人，难不成你认为我们是坏人啰？”华山掌门眯双眼阴邪的质问她。

“师父，依我看袁二姑娘早就被易幻生那恶人迷去心神，就算姓易的告诉她天下人皆是恶人，唯有他是好人，恐怕袁二姑娘也会深信不疑。”毛登

端于一旁兴风作浪，他说过要报仇，首先当然是由亦参与看他笑话的袁翠袖手。

“是啊！师父，今日在大街上我瞧袁二姑娘与那恶人有说有笑，今日恐非他们第一次见面，私底下不知见过几回了。”曲曜更是加油添醋，要众人往不好的方面想。

她没有！袁翠袖无声的在心底嘶喊。

“不知羞耻！”袁崇武气得头顶生烟，把她打跌出去。

袁翠袖痛叫一声，飞跌倒地，嘴角淌鲜血，脑子乱烘烘的，她不晓得为何华山弟子要在众人面前造谣生事。

“陆云，把她给我押到石室去。”袁崇武似乎可看见他所创立出来的威信于一夕间被他那无用的女儿毁于一旦，孽女啊！

“爹！我没有！我……”袁翠袖哭乞求父亲相信她，她没有不知羞耻的勾搭男人，她真的没有！为何没人肯听她说？“还不快把她押下去！”她的哭喊惹得袁崇武更加气愤，恨不得一刀杀了她了事。

陆云不理睬袁翠袖的挣扎，强押她离去，伤心的哭声渐渐远去。

“家门不幸！岳掌门，不好意思让您看笑话了。”造孽啊！早知如此让妻子只生大女儿即可，再多生个女儿徒惹他心烦。

“没关系，女儿家情窦初开，难免会上恶当，更何况对方是无恶不做的易幻生，袁门主母需太生气，相信过一段时日袁二姑娘便会想通。”见到有人受了教训，让华山掌门的心情好过不少，自是帮袁翠袖说好话。

“希望如此。”袁崇武叹道，如果红绡在就好了。唉！明明都是他的女儿，为何红绡越看越讨他欢心，而翠袖却是越看越惹他嫌。

另有目的的毛登端急切的向师父使了个眼色，他早想娶袁红绡为妻，好不容易逮着袁刀门处于弱势，此时不提更待何时？华山掌门向毛登端使了个稍安勿躁的眼神，他会找个更好的时机提出联姻的计划，到时当然不容袁崇武拒绝。

王爷府邸。

“酒好！菜好！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张屠夫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意兴豪迈的以手臂拭去嘴边的酒渍。

“哈！好说，好说。”赵王爷豪爽大笑，再为张屠夫斟满酒液。“再喝！”易幻生只吃菜不喝酒，笑看张屠夫与赵王爷豪饮。

“喂！易幻生，你为何都不喝酒？上回风伟豪成亲时你也是如此，你那里有毛病？”张屠夫不满易幻生邀他至王爷府，却滴酒不沾，害得他无法尽兴。

“是啊！你哪儿有毛病？要不要我请太医过府为你诊治？”赵王爷醉眼迷蒙地上下打量易幻生，想瞧出他是哪儿出毛病。

“我的身体好得很，请太医可免了。”易幻生笑吟吟地摇扇子，与张屠夫、赵王爷相处，他永远是以最轻松的态度面对。

“那你为何不陪我俩好好喝一杯？”张屠夫快手为易幻生斟好酒，不容他拒绝。

“不陪我们饮酒，要你这朋友做什么？”他粗声道。

“有道理！不如教人拖下去砍了，一乾二净，省得看了心烦。”赵王爷赞同地点头喃道，似准备随时叫侍卫进来拖他出去砍头。



“我恐酒后会乱性，还是不喝的好。”易幻生摇头轻笑，赵王爷喝了酒最爱以权压人，且以他首当其冲，他早习以为常。

“酒后乱性？！你不喝酒就已经乱了，再喝会乱到哪儿去？”张屠夫嗤之以鼻，仰头喝尽杯中物。

“哦？此话怎说？”易幻生疑惑的望张屠夫，他的生活习性向来规律正常，何乱之有？赵王爷也不明其理，搔搔头愣愣望张屠夫。

“平时追在你后头跑的人不少吧？”“是不少，那又如何？”每个人都对他喊打喊杀，他倒没仔细去算究竟有多少人想杀他。

赵王爷瞪了张屠夫一眼，简直是在说废话，谁不知易幻生屁股后头跟了群欲杀他的人，用得着提醒吗？“其中以女人占大多数，易幻生啊易幻生，你所欠下的情债可不少。”张屠夫揶揄他的女人缘。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发觉了。”赵王爷同意的点点头，那群女人可谓集天下众女之姿色，环肥燕瘦，各有特色。

“她们是想杀我，但不是你们所想的那般。”易幻生倒不同意张屠夫的话，那群女人是越拙越勇，活像他杀了她们的祖宗八代，非把他挫骨扬灰不可。

“啊！你怎么还看不透她们的目的？扬言杀你不过是跟着你跑的好理由，否则你以为她们为何要浪费时间跟着你东奔西走，随时还有被你甩开的余虑，真要杀你的话，那群女人为何不联手？偏偏每个人见面如见世仇，巴不得砍死对方，全是你搅得她们春心荡漾，妒恨他人啊！”有道是旁观者清，张屠夫早看出那群女人的痴心。

易幻生仔细思索张屠夫话中的可能性，的确，她们即不出手杀他，亦不与旁人联手，只是苦苦的跟在他后头，算他头脑不够敏捷，没想到她们全对他有意，唉！

该高兴或是苦恼呢？他可不想终其一生后头都跟一长串人呐。

“如何？我说得没错吧？”张屠夫得意洋洋地笑看苦恼的易幻生。

“张屠夫说得没错，我看你不如举办擂台招亲，看谁武艺高强，干脆娶她了事。”在家赋闲已久的赵王爷出馊主意，反正可以让他打发时间就好，管他是谁遭殃。擂台招亲？！他又不是没事找事做，何必便宜天下爱看热闹的人潮？易幻生紧抿唇不赞同赵王爷的主意。

“怎么？难道你觉得不好？”奇怪！这是他所能想出最好的主意了，有何不妥？“我觉得赵王爷的主意很好啊！或者你喜欢抛绣球？”张屠夫鼓动，他亦是喜欢瞎搅和一员。

易幻生一言不发，以内力激起桌上的酒杯，送至张屠夫与赵王爷唇边，要他们少说话多喝酒。

嗜爱杯中物的张屠夫与赵王爷深怕浪费琼浆玉液，赶忙接住饮下。

“你考虑得如何？”饮完酒，张屠夫追问。

易幻生笑得莫测高深，闭口不语。

“算了！算了！张屠夫，咱们哥儿俩甭费心思劝易幻生答应，本王瞧普天之下的凡花皆不入他眼，除非来了朵倾国名花，才能使咱们的易大陕动心哪！”名花难寻，不是嫁作人妇便是嗷嗷待哺，想要，又得等了。

“倾国名花人人爱，却是难以侍候。未娶到手之前，得与人争个你死我活；娶到手后，竟是要摆在家中侍奉，岂不是累煞人？倒不如娶个平凡的妻子来得自在。”女人最容易持宠而娇，尤其是艳冠四方的女人，仗势自个儿的美貌，非每件事都顺她心不可，之所以会如此，男人要负绝大多数的责任，

若非男人一心一意眷宠女人，任她予取予求，怎会被爬到头上撒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想要独占美人儿就要有自觉得应付层出不穷的麻烦。易幻生扪心自问是否如赵王爷所言只爱倾国名花，其余凡花皆看不上眼？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唯一可肯定的是他要的是能牵动他心的女子，不管她的外貌如何，只要能赢得他全副注意力，让他为对方牵肠挂肚，那么她就是他所想要的。

“娶妻虽是人生大事，但我还不想拖个女人跑给仇家追，这事不急。”他想要的女人尚未出现，不用过于急躁。

“不急？希望你不会和风伟豪一样口是心非，嘴里说不急，心底倒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张屠夫压根不信易幻生的推托之辞。闻言，易幻生摇头郎声大笑，他与风伟豪不同，风伟豪是动了心就非马上得到对方不可，他可不！他向来以有耐性称，就算他有多喜爱那个女人，他会等到对方与他抱持同样的心再成亲。

“我不是伟豪，我绝不会冲动行事。”对自制力他颇为自满。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凡事不要说得太绝对，否则可是会拿石头砸自个儿的脚。

赵王爷藉饮酒的动作掩去嘴边的窃笑。

被关在石室自省数日的袁翠袖早已收起泪水，看破父亲宁愿相信华山弟子的片面之词也不愿相信她。曾经想过，如果她是姐姐，或许华山弟子就不会一状告至袁刀门，更或许他们告到袁刀门来，父亲也会听她的解释，不会尽信华山弟子之言。

可惜，从小到大她向老天爷求了十七年，年年岁岁愿相似，岁岁年年愿破灭。

她始终无法变成第二个袁红绡，连姐姐的边她都沾不上，向外人告之她是袁红绡的妹妹只会辱没姐姐的名声。她真的不想让自己显得太无用，可是无论她如何努力终究不及姐姐的一半，有没有办法使她变得更聪明伶俐勇敢些？她不求太多，不求所有人皆如喜爱姐姐般喜爱她，只要一点点，只要爹爹多爱她一点点就好，真的！她不奢求，只希望爹爹下回见着她不再摇头叹气，多给她点关爱她就心满意足了。

“翠袖！你太糊涂了，竟惹出大麻烦来，爹爹都快被你气坏了。”一身火红的袁红绡飘进石室里。

袁翠修抬眼望向离家甚久的姐姐，她依然美得耀人，举手投足间无一不带迷人的风情，她再次自卑的垂手不语，也再次感受到她与姐姐相差十万八千里，她用尽这辈子，甚至是下辈子的时间都无法迎头赶上。

“你又退缩了！快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与易幻生私交已久？”大方的袁红绡苦恼的看着怯的妹妹，特地赶到石室来可不是为了看翠袖的头顶。

“我没有，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低喃道。

“既然如此，你为何不肯跟爹说清楚？如果说清楚了你就不必到石室来受苦。”袁红绡从不怀疑她说的话。“爹不肯听我说……”她何尝愿意被关到石室来？“这事不单怪爹，你也有错。每回有事都不愿清楚的说明，你这态度甭说是爹，连我见了也是一肚子火。”袁红绡是爽朗的江湖儿女，凡事不扭捏作态，说话既直且冲，有时会不顾是否会伤到对方，一股脑的说出她的感想。

“我知道……我的个性一点都不大方开朗，反而像只耗子般畏畏缩缩，

我……我也想改进……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在袁红绡面前，她比较能说出她的想法，全因姐姐说话虽直了点，但对她很好，不会像旁人表面上待她好，背地里却无时无刻不讥笑她。

“华山弟子阴险得很，我不相信他们所说的事情经过，不如由你再对我说一遍。”袁红绡对华山弟子均无好感，总觉得他们看她的眼神令她浑身不舒服，所以对他们的话抱持怀疑的态度。

袁翠袖含首叙述那天的事发经过，平淡的语气仿佛她不是当事人而是旁观者，末了，她附加一句：“易幻生他是个好人。”“你的意思是指爹爹是坏人啰？！”袁红绡与易幻生仅有一面之缘，谈不上是认识，对易幻生的了解全由众人口中得知，于是有了刻板的认知，若非是大恶人，为何所有的正道人士皆要杀他？“我没那个意思。”袁翠袖猛地摇头否认。

“既然你是无辜的，就没理由再待在这，但爹爹正在气头上，我无法说服他放你出来，不过我会想办法让你将功赎罪，很快的你就可以出来了。”她拍拍翠袖的肩给予安慰。

袁翠袖不知姐姐口中的办法为何，但她相信姐姐说到做到，等出去后，她会再次向父亲说明事情始末，使他再生气。

“最重要的一点，往后不允许你再和易幻生有所纠缠，懂了吗？”袁红绡厉声正色看她。

袁翠袖轻轻点头，答应了姐姐的要求，心底并不以为往后和易幻生还会有再见面的机会。

## 第二章

不请自来到王爷府的楠阳子，懒得由大门进入拜访，直接跃墙而入，省去了一大堆恼人的招呼延请，他跃入后花园，便见易幻生一人独坐欣赏春花竞相绽放。

“古人又云：红颜祸水。何时咱们的冷面书生亦成了祸水来着？”楠阳子初听闻张屠夫与易幻生在王爷府，便快马加鞭赶至王爷府准备与之痛饮一番，见着易幻生后，不该本性的出口调侃。

“我？！”易幻生挑眉。他近日来窝在王爷府中与赵王爷、张屠夫对弈品茗，可是安分得很，居然又成了楠阳子口中的祸水，他究竟是招谁惹谁来着？“当然是你，你这小子可了不得，杀人掳掠之事牵扯上你也就算了，现在江湖上盛传你诱骗人家姑娘芳心，使她为你背叛家门，真是好本事。”楠阳子一路走来，听闻过不下百种版本，其中皆以痛咒易幻生为主，鄙夷谣言中的女子为辅。

“你说笑了，在我的记忆中可没有人为了我而背叛家门。”他的身价恐不如楠阳子所想的高涨。

上完早朝的赵王爷蹙紧眉头步入后花园，见楠阳子来访，这才舒展眉头，笑脸相迎。

“我还在猜测你何时会听闻风声赶来呢。”楠阳子一来，府内相对的会热闹不少，尤其楠阳子与他、张屠夫皆酷好杯中物。

“为了王府中上好的女儿红，就算是打断我的双腿，用爬的我也会爬来。”想到香醇诱人的女儿红，南阳子认不住吞了几口口水。

“太好了！”招王爷抚掌大笑。

“对了，你方才走进来时为何眉头紧揪，该不会是遇上什么麻烦事吧？”南阳子思及赵王爷刚刚进来的神情，关心地问。

“是有件事让我感到疑惑。”赵王爷望了易幻生一眼，暗示他的苦恼与易幻生有关。

“该不会是听闻我与一女子牵扯不清吧？”易幻生摊开双掌，貌似认命地接受质询。

南阳子吃吃发笑，笑看易幻生一脸无奈。

“是啊！这事儿先前本王还不当它是回事，但近日来传言越演越烈，教我不得不亲自向你求证。”谣言喧腾到无法一笑置之的地步。

“你老实说，到底认不认识名唤袁翠袖的女子？”南阳子凑近问，俨然是三姑六婆的最佳翻版。

“袁翠袖？！谁？听都没听过。”大概是他人捏造出来的人物，易幻生无趣的摇扇子，不与之一般见识。

“真的不认识她？”赵王爷与南阳子异口同声道，随即沉思，由传言逼真的程度，袁翠袖这人不应是随便杜撰出来的。

易幻生睨了他们一眼，这等小事尚不值得他说谎坏了自身格调。

“这就奇了，旁人信誓旦旦说你们两个存有私情许久，听说事情会爆发出来全因你们两个幽会时被华山弟子撞见，你为了使他们守口如瓶而教训了他们一顿，华山弟子因此一状告上袁刀门，东窗事发后，袁翠袖就被关在石室中思过。”南阳子陈述所听所闻，传言当然有让人质疑的地方，以易幻生的父性，不可能为了被撞见私情而动手要人守秘密，他比较有可能使诡计让人自动守口如瓶，死也不敢泄漏半分。

华山弟子？！袁刀门？！袁翠袖？！糟！易幻生心思转了几圈即找出关键点，他的确是见过袁翠袖，若不是南阳子提醒，绿衫女子早被他抛在脑后。

望易幻生变化多端的神色，南阳子与赵王爷意会地互望一眼。

“咳！现下你打算怎么做？”赵王爷问。

“什么怎么做？”他不解。“袁家小姑娘为了你可是受尽责难，你跟她到底是不是那回事？”袁翠袖之名是在此事后才扬名四海，原以为袁崇武只有袁红绡这么个女儿，没想到还有个么女，想那袁红绡是个有名的大美人，袁翠袖应不至太差。

“袁翠袖是否长得如袁红绡般美艳？”赵王爷迫不及待地问出南阳子想问的问题。

“我与她不过是有过一面之缘，外传过于夸张不实，何来私情之有？我甚至连她长啥模样都忘了。”众口悠悠，难以杜绝。他无法强制他人不道人是非，反正他的名声够坏了，不差这件。

南阳子与赵王爷失望于袁翠袖的长相平凡，若是相貌貌美如花的女子怎会教人轻易忘怀？可惜啊！让他们少了个看美女的机会。

“我想你是不打算出面澄清了。”可怜袁翠袖遭谣言传得非常不堪，闺誉尽毁，南阳子同情她被按上莫须有的罪名。

“我出面只会越描越黑，不如让事件顺其自然地淡化下来，虎毒不食儿，

她不会有事的。”唉！原想跟江湖人士好生热闹一番，谁会料到竟会扯上无辜的袁翠袖，他多个采花大盗恶名不打紧，但她能否承受荡妇之名？犹记得她个性软弱，说话支支吾吾的，只是事关她一生清誉，她怎会笨到让人误解？任旁人无中生有？无奈的摇摇头，他早该猜到她不可能于一夜间转性，对她的期望毋需太大，否则失望会更大。

“易幻生说得对，倘若他出现在袁刀门，不被当成奸夫打得满头包才怪。”那群正道人士不讲道理，赵王爷向来看不惯他们一意孤行的处世态度。

“真惨不是吗？尚未偷香就被当成奸夫。”南阳子摇头感叹易幻生的不幸。

“是蛮惨的。”赵王爷赞同。

“我压根对袁翠袖无意，怎会想偷香？”若真有意，袁翠袖岂逃得出他的手掌心？早被他勾上手，治得服服帖帖的，她根本不是他所喜欢的类型，所以他都提不起劲来下手。

“哦！原来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你所积欠的情债又多了一笔。”南阳子为易幻生的纪录再添一笔。

有理说不清！再跟南阳子和赵王爷搅和下去，他极有可能会中了他们的毒，误以为袁翠袖果真心系于他，而他这负心汉却害她身陷囹圄，他可不想让脑子一团混乱。

“告辞！”双手抱拳辞别赵王爷与南阳子，易幻生跃身迈向未知处。

“他……”南阳子与赵王爷互看一眼，面露苦笑。易幻生随性惯了，没人知道他下个目的地为何，连他自己本身都不晓得。

南阳子与赵王爷皆想，究竟易幻生会不会去探视那位无辜受牵连的袁翠袖呢？

袁刀门摆酒宴请华山派掌门与众弟子以示赔罪，席间袁崇武不断向华山派岳掌门敬酒，甚至强迫袁红绡出席。

美丽耀人的袁红绡始终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尤其毛登端一双牛眼胶在她身上，丝毫不放过她的一颦一笑，连她眉头微蹙都可使毛登端心神荡漾，恨不得能一亲芳泽以解相思之苦。

“袁门主，令媛不只生得国色天香、耳目聪慧，她一身武艺更是教人不能小觑，如此佳人不知是否有良婿匹配？”岳掌门先吹捧袁红绡，再导入正题为大弟子提亲。

袁红绡听完岳掌门的赞赏俏脸倏地刷白，藏于桌面下的素手双拳紧握，凡明眼人皆可看穿岳掌门的目的是，若非碍于父亲颜面，她会当场甩头走人。

“哈！哈！哈！红绡的确是老夫一生的骄傲，只是老夫平日忙于各项事务，来不及为她觅得良婿。”袁崇武也不是省油的灯，与华山派结为亲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乐见其成。

“老夫有一弟子，虽称不上人间之龙，但他心怡袁大姑娘已久，所以老夫只好厚颜提亲，还望袁门主成全。”岳掌门望了毛登端一眼，这小子的心全被袁红绡迷走，不过袁红绡的聪明才智对华山派有所助益，娶她不会有损失。“晚辈毛登端求袁门主成全。”毛登端偷觑可人儿一眼，单膝跪地恳求袁崇武答应。

袁红绡的脸色益发难看，要她嫁给毛登端不如杀了她，朝父亲使了个眼色，表明了她的拒绝。

袁崇武枉顾女儿的意愿，笑呵呵地点头答应，“既然贤侄对红绡有心，老夫当然不好阻拦一段美好的姻缘。”毛登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放眼后辈中，就属他最成大气，把女儿嫁给他，不怕华山派掌门夫人的位子不手到擒来。

“爹！”袁红绡抗议起身，“女儿还不想太早嫁作人妇。”尤其她最恨见毛登端看她的眼神，好象已把她全身剥光似的，让她浑身不舒服。

她的抗议引来袁崇武与岳掌门的不悦，岳掌门不喜见女子太有主见，于大庭广众下反对长辈的决议，女人向来是男人的附属，没有说话的余地。

“这事我说了算，更何况你年纪不小，是该找个夫家了。”袁崇武不管女儿不喜爱毛登端，硬是要订下这门亲事，他认为感情可在婚后培养，不必急于一时。

“红绡，我会好好待你的。”毛登端见目的达成，笑咪咪望即将成为他妻子的袁红绡，他终于得到她了。

袁红绡冷哼一声，不理睬毛登端讨好她的面容，再度扬声道：“爹！这事……”“红绡！”袁崇武厉声打断她，他不许女儿在外人面前反抗他的决定。

袁红绡白了毛登端一眼，顾不得礼仪，率性离去。

毛登端则是痴痴望她美丽的倩影，虽然袁红绡现在不接受他，但他有把握婚后会让她爱他如痴如狂，他会驯服她的。

“岳掌门，实在是很抱歉，小女太任性了。”袁崇武赦然的向岳掌门道歉，都怪他太宠红绡，才让她持宠而骄地在大庭广众下反抗他的权威。

“没关系，姑娘家偶尔使点小性子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别太频繁就好。”岳掌门笑笑，因袁红绡的外貌和才智而释怀。

“岳掌门说的是。”袁崇武朗声大笑，幸好岳掌门没生气，回头他得说说红绡，以免她将来嫁入华山派讨不了岳掌门欢心。“往后还请贤侄多多包涵！”“不敢！”毛登端喜出望外，师父说得对，袁崇武不会拒绝他们提亲，瞧！就因为他是可造之才，便轻易的让袁崇武接受他为袁刀门的女婿。

袁崇武越看毛登端越是满意，越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终有一天，红绡会感激他的。

左思右想，内心百经天人交战，潜藏已久的良心终于竖起白旗投降。基于道义责任，易幻生无法对袁翠袖置之不理，绕道看看她是否安好浪费不了多少时间，更何况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看她多少还可打发时间。

易幻生趁袁崇武摆宴向华山派赔罪而疏于防守时，潜入袁刀门，奇怪的是石室外竟无人看守，或许袁崇武料定袁翠袖不敢有逃离之心。易幻生撇撇嘴，为袁翠袖盲目的顺从感到可笑。

开门步入石室便见袁翠袖一如犯了错遭父母惩罚习字的小娃儿，他好笑的双手环胸看她专心一意于习字上，故意发出声响藉以引起她的注意力，但她没有！仍把全副心思放在习字帖上。

不容遭人忽视的易幻生使出下下策，重咳两声告知她有人来了。

专心习字的袁翠袖被咳声惊扰，笔锋轻颤地把水字写歪，抬眼瞥见易幻生，朱唇愕然微张，他怎会来？“看来你挺能自得其乐，不如谣言所传的悲惨。”是了！见着她的容貌，易幻生才得以把她的名字与人串在一块，否则他无论如何就是无法把“袁翠袖”这三个字冠在她身上。

“悲惨？！我？”袁翠袖愣愣的指自己。

他颌首，环顾石室一周，石室里虽简陋，至少仍有床、枕、被与桌椅，远比地牢要来得好多了，也比他所能想象的好上千百倍，照情况看来，袁崇武不过是一时气恼，诚如他所料，要不了多久袁翠袖便可恢复自由。

“难怪易大侠会特地赶来。”突然间受人重视，害她一时不知所措，他并非人人口中的大恶人，因为他肯为个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而冒险探望。

“我不过是正巧路过，所以进来看看。”打死他也不会承认是特地来看她，见她仍羞得低垂首不敢看他，如果不是早知她的性情，他真会以为是个自个儿的长相不堪入目，使她惊骇得不敢面对。

“哦！”袁翠袖轻轻应了声，为自己的自作多情而感到羞愧，她太自以为是，想也知道她又不是天仙绝色，怎会有人特意挂念她？易幻生感受到由她身上传达出的羞愧与淡淡的失望，嘴角竟浮现一抹笑容，她那害羞的姿态太好看了，脸皮过厚的江湖女子该多向她学习学习，看脸皮能不能练薄些，尤其那群对他死缠不放的女人，天老爷！她们一路跟他，他走东，她们绝不往西，蛮缠多日，他被缠烦了，坏脾气跟被磨出来，利光锐射，想让她们因而却步，但她们没有，迫不得已他只好以上乘武功摆脱她们，希望等会儿离开时别又碰上她们才好。

“今日已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为何你仍不肯抬头看我？难道是怕我会杀了你？”“不是的！”袁翠袖急急忙忙抬头解释，“我知道你是好人，不会滥杀无辜。”“这样不是很好？老底头是想捡掉在地上的金子吗？”明明是清秀佳人，但她总底头只会加深他人对她畏畏缩缩个性的印象，不会记得她也是个清灵可爱的小佳人。

“我……我……没有。”袁翠袖双颊酡红，不安地望易幻生调笑的面容，他似乎正逗她玩？！

“是啊！地上若有金子恐怕你也不敢捡。”她大概会痴痴的守金子等待失主领回才离开。

袁翠袖愣愣的看他敞怀大笑，他好象很开心，莫非是她的愚笨取悦了他？她黯然的想，多希望自个儿的脑袋瓜子能灵光点，至少能不致人讪笑。

“别难过！我不是有意嘲笑你。”易幻生笑揉揉她的发顶，如同对待可爱的小娃儿，根本没把她当姑娘家看待。

“没关系，反正你不是第一个笑我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她嘴里喃喃的说没关系，其实心底还是介意得紧。

“其实你长得很清秀可爱，只是太害羞，抬头让世人看看你可爱的容颜有何不妥吗？”意识到自己伤害了袁翠袖，易幻生赶忙说好听话安慰她。

“你太好心了，我很清楚自己是啥模样。貌丑、资质平庸又胆小如鼠，恐怕我辈子是不会有长进了，你安慰我不过是浪费唇舌与昧良心扯谎罢了。”她晓得易幻生是好意安慰她，但她有自知之明，不会因易幻生的一席话而飘飘然，忘了自己的丑样与愚蠢。

“胡说八道！”他抡起拳头轻打下她的头顶，“每个人当然都会随年龄而又所增长，别急否认，你也会的。世间每位女子都是一朵美丽的花，各有各的优缺点，有些隐藏不欲人知，有些则彰显出来。像牡丹花，虽艳冠群芳为花中之王，可我却觉得牡丹过于娇艳与招摇；反观不甚起眼的小白菊，虽无艳名，却可爱的惹人心怜。与小白菊相处会让人舒服自在，牡丹则不！你懂吗？”易幻生以牡丹与小白菊比喻袁红绡和袁翠袖，牡丹美则美矣，总是不如小白菊易亲近、好照顾。

袁翠袖点点头，暗想易幻生的比喻，她真会如易幻生所言的一天天进步吗？她真与姐姐不相上下吗？不管怎样，易幻生的一番话已达到效果，在她体内注入一股源源不绝的勇气与自信，她要努力使自己不再自怨自艾，不再当可怜虫。

“谢谢你！我的心情好过些了。”总有一天，她会推翻他人对她原有的印象。

易幻生笑了笑，自信使她看起来有精神多了，或许哪天当她自信满满时，会耀眼得让人无法直视其光芒。

“至于武学并非一蹴可几，需要加以勤练，勤能补拙，既然认为自己不够好，就要多花点心思去练好它。”袁翠袖笑了！往后的日子或许会苦了点，但她愿意吃苦，咬牙撑下去。易幻生拍拍她的肩头以示鼓励，正待提出离意，外头忽然传来人声杂沓，易幻生暗叫声糟，他太大意了，竟天真的以为不会有人发现他，望了袁翠袖一眼，随即打消他的怀疑。不！不会是她！她一直与他在一起，而且看不出任何异常之处，以她的胆量而言也不可能设计他。

袁翠袖不解何以外头人群纷至沓来，金刀与长剑相辉映闪耀，她呆愣的看倒印在窗上的人影。

“哈！哈！哈！”袁崇武抚掌大笑，步入石室，“易幻生啊易幻生，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华山派的岳掌门随后而至，眼中带恨地睨易幻生瞧，哼！得来全不费功夫。

“尚未分出胜负来，袁门主未免过于得意忘形。”易幻生无惧地环视把石室团团围住的人群。

“爹……”袁翠袖瞠目看突然出现的父亲，他们怎会知道易幻生在这儿？

“翠袖，爹果真没白疼你，你为爹擒住了这厮。”袁崇武笑呵呵，不吝称赞。

袁翠袖倒抽一口气，爹在说什么？怎么她都听不懂？闻言，易幻生恶恨恨的瞪她，该死！他不该管她的死活的，何必多事来看她，才会被她出卖。最毒妇人心，他错看她了！

“我……我没有！”袁翠袖摇头极力否认，她不想让易幻生误会她。

“翠袖别惊！目前的他比三岁的小孩还不如，没能力伤害你。”袁崇武捋须咧嘴大笑。

易幻生不信地试运气，结果提不起气来反倒浑身瘫软，单膝跪地，可恶！他被下药了！他竟会着了这个表面上纯真无邪女子的道，哼！她一定在心里笑他的愚蠢吧！是的！

他是蠢，蠢得轻易的相信了她的话，外头谣言喧嚣尘上，恐怕是他们特意放出的，而她绝对脱不了干系。

“来人啊！拿下他！”袁崇武一声令下，大弟子与二弟子立即动手强押易幻生。易幻生不信邪，兀自起身以扇柄袭向陆云与陈宝，结果扇柄尚未打到陆云与陈宝的胸口，便被毛登端重踹胸膛，在倒地前被陆云、陈宝双双架住，毛登端与曲曜逮着机会立刻狠狠的对他饱以重拳，以报旧仇。

“住手！不要再打了！”袁翠袖惊得想救易幻生，她不晓得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她从没想过要害他，真的没有！

“翠袖！”袁红绡拉住她，不让她抢救易幻生。

“姐姐！快救救他！”袁翠袖紧抓住袁红绡的手臂要求她。

“易幻生，你可后悔从前的所作所为？”岳掌门制止徒弟们毒打易幻生，走上前问。



“呸！”易幻生吐了口唾液在岳掌门的脸上。

岳掌门来不及闪开，脸上无光地忿忿拭去颊上的唾液，阴狠道：“你以为你有几条命可活？在杀你之前，我会教你生不如死！”易幻生冷笑看岳掌门，人生自古谁无死，何足为惧。

“押到地牢去！”袁崇武下令道。

袁刀门的陆云与陈宝领命押易幻生下去，易幻生被带离去前，炯炯有神的眼眸始终锁定在袁翠袖身上。

“翠袖，做得好，你可以离开石室了。”因袁翠袖立了功，所以袁崇武看她不再觉得碍眼。

袁翠袖茫然，脑子一片混乱，理不清她何时帮父亲生擒易幻生。

“岳掌门，咱们再去好好喝一杯以兹庆祝。”袁崇武吆喝众人一道前往。

袁翠袖用力甩头试图保持清醒，明眸定定的望袁红绡，要个明确的答案。

“你已将功赎罪，爹不会再生你的气，你该高兴不是吗？”袁红绡若有所思地定定看她怪异的行为。“不！我没有，我不是……我根本不想让他……”袁翠袖慌得语无伦次，猛地揪住她的衣袖道：“除了我之外应该没人知道他来石室啊，而且我并未通风报信，怎会这样？不可能啊！”她松开姐姐的衣袖，在石室内来回走动，惶然无措。

“天底间没有绝对的秘密。”袁红绡把玩垂肩的秀发道。

“什么意思？”她不想怀疑自己的姐姐，但姐姐的态度实教人不得不起疑。

“很简单，是我‘代你’跟爹爹告密的。”她不觉得有错，反倒认为妹妹过于大惊小怪。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头一回袁翠袖气得朝她狂吼出心中的不满，且是为个外人。

“有何不可？”袁红绡睨了她一眼，“我这是为你好，你也想让爹不再生你的气吧？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将功赎罪，帮爹生擒易幻生可是大功一件，旁人求之不得，你还好意思质问我？”“这功劳我不要。”袁翠袖难得使性子地转身。

“莫非你喜欢上易幻生了？”她挑眉问，为那个可能性而敛俏颜。

“我没有！我与他不过是朋友。”袁翠袖连忙否认，她不可能会喜欢上仅见过两面的男子。

“朋友？！”袁红绡冷哼一声，“记着！你与他只能当敌人，不能是朋友，否则被爹爹知道晓了可有你好受的了。”袁翠袖双肩僵直，默然不语，为何真正的坏人能够拥有名门正派的名好护身？好人却得如过街老鼠般遭人喊打喊杀？难道世人皆昏昧得看不清是非善恶？“为何他会突然瘫痪？”这是最大的疑点，以易幻生的武功，若他想硬闯，绝对没人能拦得住他，他怎会武功尽失？“他中了我所施放的醉熏香。”负气离开晚宴的袁红绡本想回房，但心念一转来到石室外，却听闻翠袖与男子的对话，她发现是易幻生，借机不着痕迹施放醉熏香进石室内，而易幻生因专注于和袁翠袖谈话，以至于没察觉到突生的香气。

袁翠袖闻言浑身一颤，醉熏香对普通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对武艺高强的人反作用越大，越是想运气摆脱醉熏香的控制，越是丧失内力，甚至会全身虚软若无骨，瘫倒在地上。

“爹要取他的性命，你最好别轻举妄动，不然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你。”袁红绡先警告无知的妹妹，不想她铸成大错。

袁翠袖暗暗咬住泛白的唇瓣，心底已然下了重大的决定。

像堆废物般被拖进地牢以铁链锁在石墙上，沦为阶下囚的滋味很不好，易幻生自嘲，于有生之年总算让他尝到苦果。来生得切记千万别相信女人，无论是美女抑或是丑女，皆是满口谎言，他可不想再成为俎上鱼肉任人宰割。

砰！陆云重击易幻生的下颚一拳，打得易幻生不小心咬破下唇瓣，嘴角流出鲜血。

“师兄！抓了他正好让我们练练拳脚功夫。”陈宝双手出拳痛击易幻生的胸口。

易幻生咬紧牙关、闷声不吭接受他们的毒打，这笔帐他记下来了，如果侥幸让他逃了出去，他一个都不放过，尤其是罪魁祸首更加该死！

“亏小师妹聪明，料准这厮定会潜入袁刀门来，轻易的制伏了他，哈！咱们袁刀门将扬名天下了。”陆云得意大笑，不得不佩服袁翠袖的机智。

小师妹？！还会有谁？准是那贱人！好个性如蛇蝎的女人！

“师兄说的是。”陈宝递出悬挂于壁上的皮鞭给陆云，恶意的使使眼色。

陆云嘴角噙笑意，右手舞动皮鞭绕。其实易幻生并未得罪过他，但天下人皆视易幻生为敌仇，耳濡目染下他对易幻生亦无好感，如今人落在袁刀门手中，正巧是他们壮大声势的好时机，大可对易幻生予取予求，要他生即生，要他死就死。

易幻生冷笑瞥了眼陆云手中的皮鞭，不把舞成漂亮蛇花的皮鞭放在眼底，卑鄙之人果然只会使下流手段。陈宝兴奋的立于一旁，双眸射出嗜血的光芒，迫不及待除去易幻生的衣袍，剩下一件长裤，急切的等待接下来的余兴节目。

“怕吗？”陆云低声问道，阴毒的眸光一闪，扬起皮鞭俐落的打在易幻生光洁的胸膛上。这一鞭用尽陆云全身气力打得易幻生皮开肉绽、血花四溅。

陆云与陈宝拉长耳朵仔细听他是否有哀号出声求饶，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不过是在皮鞭打在胸膛上时，身子抖动了下，连吭都不吭一声，教他们打起来一点都不过瘾。

陆云气得跳脚，连打易幻生十余鞭皆换不来一声痛呼，教他几乎怀疑自己是否手下留情来着。

陈宝恼了，执起原本带来助兴的酒壶扔向易幻生，酒壶击中易幻生时溅出许多酒液喷在伤口上，烈酒刺激伤口让易幻生疼得强吸好几口气，使尽意志力才强忍下来。“这算什么？！”陆云气得大吼，皮鞭更是不留情的划破易幻生的肌肤，更多的血液混酒液淌下。

“师兄，我去命人准备一桶盐水来，咱们抽打他一鞭就泼一下，看他能撑到几时。”陈宝想出更狠毒的折磨方式，“或是在他身上淋满蜜糖让蚂蚁啃蚀全身，教他生不如死。”他们不怕动用私刑遭袁崇武发现，就算袁崇武知情也不会施于惩罚，说不定还会奖励他们呢！

所有的痛苦加诸在易幻生身上，每痛一回，他便诅咒袁翠袖一次，藉由诅咒来减轻肉体的疼痛是他唯一找到的宣泄管道，如果诅咒能应验，袁翠袖早下十八层地狱去受同样的折磨了。

“两样都准备。”陆云笑得阴邪，他倒想看看易幻生能撑到几时。

“好！”陈宝欢欣的传唤守在外头的人准备。

易幻生用力甩甩头使意识保持清醒状态，冷笑了下，所谓的名门正派使用的手段倒与旁门左道无异，就不知是师法谁了。

此时，袁崇武与岳掌门一道抵达地牢看他们的猎物。

“易幻生！你作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吧！”袁崇武兴高采烈看沦为阶下囚的易幻生。

“师父、岳掌门。”陆云、陈宝双手作揖向袁崇武与岳掌门请安。

“你可后悔平日与我派作对？”岳掌门垂眼睑扫射过易幻生身上的伤痕。下手太轻了！他不甚满意的想。

易幻生冷哼了声，不把袁崇武与岳掌门放在眼底，置生死于度外。

他的冷哼声中气十足，教袁崇武与岳掌门愕然，明明受了内伤，竟还颇有内力，莫非他们低估了他的修为？易幻生不过是在等他们松懈，进而反扑。

“鄙人耐磨。”岳掌门啐了声，看不关他的无动于衷，反手抽出悬佩于腰际的长剑，用力刺向他的肩头再抽出，为的是想看他痛苦的表情。

但令他失望的是易幻生不叫反笑，教他老脸不知往哪摆，气得火冒三丈，恶声旁人道：“拿盐巴抹在他的伤口上。”“师父，依弟子看不如抹上蜜糖效果会更好。”毛登端献计，他的心思向来歹毒，从不轻易原谅得罪过他的人。

“师父，蜜糖在此。”狗腿的曲曜连忙奉上蜜糖。

此时众人皆把注意力放在蜜糖上，静待岳掌门下决定。

岳掌门举棋不定，抹蜜糖在易幻生身上的举动若教世人得知，恐怕有失身份，道他行事过于阴险；若不抹，一口气又咽不下，该如何才不至于落人口舌？“师父！”毛登端催促他快下决定。

岳掌门望了袁崇武一眼，不！袁崇武尚未对易幻生动用私刑，若他先做了，岂不是会让袁崇武说他度量狭小？再则在场者不只华山派弟子，他总该在袁刀门的弟子面前保留长者风范。几番挣扎下，他忍痛放弃整易幻生的机会，没关系，往后的日子长得很，不怕没机会。

“撤下吧。”他摆手要曲曜收起蜜糖。

“哈！哈！哈！岳掌门宰相肚里能撑船，不与奸徒一般见识，实令人钦佩。”袁崇武哈哈大笑，既然岳掌门能忍住满肚子怨气不痛宰易幻生，他当然也不好动手。

“袁门主，好说。”岳掌门干笑几声，幸好没下错决定，否则一世英明岂不尽毁。

两名独霸一方的掌门人你来我往的相互客套，让易幻生瞧得作呕连连，两人明明很想对他动用酷刑，却因碍于颜面又不想遭对方讥为小肚小肠，唯有强自压抑下来静待时机。

被他们两人抓住或许该说他幸运，或许会遭到许多非人的折磨，但这两人心口不一，对对方防得紧，深恐一不小心会被人占便宜，也许他会因两人的互相牵制而逃出生天。

“岳掌门，老夫要好好的谢您与贵派弟子帮忙逮着奸徒。”袁崇武打算准备再宴请华山派众弟子聊表谢意。

“袁门主客气了，该是我感谢你才对。”岳掌门不容袁崇武打响如意算盘留下易幻生，抓易幻生华山派亦有功劳，该让他们带走他。

袁崇武闻言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僵身子道：“人是在袁刀门抓到的，理当留下。”为了往后的利益，袁崇武不惜与岳掌门硬碰硬。

“袁门主说笑了，易幻生曾打伤本派得意弟子，该由我带回好生治理，教他不敢小觑本派威信。”岳掌门的口气跟冷硬，坚持己见。

开始狗咬狗了！身上的伤口已不再疼痛难耐，易幻生心情好转地笑看他们两人互咬厮缠。

“你我两派刚结为亲家，实不应怒目向相。”袁崇武摆明了要对方收手。

“既是亲家，袁门主更不该固执己见，否则成了冤家可不好。”要他放弃是万万不行，毛登端可以不娶袁红绡入门，就是不能不带回易幻生。

毛登端见他们两人剑拔弩张，当下急了，听师父之意似要放弃袁红绡，这怎么成？他可是等了好久，好不容易盼到能抱得美人归，绝不能毁于一旦。

对袁红绡爱在心底口难开的陆云则屏息以待，师父最好能马上与华山派解除婚约。

先前师父答应华山派的提亲时，他的心都碎了，若非惧于师父的权威，他早出言反对了。

袁崇武与岳掌门互瞪对方良久皆不让步，对方有何打算他们都心知肚明，要的不就是世人的敬重与推崇。

易幻生在心底连声冷笑，袁翠袖那等货色也会有人要？真是老天没眼，对方瞎了眼！

本想同情毛登端选了个贱货为妻，但转念一想，贱货配人渣怎会不登对？！

简直可称为天作之合，呵！呵！呵！该好好恭喜他们白头谐老才是。

“看来我们必需好好谈谈意达成共识。”半晌，岳掌门道。

“老夫正有此意。”袁崇武点点头，命令徒弟道：“陆云、陈宝，你们留在此地看守。”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担心华山派会乘机掳走易幻生。

“登端、曲曜，你们也留下来，免得贤侄太累。”岳掌门亦不安仅让袁刀门守人，如果他们骗他人逃走却偷偷把人藏起来，他也不晓得，还是留下自己的人会安心点。

“是！”被命令留下的四人齐声道，送走师父。

唉！易幻生叹口气，又有罪受了。

“都是你的错！”毛登端心惧到手的新娘会飞了，双拳齐飞重击他的腹部，再使出左拳打歪他的头，使他的嘴角绽出鲜血。

“师兄让开，我要让他尝尝盐水的滋味。”曲曜抱一桶盐水泼在易幻生的伤口处。

易幻生疼得全身痉挛，双拳紧握颤抖想挣脱铁链的钳制，铁链被他扯得铿锵作声，若非此铁链够粗，早被他扯裂逃脱。他的挣扎让在场四人惊得往后倒退数步，瞠目直视，怕他忽然神力加身地扯断铁链，但幸好铁链够坚固，四人也就放大胆地凑到易幻生跟前。

“师兄，咱们拿烙铁教训他。”陈宝不服气的执起烙铁，华山派的人凭什么在他们的地头上凌虐他们的囚犯？“动手！”陆云亦不满华山派的人不把他们放在眼底，使眼色要师弟行动，别管华山派的人。

陈宝执起烧红的烙铁，用力的烙印在易幻生的胸膛上，烙铁碰到肉体的那一刹那滋滋作响，不一会儿工夫鼻间便可闻到烧焦的味道。

烙铁印在身上的痛他这辈子都忘不了，易幻生痛得冷汗直冒，脸色铁

青，又是一阵痉挛，牙根差点被他咬碎，于痛苦中，他再次咒骂袁翠袖以减轻肉体的痛楚。

华山派弟子与袁刀门弟子互不相让，纷纷使出各种让人痛不欲生的方法折磨易幻生，他们皆不愿服输，认定谁能把易幻生折磨得叫出声来，谁就赢了。

易幻生疼得双眼迷蒙，看不清眼前是谁在晃动，耳边嗡嗡作响，似可听见刺耳的笑声，肉体承受一波一波的疼痛，痛到最后他已没有感觉，陷入昏迷之前，他的双眸清楚的瞧见了！

他看见卑鄙的袁翠袖笑吟吟的看他接受各种磨难，“我……要报……仇……”他以虚弱低微的音量辛苦的吐喃出他的仇恨，而后陷入黑暗中。

### 第三章

待在闺房中的袁翠袖不安的来回走动，挂念易幻生的安危。

怎么办？她该怎么办？！她焦躁的咬手指，郁闷的看窗外皎洁的明月，听说父亲派大师兄与二师兄看守易幻生，而华山派的毛登端和曲曜也在场。

凭她的武功，光他们的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打败她，她哪来的机会至地牢探监，本想开口求父亲的，可是尽管她的头脑驽钝也晓得父亲不会答应，父亲极有可能因她的要求而再把她关进石室中，不！她不想再惹父亲生气，也不想再进石室。

但易幻生该怎么办？任他被关在地牢中不闻不问吗？每个人都想杀他，父亲也不例外，如果他死了，她便间接的成了凶手。

易幻生为了素昧平生的她出手相救，在得知她被关进石室后又赶来看她，他明明可以一走了之的，但他没有！他是个重情义的人，她岂能成为忘恩负义之徒？忆及他曾说过的话，她并非一无可取，她也有自己的优点。是的！这世间唯有一个袁翠袖，她是独一无二的，她该对自己有信心，不必妄自菲薄、自艾自怨，她要使原本只有豆粒般大的勇气剧增至如巨石，对！她不要再胆小如鼠，她要成长！

“翠袖，你睡了没？”袁崇武轻敲下她的房门唤道。

“还没。”袁翠袖赶忙放下双拳紧握的手为父亲开门。“爹，您找我有事？”父亲头一回踏进她房里，领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嗯。”刚才与岳掌门达不成共识，不欢而散，他立刻过来找女儿，头一次细看她。

“你也坐下。”“是！”袁翠袖乖乖的坐在父亲面前，心中仍有惧意，半垂首。

“今晚你做得很好。”袁崇武难得慈爱的摸摸女儿的头，若不是大女儿通知他小女儿用计谋逮住易幻生，他怎么也想不到小女儿会是可造之材。

“我……我……”她不知该如何回答，今夜之事根本不是她设计好的，早知如此，她就要易幻生速速离去，虽说姐姐是为她好，想让她戴罪立功，但这不是她要的。

“我一直以为红绡是我一生的骄傲，所以非常宠爱她而忽略了你，事实

证明你不比她差，假以时日你也会变得与红绡一样好。这些年来爹待你不好，但从现在起，爹会好好疼你宠你，你不会让爹……失望吧？”袁崇武故意试探她，小女儿的心向来软，他怕她会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偷偷放走易幻生。

袁翠袖愣了愣，对父亲摇摇头，易感的心早已因父亲的一席话而红了眼眶，爹终于正视她的存在，肯定她的能力。她好高兴！相信要不了多久她与父亲的感情会日益增进。

不！父亲会喜欢她是‘以为’她用计抓到了易幻生，她能无视易幻生的牺牲吗？她能自私的假装一切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吗？她不能！她无法泯灭良心，只为讨父亲的欢心。

“太好了！爹就知道你很懂事，今夜爹帮你姐姐与华山派大弟子毛登端订了亲，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有没有心上人？不妨告诉爹，爹会帮你作主。”见着女儿的保证总算让他放心，他龙心大悦欲为小女儿婚配。

袁翠袖摇摇头，有些意外姐姐怎会答应嫁给毛登端，她不是最讨厌华山弟子吗？“你喜不喜欢你大师兄陆云啊？”袁崇武暗自盘算若把女儿嫁给大弟子等于是稳固了大弟子的心，不怕陆云会萌生异心背叛他。

“不！我还不想嫁人。”袁翠袖赶忙摇头，大师兄喜欢的人姐姐，怎肯娶她？况且她对大师兄亦无男女之情，嫁他有何幸福可言之无。

“没关系，你再考虑看看。”拍拍女儿的头，袁崇武表面上不勉强女儿，事实上他已下了决心，她非嫁陆云不可。

袁翠袖想对父亲说她根本不用考虑，但见父亲笑得蔼然可亲，父女间少有的温情使她开不了口，或许过一阵子再提会比较好，她不想破坏现有的温馨。

袁翠袖一夜无眠，等到黎明来临的前一刻赶赴地牢，鬼鬼祟祟的躲在外头偷看，太好了！她早料准依大师兄与二师兄的个性，绝不会整夜乖乖的守地牢，他们对她爹的命令阳奉阴违，早已上床呼呼大睡，至于华山派的两名弟子亦不知去向，大抵与师兄们的情形相去无几，如今只剩忠厚老实的小师哥看守，她极有信心能说服小师哥放她探监。

屏着呼吸，她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的不发出半点声响步入地牢。

“师哥！师哥！”她以极轻微的声音低唤，怕惊动他人。

“小师妹，你怎么会突然跑来？要是被师夫发现可不得了，快回去。”钟信簇拥她的身子往外推。“别推我！师哥。”她低嚷抗议，双手忙打掉他的推挤。

“快回房去，不然教师父发现我可帮不了你。”钟信向来疼爱她不忍见她受责罚。

“我不回去，除非你让我看看他。”她耍赖的拨开他的大掌，由隙缝中钻入奔向牢房。

“师妹，快回来。”钟信受不了的拍拍额头，追上前拉她。

“师哥，我只不过是想看看他的情形，难道不行吗？”硬的不成来软的，她楚楚可怜、珠泪欲滴地凝望他。

“看了又如何？他早晚会死，相见不如不见。”被师兄指派看守囚犯时，他被伤痕累累的易幻生吓了一跳，怎么有人能承受那么多酷刑，若不是亲眼见到易幻生的手指曾动了下，真会以为他看守的是具尸体。多愁善感的师妹实不宜见到那么血腥的画面。

“师哥，求求你。”水灵灵的大眼直揪钟信瞧，瞧得他心都软化了。“就这么一次好吗？”“好吧！可是你看到他的情形时不准叫出声来。”先给她警告，免得后悔莫及。

“嗯！”袁翠袖点头如捣蒜。

虽有师哥的警告，她也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看见易幻生惨不忍睹的模样，泪珠仍是忍不住夺眶而出，快步奔到他面前，陷入昏迷或可使他减少些许疼痛，袁翠袖小手颤抖轻柔地抚上不复平整的肌肤。

他们好狠心！竟然把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指尖所触除了血渍外还有黏稠的蜜糖，闻香而至的蚂蚁侵袭在他的伤口上啃蚀，她不敢想象这究竟会有多痛，都是她的错！若非她，他也不至于虎落平阳被犬欺。

“人你见到了，可以走了吧？”钟信紧张的催促，师兄很快就会出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不！”袁翠袖用力的摇头拒绝，眼角瞥见置于一旁的水桶，对！她要帮他清洗伤口，不可让蚂蚁啃咬已绽开的皮肉。

她以手绢沾水细心的为他清洗伤口，顺道洗去他满身的蜜糖。

“师妹！”钟信试图阻止她。

袁翠袖不理睬他的叫唤，一意孤行想减轻已造成的伤害，师兄他们下手过于狠毒，简直不把人命看在眼底，既要折磨他，何不干脆杀了他还痛快些。

“啊！”盐水洗涤的伤口的刺痛唤回陷入黑暗的易幻生，在半梦半醒间呻吟出声，脑袋瓜子沉重得举不起来，肉体上的疼痛使他无法思考，双眸对不准焦距，不断开启眼帘终于让他看清了立于眼前的人。

袁翠袖不晓得他已清醒，快速的清洗他的伤口，甚至打主意想为他上药。

“哼！他们折磨完换你来，你们可真会把握时间，贱人！”易幻生见到她，满腔的怒意如洪水般倾泄而出，倘若他的手脚不受钳制能自由活动，他第一个把她活活掐死，不！那太便宜她了，他要把她折磨至死以消心头之恨。

“我没有！我……我是在帮你清洗伤口……我……”面对他的咒骂，袁翠袖难堪的缩回手，眼眶泛红。

“是啊！用盐水清洗我的伤口，袁姑娘你真是太好心了。”困难的动动已呈僵硬的手脚，不小心扯动伤口，血又汨汨流出。

“盐水？！我……我不知道……我……我不是……故意的……”她怎会知道搁在一旁的是盐水，她还以为是清水呢！都怪她笨手笨脚、弄巧成拙，被骂是活该，她罪有应得。眼角瞄见鲜血直流的伤口，她顾不得难过赶忙制止他，“别乱动，你的伤口又流血了。”“流血岂不正合你意！”区区小伤不放在眼里，他双眸含怒地锁定她，这时再惺惺作态想骗谁？人一生上一次当已足够，谁会笨得再被骗第二次。

“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说明这一团乱？而说了他会相信吗？易幻生忍痛牵动嘴角掀起一记嘲讽的笑容，讥笑她的慌乱失措。

“师妹，别再跟他扯下去，师兄他们快来了。”钟信看不下去，动手拉她离开。

“不！他的伤口还没清洗干净也未上药，师哥，你去帮我提水来可好？”

“你脑子糊涂了吗？帮他上药？你以为师兄他们瞧见了不会追究吗？”真想拿根木棍朝她的脑袋敲下去，看能不能敲出些智能来。

听见她想帮他上药，易幻生差点没狂笑出声，她以为施以小小恩惠就

能博得他的感激吗？天晓得待上完药后他又将遭遇何种磨难，不如不上，免得浪费。

“可是……”是啊！若被察觉恐怕她再也无法踏入地牢一步，但放任他的伤口恶化也不是办法。

“别再可是了，快走。”钟信不容她再三迟疑，推她出地牢，救她也救自己，被师兄他们知道了，两人不会好过。

袁翠袖哀伤的垂首，依依不舍地看地牢，她要救他！再把他留在地牢，恐怕他不是被杀死而是被折磨死，他是好人，世间的好人够少了，他不能就这样死去。

鼓起所有的勇气，踩坚定的脚步，袁翠袖信心满满的准备救人事宜。

旭日东升，又是一场磨难的开端，易幻生麻木的迎接笑得如豺狼虎豹的毛登端、曲曜、陆云与陈宝，瞧他们笑得自得意满，大概又想出法子来折磨他，但他们摧毁不了他的心智。

阴湿的霉味扑面而来令袁红绡揪拧了眉头，厌恶的看脚边奔窜而逃的鼠类，按捺住胃部的不适信步走入。

“师妹！”陆云见着心上人，双眸倏地发亮，爱慕的望她那美丽且无瑕的脸庞，多希望师父能打消与华山派结为亲家的念头，改弦易辙让他与心爱的师妹共缔鸳盟。“红绡。”毛登端没忽略陆云的爱慕之意，但他不介意，相反的他觉得很光荣，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拥有如花美眷。袁红绡对他们深情的叫唤恍若未闻，只在毛登端直呼她闺名时身子僵了下，旋即又泰然自若。被链于墙上的易幻生又陷入昏迷中，她漠然的扫过满是血渍的胸膛，新伤加旧痕，看得出他吃足了苦头。

“在事情尚未底定前，千万别失手打死他。”她爹与岳掌门僵持不下，两人皆坚持己方有权力留下易幻生，不容他人觊觎。这可有趣了，小小一个易幻生就足以让父亲与岳掌门翻脸不认人，若抓到笑阎王会是怎样的情景？恐怕会人人找上门来妄想分一杯羹。

“师妹，咱们袁刀门的弟子行事向来极有分寸，你是清楚的，至于其它门派如何就不得而知了。”陆云摆名了要加深她对毛登端的厌恶。

“你这是什么意思？！”陆云的话立刻引来毛登端的不满，他可以容忍他人心怡‘他的女人’，并不代表可以忍受有人在他面前搬弄是非。

“什么意思你清楚得很。”陆云了解袁红绡甚深，见她未出言为毛登端说话，更加狂妄的出言挑衅。

毛登端气得怒发冲冠，又见未婚妻连见他都不愿，气得指陆云的鼻子叫骂道：“哼！人是我们华山派抓到的，袁刀门凭什么来质疑我们的作法？今日我便要易幻生死你又能奈我何？”“人是谁抓到的你我心知肚明，是我小师妹机灵，暗中下药要师妹通知师夫，华山派不过正巧在场逮着机会占便宜，你真以为华山派会有能耐抓到易幻生吗？你们是沾了本门的光罢了。”易幻生被争执声吵醒，颈部略显无力的迟缓摆动，透过迷蒙的眼瞥见一名红衣女子冷漠的立于跟前。龙困浅滩遭虾欺，连冰山美人都闻风而来，他是否该痛苦的呻吟几声以增强戏剧效果？他自嘲的掀掀嘴角。

“你颇能苦中作乐嘛！”袁红绡恶意的嘲笑他的窘况。

“袁大姑娘好说。”易幻生不以为意，仍一派自若，仿佛此刻是在家中接见访客，而不是身陷囚窟。



“小女子有一疑问想请教易大侠，醉卧美人膝是什么滋味？可有外传中的销魂？”他的泰然自若挑起她的怒气，故意挑出刺伤他自尊的话题以激怒他。

“可惜假美人不如真美人来得醉人，以致易某无缘尝到醉卧美人膝的滋味，不知袁大姑娘是否肯借出玉膝一用，教在下好生体会。”易幻生未怒反讽，言谈中把袁翠袖贬得极为低下。

袁红绡恶狠狠的瞪他一眼，不理睬他在口头上占她便宜，冷哼道：“若非你陶醉于温柔乡中，今日岂会沦为阶下囚？再说对翠袖无意的话已不能使人信服。不过翠袖帮助家父抓到你是大功一件，已将功赎罪，家父不会再怪罪她与你牵扯不清，你可省点口水，不用你来为她脱罪。”易幻生摇头笑了笑，为他们的误解感到可笑，他会袁翠袖有意？！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又不是瞎了眼，况且全天下有那么多美人供他遴选，他何必选个其貌不扬、心如蛇蝎的女人？她根本就不入他眼，他干啥做损己利人的事来委屈自己？“你笑什么？”袁红绡老觉得他似在嘲笑她，不悦的板脸问。

“没有！想笑就笑，难不成还得经过你袁大姑娘的恩准吗？”他戏谑的耸耸肩，正好扯动伤口，温热的血液再度流出，疼得他瑟缩了下，但仍不减颊上的笑意。

“放肆！”理不清泉涌不断的怒意从何而来，袁红绡杏眼一瞪，反手送他一巴掌。

清脆的巴掌声打断陆云与毛登端的争吵，两人住嘴望向袁红绡。

易幻生甩甩头，甩去左颊上的热辣。没有发怒，没有恶言相向，甚至连最起码的白眼都未曾送出，他仍悠然自在、似笑非笑瞅袁红绡看。

袁红绡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直想再赏他几十个巴掌，最好把他打得像猪头，看他还敢不敢贼溜溜的盯她。

“师妹，这小子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告诉我，让我为你出气。”陆云一个箭步抢上前安抚她。

“红绡，我在他身上刺几个窟窿教训教训他可好？”毛登端抽出佩剑准备行动以讨她欢心。“师妹，不如让我挑断他的脚筋好了。”陆云不甘示弱，握住刀柄，就待她点头。

袁红绡不语，静待易幻生会有什么表情，令她失望的是他仍一脸不在乎，不！

不能说失望，若他低声下气的出声求饶，他就不是易幻生。

“要动手我会亲自来，不需你们出手干涉。”她素来笃信报仇要自己动手，没人能为她强出头。

她的拒绝当下让陆云和毛登端泄了气，讷讷的收起弯刀和长剑，如仆人般立于她身后，不敢再出言惹她心烦。

他们的举动惹笑了易幻生。有趣！好久没见过这么有趣的情景，在陆云与毛登端面前，袁红绡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她说一，他们绝不敢道二，若是不小心惹恼了她，没跪在她面前讨饶赔罪，甭想得到她施舍一句原谅。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哪！”他奇怪那两个男人怎会看不穿感情的迷障，以袁红绡的性子与能力，他们根本不是她会选择的良人，她要的应该是个处处比她强，且不会因她一个小动作或一句话而俯首称臣的伴侣。

他的话引来三人的侧目。陆云双掌握了又放，放了又握，被人道出实情的滋味可不好受，原本以为他要师夫把师妹嫁给他，日久生情，师妹也会

爱上他，可是师父却在明知他心怡师妹的情况下把她许配给毛登端，这教他情何以堪？他脸色难看至极地望脏污的地板。

毛登端也急了，师父与袁崇武的关系日益恶化，他畏惧于师父的权威而不敢要求师父放弃带走易幻生的念头，但若双方僵持不下，他与袁红绡的良缘恐会中途生变，更何况他已察觉袁红绡对他无意，莫非她喜欢的人是谁？！毛登端满怀敌意地怒视情敌陆云，他不会让陆云有机会从他手中夺走袁红绡。

袁红绡则意味深长的看了易幻生一眼，没做辩解，迟早她会想出法子让父亲与华山派解除婚约。

重获自由的袁翠袖佯装优闲的在庭园中逛，事实上她在寻找机会潜入丹房中窃取醉熏香的解药——绮锦膏。自她‘抓’到易幻生后，在袁刀门的地位可谓扶摇直上，师兄们见到她不会再唤她小老鼠，而是把她当成师妹看待，嘘寒问暖，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侍女们也不再当她是隐形人，走到她跟前都会笑容可掬的向她请安问好，她不再听闻侍女们在她背后道她是非。

这改变是在一夜之间，亦是她最深切的渴望，要众人重视她的存在，如今愿望终于达成了，父亲、师兄们与下人们待她如对她姐姐那样，可是现在她发觉这不是她所想要的，她明了他们不是真心喜爱她，他们只因她为袁刀门立了大功而勉强自己来喜欢她，不是发自内心的她不要！

除去姐姐的谎言，她仍是一无可取、胆怯的小老鼠，但现在为了弥补对易幻生的歉意，她的心中滋生不少勇气，她有勇气为他窃药逃脱，待他走远安危无忧后，她再向父亲负荆请罪，她有勇气承担父亲接下来的怒气。

袁翠袖不断在心底说服自己，活了十几年，姑且放纵一次，顺心意走，别再缩回自己的小壳中，或许这是她今生唯一一次的放纵，错过了这次，她知晓她不会再有勇气违抗父亲。

“自己所犯下的过错，要勇敢去收拾、面对。”她喃喃自语道，这是她第二十次经过无人看守的丹房，虽无人看守，但她仍欠缺勇气踏出第一部，只好不断的来来回回。

很快的她晃出了丹房所在地，在所有回廊绕过一圈后，又回到终点——丹房，愣愣的瞧虚掩的房门，她内心正经历天人交战。

“今日不进去的话，恐怕再也没机会了。”丹房今日之所以会没人看守是因为看守的弟子偷偷跑到地牢去看人人人口中的邪魔歪道。

“爹！原谅我。”她低喃要求父亲谅解以求安心，双眸仔细且小心的扫射过四周，见无人前来，这才放胆毅然决然的推开房门潜入盗药。

进入丹房后，她快速的掩上房扉，动手寻找绮锦膏，里头的丹药遍布，丹炉里甚至还在炼药，她双手忙碌的翻动架上一瓶瓶的药罐找寻，翻过一层的架子，弄得她香汗淋漓却仍找不到绮锦膏。

“奇怪！绮锦膏究竟放在哪儿？先前不是放在架子上吗？”她自问自答，蹲低身子探寻较低的架子上是否有绮锦膏的芳踪。

没有！没有！还是没有！挥去额际的汗水，袁翠袖茫然的看被她翻遍的木架，绮锦膏不可能平空消失，究竟是被放到哪儿去了？会不会是有人已先一步带走？她无声的问自己。

不！不可能！她立刻打消这个念头。没有人会料想到她会有胆进丹房

窃药，怎么可能先带走绮锦膏。绮锦膏一定还在丹房里，在某个被她忽略的地方。

眼角瞄到一旁的矮柜，她双眼一亮，或许绮锦膏就搁在里头，喜悦的动手搜寻，令她失望的是里头全放些强身健体的补品，哪有绮锦膏的影子。

她挫败的几乎宣告放弃，却瞧见有瓶药被放在蒲团上，心中大喜地奔过去拾起，一看竟是醉熏香，呵！找到醉熏香，相信绮锦膏必在不远处。

把醉熏香收入怀中，她翻翻找找，连蒲团都一一掀起。

时间快到了！师哥们就快回来了，可是她却找不出绮锦膏，真是急死人了。

她半趴在地上，想看看绮锦膏是否掉落在角落里，眼梢忽见木架边躺一个小木盒，就是它！快速由地上爬起拾起，她打开看再三确定是绮锦膏后，想赶在师兄们回来之前离去，但外头的谈话声让她的心不由自主的颤了下，停下脚步聆听。

心中暗暗叫糟，来不及了，师兄们已经回来了，怎么般？！不能教他们撞见她在丹房里，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她慌得乱了主意，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但她能躲到哪儿去？袁翠袖急得在丹房里团团转，仍拿不定主意，外头的声响越来越大，眼见师兄们就要进来了，她连忙窜到专放草药的大木桶后头。

看守丹房的袁刀门弟子在此时开门进入。

“师兄，依我瞧那易幻生再撑也撑不过几日了，师夫怎么不举办处决魔头大会，好在武林同道面前威风一下呢？”赵风纳闷的问。

什么？！易幻生快撑不下去了！她好几日没去看他，皆因大师兄寸步不离地守在地牢里，她与大师兄的感情向来平淡，大师兄定不肯放行，她唯有静待时机，看哪天由小师兄钟信负责看守。

她的心因紧张而快速跳动，骇然的以手按住左胸，深怕响得太大声被两位师兄发现。

“师夫怎会不想，若非华山派的岳掌门从中阻挠，易幻生早死无葬身之地。不过我瞧这些日子也够他受的了，师兄只肯给少许的水喝，不让他进食，再加上师兄们与华山派弟子又不断的折磨他，能撑到现在算是有本事。”刘平无法忘怀易幻生的惨状。

霎时，袁翠袖热泪盈眶，她怎会天真的以为师兄除了毒打他外，不会无情的不给饭吃，师兄们巴不得把他折磨至死啊！

“是啊！如今他不过是病猫一只，不足为惧。不过岳掌门未免太会打如意算盘了，人是我们抓到的，他们凭什么跟我们耍人？等易幻生死后或许可以考虑把尸体给他们，至于活人是甭想了。”赵风对岳掌门想坐收其利感到十分不满。

“说得好！”刘平拍拍赵风的肩膀朗声大笑。

袁翠袖神色黯然的低下头，无声地垂泪，现在她无法走开救人，唯有等到师兄们交班的空档时刻才有法子离开丹房。

于心底，她第一千次向易幻生道歉，她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弄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若知道会如此，她情愿当日在大街上不曾遇到他。

## 第四章

是夜，袁翠袖打探到大师兄因看守多日心情松懈，渐无防范之心，料想不到会有人上门劫牢，便令小师哥代为看守，她心知这是唯一的救人机会，错过了这回，下回见着的约莫会是具干尸，小师哥向来对她信任，不会有所防备，她极有信心能撂倒小师哥。

捧由厨房偷出来的饭菜小心翼翼的端入地牢，一路上她十分谨慎，深怕被人发现会前功尽弃，她连易幻生的绢扇都由父亲房中盗了出来，为了避免小师哥起疑，她特别把绢扇藏于怀中，把绮锦膏加入饭菜中，无色无味的绮锦膏加在饭菜中根本教人瞧不出其中的奥妙。

“你怎么又偷偷跑来？”钟信听见脚步声立即站起，见是她，这才松开紧握的弯刀。

“师哥，我……我是听人说他都没饭吃，所以偷偷送饭过来。”因心中有愧，使她不敢看向善良的小师哥。

“你……唉！真是的。”他想阻止她却又不忍伤她的心，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她去了。

“师哥，谢谢你，下回我会跟你赔罪的。”她话中有话，由小师哥手中劫走人，父亲责怪下来，不是一顿好打能了事的，可是为了救人只好对不起他了，相信待父亲知情后，不会太难为小师哥才是。

钟信干脆背过身去，眼不见为净。

在她踏入地牢的刹那间，易幻生的意识倏地清晰无比，唯有见到她之际，心中的怨恨才会藉眼眸迸射出来，他可以恨不断折磨他的毛登端、陆云与其它人，但只有她！

只有她是他发只内心地深恶痛绝，她竟然还敢出现，他冷眼看她手中的饭菜，她是想拿来现给他看抑或是砸在他脸上？更或者要他跪地哀求她施舍饭菜？浓厚的恨意穿透过黑暗直射向她的心窝，她手一颤差点不稳地打翻饭菜，多日不见，再看到他仿若隔世，他变得好憔悴，看起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一定被折磨得很惨，层层歉疚再次涌上心头。

“我……我为你带来了饭菜，让我……喂你吃可好？”把托盘置于木桌上，她藉幽暗的烛光挟了些菜到饭中准备喂食。

“你何必猫哭耗子假慈悲，这不正是你想见的情形。今日为我携饭菜来，该不会是在其中下了毒吧？”易幻生不信任的睨了眼饭菜，虽多日未进食，但他的定力仍够支撑他不摇尾乞怜。

“我没有！我没在里头下毒，倘若你不信我可以吃给你看。”她快速的扒了口饭菜，里头没下毒是放解药啊！

他冷哼一声没理会她，骗人的招数多得很，或许她已事先服下解药，为的是想见他中毒后痛苦哀叫，他焉会蠢得上当。

“请相信我！我绝没说谎。”她急想征求他的认同，该如何教他信服呢？总不能要她强压他吃饭吧。

“小师妹，你别再跟他啰唆，命中注定要当饿死鬼是他家的事，你管他那么多做啥？他不会感激你的。”再也听不下去的钟信转头命师妹放弃说服易幻生进食。

“师哥，帮帮我！”她苦苦哀求素来心软的钟信。

钟信定定的看她，考虑是否真要帮她。

“师哥！”晶莹无邪的双眸瞅钟信看，非要他出马不可。

钟信举起双手投降，喃喃道：“我会后悔的。”他百般无奈的点着易幻生的穴道，现下的易幻生因受制于醉熏香的药效与铁链的箝制而无法脱身，压根不用怕他会突然反扑。

“这样不就能让他吃饭了。”有时他会怀疑小师妹的脑袋瓜子是生来干啥的，装饰用吗？她总是直来直往，要她转个弯变通都不可能。

“太好了！师哥，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她近乎崇拜的凝望钟信，对啊！

她怎会没想到点穴呢？这下易幻生更是气得火冒三丈，遭人如牲畜般毒打是一回事，但被个小姑娘，尤其是他最痛恨的人当木偶般摆布便让他更是吞不下这口气，巴不得马上恢复功力把她大卸八块以消心头之恨。

袁翠袖心情愉悦的喂他吃饭，太好了，等他吃完饭有了些许体力就可以走人了，很快的，一大碗饭让她喂得一乾二净，钟信见状催促她快收拾干净离开，她故意慢吞吞收碗筷，趁钟信不察之际，掏出怀中的醉熏香施放。

不消片刻整间地牢马上充满醉熏香的淡雅香味，待钟信察觉时已来不及，他瞠目不信的望袁翠袖，双腿虚软无力的跪坐于地。

“为什么？”说什么他也不相信他最宠爱的小师妹会算计他。“师哥，对不起，我一定要带走他。”袁翠袖为恐横生枝节，伸手点了钟信的哑穴，让他无法出声呼救。

易幻生防范的看她，他不清楚为何袁翠袖会出手制住钟信，唯一确知的是这个女人不能信任，毕竟她连最亲近的人都下毒手了，还有什么事是她做不出来的。

“钥匙……钥匙在哪儿呢？”她翻开钟信的长衫，取出系于腰际的钥匙来，“终于让我找着了。”她取得钥匙后立刻为他解铐，解了铐后，易幻生如团烂泥般倒在她身上，她被他的重量压得跌坐在地上，巨痛传遍全身，若不是顾及要救人，早痛呼出声了。

“奇怪！你不是已经服下绮锦膏了吗？怎么还会没体力站立？”表面上是问他，实际上是在问自己，袁翠袖双掌抵住他那潮湿带血腥味的赤裸胸膛，发现他的伤益发严重，身上的窟窿也比第一次见到他时来得多，不成！虽然春天已至，可他的身体状况受不得一点风寒，得为他找件衣裳。

好不容易由他身下钻出，她紧锁眉峰想法子，瞥见跪坐于地面的小师哥，只好对不起他了，反正师哥也不差件长衫。

“师哥，真对不住，待会儿我回来再为你解毒与赔罪。”她嘴里喃喃道歉，双手倒是十分忙碌地解钟信的长衫。

钟信在心底哀号，有口难言，他该如何阻止师妹铸成大错？他以眼身示意她及早回头，若被师父发现可是大事不妙，以师父好胜、爱面子的个性铁定不会轻饶她。

易幻生有气无力的倒在地上看她一人唱独角戏，她究竟想做什么？她会是真心想解救他吗？他的心开始动摇，一方面要自己姑且相信她，另一方面则持相反意见。可能她是想让他误以为她要救他离开，其实她不过是想带他到外头绕一圈再送他回地牢。对！

不能相信她，对她，大意不得！

长衫到手后，她小心翼翼的避开易幻生胸膛上的伤口为他穿上，为了这次的救人行动，她可说准备齐全，除了必备的银两外还有两瓶金创药，可供他在路途上使用。穿好长衫后，她扶起易幻生，让他半倚在自己身上，吃

力的以全身的力气撑住他，不让他再倒下，两人脚步错乱的往外走，她得趁无星亦无月、众人皆沉醉于梦乡的夜晚送他离开袁刀门。

被留在地牢的钟信不断的在心底呼叫她留下，惊惧于袁翠袖踏错一步会步步皆错，他没忘记是小师妹帮助师父抓到易幻生的，相信易幻生也不会忘，如今师妹跟他一道离开，师父自是不会放过他们两人。而当师妹面对易幻生时会有何遭遇，他实在是不敢去深思，只求师妹真能如她所言的在送他离开后就回袁刀门。不！她也不能回袁刀门，但向来天真的她会晓得要另外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吗？他怀疑。

袁翠袖吃力的半扛有她一倍重量的身躯，步伐渐渐沉重，挥汗如雨，气息吐纳趋于粗厚，咬牙关颤抖的踏出步伐，随脚板打颤两人的身躯亦不稳的晃了好几下，差点双双跌趴在泥地上。

“我可以办得到的，我可以！”袁翠袖不断的以话语自我鼓励，不给自己任何退缩的理由。

倚在她身上的易幻生可轻易的感到她的疲惫，不知是吃了她给的饭菜的关系抑或是其它原因，总之他的丹田舒坦多了，不像先前中了醉熏香般全身充满了无力感，不过他仍无法用力使劲，多日来被链在石墙上，手脚变得麻木、僵直，还得等上一段时日才有办法恢复过来。

“再走一小段路就到了，就快到了。”为了避免父亲察觉后派遣师兄们追踪，她特地挑人烟罕至的小径行走，虽不能保证不被找到，但至少能拖延些时间。

“你能不能闭上嘴？讲话那么大声，连死人都会被你吵醒。”一路上除了虫鸣外，就听她嘀嘀咕咕地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若后有追兵，绝非被他们沉重的脚步声引来，而是追寻她吱吱喳喳的吵闹声而来。

“对……对不起。”袁翠袖被他的低吼吓得瑟缩了下，喃喃吐了串道歉，乖乖的闭上嘴不复开口。

“喂！你动作轻点，粗手粗脚的是想报复吗？”因她扶不稳，使得两人的步伐颠簸了下，震痛了他身上的伤口，他恶声恶气的怒骂。虽然两人尚未离开袁刀门的势力范围，但他可确定这女人大抵是吃错药，才会良心发现救他离开，既然是她先对不起他，他也不用对她太客气，更甭提感激她施于援手。

“我不是……对不起，我会小心点。”她哪有胆子进行报复？因心中有愧，使她畏畏缩缩像个被恶婆婆欺负的小媳妇，敢怒不敢言。

忙向他道歉，她没注意到地面不平稳，不小心踩了块石子，脚步一滑，扛易幻生双双跌个狗吃屎，正面撞击泥地的疼痛外加易幻生的拳头不偏不倚的打在她的脑袋瓜上，让她闷吭了声，疼得掉落两滴泪珠。

“该死！你的眼睛是生来摆好看的吗？”向来以温文有礼称的易幻生此时形象顿失地破口大骂，可恶！遇上她准没好事，温热潮湿的胸膛告知他旧伤新创一道撕裂。

袁翠袖自知理亏，被他骂得大气不敢喘一下。

“可恶的贱女人！你我之间的梁子是越结越深，我警告你，要命的话马上离开我的视线，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连方圆百里之内都不许，否则不论被我碰上或是知情，我会当场把你碎尸万段。”明知她不是故意的，但因看她不顺眼且恨她入骨，使他千方百计地处处挑她的毛病、找她麻烦，为了

避免自己当真克制不住的杀了她，赶她走是最好的方法。

“你伤得好重，我不能把你丢在荒山野地中……”她却信易幻生说得到做得到，聪明的早逃命去了，只剩她这个笨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好！那我就顺你的心达你的愿。”易幻生满脸狰狞地伸手掐住她那如丝缎般纤细的颈子，多日来累积的愤怒在这一刻爆发，他的体力虽不济，但足以掐死这贱女人。

“啊……我……”两人一道倒在泥地上，袁翠袖尚不及防备，料想不到他会来这一招，痛苦的张嘴既想呼救又想呼吸，双手痛苦的想扳开他的箝制，双腿则不断的舞动欲踢开他的压制。

“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不及我的百分之一，这是你自找的，怨不得他人。”易幻生逐渐加重掌力，危险的半垂眼睑，欲置她于死地，对身下痛苦的小脸并不感到同情。袁翠袖不甚敏锐的神经亦可感受到他全身所散发出的愤怒，其实她可以自救的，只要她抽出腰际的弯刀刺向他的背部，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但她不愿！自觉亏欠他太多使她下不了手。

意识远扬，脑海一片空白，她不行了……当有此认知时，颈上的压力突然消失，突如其来的充沛空气令她贪婪的大口攫取，过于贪婪导致岔了气，一口气梗在喉头中，呛得她抚胸剧咳直到咳出泪珠趴在地上喘息。

易幻生失神的看双掌，理不清为何会在紧要关头时心软放了她，她该死啊！

背叛者不配得到好下场。

“咳！咳！咳！”她痛苦的喘息，眼中蒙上一层薄雾看茫然的易幻生，就知道他是个好人，连面对他误以为出卖他的人都不忍下毒手，这样一来，她更是不能让他被父亲抓回。

易幻生再看眼犹在咳嗽的袁翠袖，仍旧想不清自己为何在可以杀她的时候反而下不了手。

“我们……我们快走吧！很快的我爹……他……会发现你人不在地牢中，他会……派人出来追寻。”袁翠袖忍住喉头的疼痛，有些虚软的由地上爬起，拉易幻生催促道。

他身色复杂的看了她一眼，考虑要不要与她一道走。

“快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如老僧入定般一动也不动，袁翠袖干脆让他的手搭在她的肩上，半扶持带他走。

“你知道人们最不能容许的是什么吗？”易幻生天外飞来一问。

“罪恶？贫穷？”她把全副的心思放在逃亡上，没去深思他的问题，随便丢了两个答案给他。

“都不是，是背叛！”他摇摇头，十分认真的给她答案。他的答案令她停下疾走的步伐，定定的望他，苦涩地道：“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没有背叛你，真的没有。”被人怀疑的滋味一点都不好受。

“这些日子里我想了许多……”他笑了笑，被毒打时，抽离的意识不断的思考为何他会落入旁人精心设计的陷阱里。“你们很聪明，可说非常聪明，首先利用你天真无邪的外表来博取我的同情心，直到我被你父亲抓到的前一刻，我都还认为你是个毫无心机、十分羞怯的小姑娘。事实证明我错了，你们故意散播出你因我而被父亲关入石室的谣言，为的不过是想引我上门自投罗网，而我真的良心不安地上门探望你，还蠢得教授你要勇敢、要对自己有信心，我想当时你一定在心底窃笑吧！

假如你没有勇气和信心，岂会成为这个计谋的关键人物？这个教训让我学会下回别再被人的外表所欺瞒，看外表是不准的。”他嘲讽自己的愚笨，向来精明的他也会有看走眼的一天，所幸上天见他平时为人不算太坏，没让他栽得太难看。

“我发誓我对你没有欺瞒，所有的事都未经人精心设计，醉熏香不是我下的，我根本不知道你那天会出现，不是吗？”她举起右手证明所言不假。

“那不困难，毕竟你有太多下药的机会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袁翠袖的话他抱十成十的怀疑。

“若我有心害你，为何现在还要救你？”袁翠袖反问。

“女人心，海底针。谁料得准你心底在想什么，或许你觉得于心有愧，又或者怕杀了我会遭到报复，只好顺水推舟，当作送个人情。”总之易幻生就是不信她。

“我是于心有愧没错，你是为了探望我而被抓所以我才会内心不安，想救你出来，并非你所想的那样。至于怕遭报复，我可不晓得有谁会为了你上门寻仇。”她对江湖事一向了解不深，是以连易幻生的背景也就不清楚，连他有没有较好的朋友都不晓得，哪会怕有人为他出头。

“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他在讽刺她的装傻，放眼江湖，谁不知他与赵王爷、折剑山庄庄主友好？若他出了事，甭说赵王爷会一怒之下，下令满门缉拿，折剑山庄先血洗袁刀门。

“你可知你现在的行径像谁吗？”袁翠袖被他激恼了，怎么她费尽唇舌仍得不到他的信任？易幻生耸耸肩，洗耳恭听。“你像曹操般多疑。”他的疑心病与曹操足以相比拟。

“如果我像他，你的小命早就不保，哪里还能活得好好的。”如果可以，他会试学曹操，宁可我负尽天下人，也不许天下人负我。

“‘易大侠’您死乎忘了稍早我差点死在您手上。”她反讽的指颈上的红肿。

“事实证明……有人来了！”沙沙的脚步声打断他与袁翠袖的辩论，倾耳仔细聆听，来人为数不少，应是追兵。

“糟！快走。”袁翠袖轻呼，顾不得与他的争论，逃命要紧，扶持他逃往从前她发现的一个隐密山洞。

纷纷扰扰的叫嚷声由远而近，猜想得出追兵渐近，尤其他们口中叫嚣要活抓易幻生与背叛师门的袁翠袖。

两人无言相对凝视，袁翠袖心中百感交集，都怪她拖延太久的时间，才会让父亲发现，进而大怒视她为叛徒，不行！她得赶快送他到山洞中藏身，然后再赶回袁刀门向父亲请罪。

赵王爷、南阳子与张屠夫接获秘密消息指称易幻生遭袁导门生擒关在地牢中，连忙赶到袁刀门救人。

这件事尚未在江湖上传开来，袁刀门与华山派大概是怕走漏消息会引来旁人劫囚，所以才秘而不宣，赵王爷自有他独特的管道获知，只飞鸽传书至折剑山庄告知风伟豪，怕易幻生等不及风伟豪赶来而被袁刀门、华山派杀死，他们三人先行出发，凭他们三人的力量，袁刀门与华山派还奈何不了他们，更何况其中一人是王爷，只要他一句话，明日便没袁刀门与华山派的存在。



三人夜行衣偷偷潜入袁刀门，放轻脚步仔细聆听有无人踪，见没人，赵王爷拿出藏于怀中的袁刀门地图，看了看目前所在的方位，估量地牢的位置，南阳子蹲低身子与赵王爷讨论可能的位置，而张屠夫则拿屠刀把风。

“走入内院往右拐弯深入一片竹林便可见到地牢。”赵王爷压低音量对南阳子解说地图。“现在我们是在外院，需经重重楼阁才能到达内院。”“嗯！”南阳子仔细的记下图上楼阁与护院的标记，地图上甚至连交班时间都标明得一清二楚。

“喂！你们好了没？老子的手开始发痒，准备大开杀戒了。”按捺不住性子的张屠夫往外低嚷道。

“你哪天手不发痒，不开杀戒？”南阳子反唇讥讽，他那把屠刀哪天不见血？“休说废话，你们到底在蘑菇些什么？”张屠夫挥挥手中的屠刀，假想砍中了。

“好了！好了！”赵王爷赶忙收起地图，附在张屠夫耳边对他说明路径，免得张屠夫到时跑错地方，那可不是闹玩的。“记住了没？”“记住了！记住了！”也不知张屠夫是不是真记得，就见他点头如捣蒜，姑且当他是记住了。

“走！”南阳子向他们使了个眼色，三人足一点齐奔向重重楼阁，避开交班的守夜护院。

他们尽量避免与敌人交手，能躲就躲，躲不过就把对方打昏扛到暗处，以免被人发现。

张屠夫颇为不满的咕哝，他可是起个大早磨刀霍霍，把刀锋磨得光可鉴人，没想到来到袁刀门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哼！他倒想试试是袁刀门的弯刀好还是他的屠刀利。

“别唠唠叨叨，等会儿就让你砍个够。”南阳子受不了的翻翻白眼，勉强自己安抚张屠夫。

“小声点！你们两个别抬杠。”赵王爷有些后悔邀他们两人同行，早该料到他们两人一见面无时无刻不斗嘴，该约沉默寡言的风伟豪才对，至少耳根会清静点。

“我……”南阳子与张屠夫对赵王爷的制止颇为不满，赵王爷的口吻似把他们两人当小孩子般管教，两人异口同声欲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噤声。”赵王爷突发警告之词，三人机灵的矮身躲避巡夜人员。

“大师兄，你怎会睡到一半突然想要上地牢？”陈宝睡眠惺忪地打大大的呵欠，口齿不清道。师兄真是折煞人，想到地牢去独自前往即可，何必把他由睡梦中挖醒。“我想看看姓易的那小子是否已奄奄一息。”言下之意，若易幻生精神状况不错，他会再送易幻生一顿毒打，好生折磨。

躲在草丛中的三人闻言脸色铁青，张屠夫甚至冲动的想冲出教训陆云，为易幻生报仇，是较为理性的南阳子与赵王爷及时拉住了他，才没让他们的行踪曝光。

“依我看那小子再撑也撑不过几日，希望师父能在他撑不下去前与岳掌门协议好，夺回那小子的所有权。”陈宝说由打个呵欠。

“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任他人也无法强夺。”陆云对师夫极有信心，华山派算什么？终有一天袁刀门会爬到华山派的头上，到时看华山派还敢不敢撒野。

两人渐行渐远，谈话声越来越微弱。

他们的交谈让入侵的三人沉了脸，对易幻生的状况感到不甚乐观，甚

至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的身体够强健，必要时绝对可以扛人行走。”张屠夫拍拍胸膛揽下重责大任，大猪公他都能面不改色扛两只了，易幻生对他而言算是小意思。

“也只好如此了。”赵王爷赞同的颌首。

“走！我们跟在他们后头。”南阳子不忘方才陆云与陈宝说要在地牢去，正好可为他们带路。

赵王爷与张屠夫点点头，三人小心翼翼的跟在陆云与陈宝身后，因为他们的内力皆比两人高出许多，所以陆云与陈宝察觉不出他们的存在，而守夜的人见到陆云与陈宝，警戒心相对的降低不少，使他们更容易避免被发觉的潜在危机。

好不容易来到地牢，见陆云与陈宝步入地牢，外头无人看守，三人互使个眼色随后跟进。脚才刚跨入地牢的门槛便听见陆云与陈宝惊惶的叫嚷声，三人互看一眼，看来事情有了意外发展，他们屏气凝神仔细听个究竟。

“师弟！这是怎么回事？人呢？”陆云见原本该链在石墙上的人消失踪影，气得跳脚，厉声质问看守的钟信。

陈宝惊得倒抽口气，瞌睡虫顿时跑得无影无踪，脸色发绿地瞪目直视徒留的铁链。

“呜……呜……”钟信有口难言，咿咿喔喔地暗示师兄他被点了哑穴。

陆云见状解开哑穴，等钟信给他一个好解释。

哑穴虽解，但钟信仍因中了醉熏香而全身瘫软，该抖出小师妹来吗？钟信无声的问自己。

“怎么不说话？人是怎么看丢的？”陆云摆出大师兄的派头踢踢钟信的左腿。

“对啊！先前人不是还在吗？”想到可能受到的惩罚顿时让陈宝慌了手脚，他焦躁的想寻出蛛丝马迹来。该如何是好？师父交代他与大师兄负责看守，可是他们却把责任推给最小的师弟钟信，现下出了乱子，要怎么向师父交代？“会不会是华山派带走人？”陈宝情急的问，除华山派外没人知道易幻生落在袁刀门手上，所以华山派的嫌疑最大。

钟信有负所托，羞愧得不敢直视处于盛怒中的师兄们。

“是醉熏香的味道！”陆云灵敏的鼻子嗅出醉熏香特有的香味，浓眉紧蹙，醉熏香是袁刀门的特有迷药，长年放置于丹房中，师父甚至明令弟子不可随意带出使用，若不告而取之会以家法处置，究竟是谁那么大胆盗药？陆云于心底过滤一个个可疑的人选。

“是……是啊！”陈宝也嗅到了，不敢相信会有内贼。

“你一定知道是谁，若不想被师父以共犯之罪逐出师门，就老老实实说出那个人来。”想了半天仍想不出是谁，用问的最快，陆云不允许钟信有所隐瞒。“是……小师妹。”钟信痛苦的抖出袁翠袖，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好供出小师妹以求自保。

“什么？！怎么可能会有小师妹？”陆云不信的大叫，此事不像胆小如鼠的小师妹所会犯的，况且人是她抓到的，她怎会又反悔救人？但事实摆在眼前，教他们不得不相信。

在地牢外的三人有默契的相视，心底有了共识，既然人已被救出，他们就没理由再留在袁刀门，逃出生天的易幻生最有可能会上哪儿？答案呼之欲出，他们得快回府守候，以便在适当时机伸出援手。

“快！易幻生受了重伤一定逃不远，我们得趁华山派发现之前抓到他，陈宝，你去通知师傅，记住！别惊动华山派，我先带人出外寻找。”陆云一方面快速的下达命令，一方面往外奔去调动人马，他终于找到讨好师傅的方法，如果他能抓回背叛师门的小师妹与易幻生，说不定师傅在大喜之下会决定解除师妹与华山派的婚约，而选他为东床快婿。

袁崇武获知小女儿劫走易幻生后震怒不已，下令弟子们瞒过华山派的耳目，漏夜追缉，不论街头巷尾或羊肠小径皆不能放过，他不会让易幻生轻易的逃出他的手掌心，一个受了重伤的男人外加武功和头脑皆不济的女子能逃到哪儿去？能逃多久？被他们逮回是迟早的事。

教他吃惊的是作梦都想不到小女儿胆敢背叛他，他太大意了，凝神细思，他不得不怀疑抓到易幻生的陷阱真是翠袖设下的吗？若是她，怎会又反悔把人救出？越想越可疑，他准备叫大女儿进来问个清楚。

袁崇武开启门扇，叫唤声梗在喉间，愕然的望立在门前的岳掌门，心中对他深夜造访虽感到疑惑，仍笑脸相迎，不教岳掌门看出端倪来。

“岳掌门，怎么这么晚了还有兴致过来找老夫呢？”他虚伪的向岳掌门询问。

“有兴致的人恐怕不只老夫一人。”岳掌门捋须，似笑非笑地看袁崇武，怕是已看穿袁刀门的不寻常。“哈！哈！哈！是吗？”袁崇武心虚的干笑几声想打混过去。

但岳掌门容不得他，继续道：“老夫前来是想邀袁门主一道上地牢探望囚犯，不知袁门主意下如何？”“咱们明眼人不说暗话，相信囚犯逃跑一事岳掌门已知情，你我可以不用上地牢查证了。”老匹夫！袁崇武气得牙痒痒的在心底暗骂他的狡诈，明明交代弟子们不得泄漏口风，却仍教华山派知晓，连件小事都办不好，真不知养那群弟子有何用处。

“原来老夫所得的消息不假，既然如此，老夫定当义不容辞助你一臂之力，找寻到令千金与易幻生，只是颇教老夫感到疑惑的是，人不是令千金抓到的吗？为何她会中途变卦反而劫走囚犯？莫非是她对袁门主早有诸多不满？”袁翠袖的反叛招来岳掌门的讪笑，使得袁崇武脸上无光，直想与袁翠袖断绝父女关系。

“哈！哈！哈！袁门主莫气恼，老夫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小女娃的心思向来让人捉摸不定，等找到她再问她是怎么回事，说不定她是一时糊涂。”袁翠袖带走易幻生造就岳掌门捕抓易幻生的机会，他当然好心为袁翠袖说话。

死丫头！看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此刻袁崇武情愿不曾有过袁翠袖这个女儿。

“袁门主，请别担心令千金的安危，依老夫猜测她肯带走易幻生，便是对易幻生有情，姓易的岂会对她下毒手？况且我已派出弟子们帮忙找寻他们两人的踪影，相信要不了多久即会有好消息。”他下令弟子们不论用任何手段都要抢先一步找到易幻生，绝不能再让袁导言门得手。

岳掌门的每句话都踩袁崇武的痛处，让他怒气冲天，事实上他亦开始怀疑翠袖不会真对易幻生有情吧？不！他绝不允许，想他袁崇武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算是已准备断绝关系的女儿亦不许与易幻生有所关联，更何况钟情于姓易的，这教他往后拿什么脸去面对其它江湖人士？不成！他非想

法子杜绝这个可能性不可，必要时，他会痛下决心。

思及华山派的弟子加入搜寻，这样一来袁刀门抓到人的机会相对的减少不少，该是他亲自出马的时候了，有他出马胜算会大些。他以坚决的眼神望向岳掌门，无言的下挑战书。岳掌门意会的点点头道：“该是你我活动筋骨的时候了，对了！袁门主，老夫想先说清楚，谁先抓到人就归谁，我不想有人又翻脸不认帐。”“哼！这句话岳掌门该送给自己才是。”袁崇武撇撇嘴，不耻于岳掌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是吗？倒是咱们手下见真章，还有，如今令千金不识相地出面阻挠，刀剑无眼，要是‘不小心’伤了她，还望袁门主别介意。”讲好听点是不小心，其实他根本不在意袁翠袖的安危，他的目的在于活抓易幻生，至于袁翠袖的死活不关他的事，若被他杀死算她活该。

袁崇武看他良久，心下明了岳掌门的言下之意。假如翠袖‘不小心’死于岳掌门手中，也是她自找的，这个死丫头不求上进就算了，反正他对她本来就不抱任何期望，而今她竟然背叛袁刀门，救走易幻生那个大魔头，他就当作没这个女儿。

“那是她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袁翠袖的生死就此下定论，他狠心道。

“好个大义灭亲，佩服！”表面上征求袁崇武的同意，实际上岳掌门早就下定决心，就算袁崇武出面制止也改变不了他的初衷。

“换作是你，相信岳掌门会与老夫有相同的做法。”当利益与不得宠的女儿相较，当然是利益占得优势，他的良心已被眼前的短利所蒙蔽。

## 第五章

袁翠袖使出吃奶的力气半扛半拖易幻生来到极为隐密的小山洞口，由外观看来，只见树木茂盛蓊郁，根本看不出别有洞天的样子，她拨开枝头草丛推他入洞内，那洞容纳高大的易幻生后所剩的空隙不大，连供易幻生伸腿的空间都没有。

袁翠袖呐呐的看着他委屈的待在局促的洞穴中，她的想象与实际上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原以为这洞足以容纳两、三个大男人，结果只够一个大男人窝身。

“你先躲好，这儿有两瓶金创药、一些银两，还有你的绢扇我也为你带出来了。”她由怀中掏出一小袋银两，那是她仅有的财产，另外再奉上金创药与绢扇，嘴里道：“我去把足迹处理掉不让人发觉你的行踪后，不会再回来，你自己保重。”她以丰厚的枝叶盖住洞口不让人发觉。

易幻生苦笑看手中的碎银，作梦都没想到他会有落魄到用女人银两的一天，听闻她不再回来令他呼吸一紧，伸手拉住她离去的身子，在她讶异的看他时，才发觉自己居然不经大脑做出蠢事来，连忙放手以示撇清，他没想留下她。

“还有事吗？”她得快离开这附近，等她被师兄们发现，他们定会在附近搜寻他的踪影，不能让他被找到，所以她要离他远远的。

“你想回去通风报信吗？”明明不是这意思，为何开口时全走了样？他

懊恼的想打自己一掌。

“我没有。”她的眼饱含受伤的创痛。

“哼！你让人信任不得。”是啊！他怎能忘记她的背叛？不许忘！他不断的在脑中提醒自己她的背叛，不能不防。

“我回去是想向我爹赔罪，不想我小师哥因我而受责罚，我不会泄漏出你的藏身之处。”她的心仓皇不安，一方面为他的安危担心，另一方面为小师哥忧烦。

他究竟有没有良心？就算先前她真背叛了他，可是她也救出他来，不就证明了她的真心。为了救他，她回袁刀门后不知将受到何种责罚，他怎么还能怀疑她？“是吗？若他们对你严刑逼供呢？”他仍旧抱持怀疑的态度。

“严刑逼供亦无法从我的嘴里得知任何有关你的行踪之事，我的嘴会紧得像蚌壳一样，你不用担心。”她已有了心里准备，任何严刑拷打皆撼动不了她的决心。

“事情尚未发生，随你怎么说怎么是，我不能冒险，看来只好委屈你陪我走一程了。”他强拉她入洞。

“放开我！”袁翠袖没料到他会有力气拉她，洞穴的窄小使她全身紧贴他温热的胸膛，他的呼吸似乎挑逗的缠绕在耳际，教她羞得脸泛红潮，双手抵住他的胸膛想挣脱出他的箝制。

暖玉温香抱拥在怀，虽然怀中人儿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但凡正常的男人皆会有不可抗拒的反应产生，而他是正常的男人，僵直的下半身告诉他，他想要她！

哈！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尽管恨她恨得要命，久日不近女色的身体却诚实的反应出要她的讯息，这事若传出去肯定会笑掉众人的大牙。待危急解除后，他要上酒楼去住十天半个月好好发泄体内多余的精力，以免发生憾事。

“别乱动！”她的蠢动造成他更大的反应，需要不断的深呼吸才能勉强压制下来，才不会不顾一切地要了她，而压制欲望最好的方法就是骂她！尽量想些她惹人厌的特质后，对她就不会有兴趣了。

“我不能留下来，若让我爹知晓，他会认定我背叛了他。”不解人事的袁翠袖不明为何他会突然全身僵硬如石，只晓得她要离开。

“闭嘴！”该死！她的身子在洞穴中居然会如此芳香诱人，或许是他的身子太臭才会显示出她的芬芳，他的大脑为这淡雅的清香而迷乱。

“让我走，我说一不二……”袁翠袖试跟他说理。

可恶！他的脑子开始糊涂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中竟然可在脑海清楚的乎护出她那优美的唇形，拙败的由口中吐喃出一连串的诅咒打断袁翠袖的说明道理，易幻生低吼府头攫住诱惑他良久的樱唇。

两唇相触的刹那间，两人如遭电击般的浑身一颤，犹似掉了另一半的半圆般契合，唇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径自与之缠绵、放纵。

粗重的呼吸环绕于耳际，袁翠袖浑身发热，脑中一片空白，她无法解释为何会与易幻生罔顾礼教，只晓得他的唇似有魔力般带给她无穷的舒适与欢乐，她不想结束这美妙的一刻，希望时间就此停摆。

易幻生为自己如此贪恋她的唇感到不可思议，他纯粹的只是想尝鲜解欲而已，根本不想真心投入这一吻当中，可他却情不自禁的深陷下去，她的唇是如此柔软、如此芳香甜美，连世间最珍贵的果实都比不上，不该这样的！

她是他最痛恨的人，事情为何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两人的心思百转千折，双唇依旧紧寻对方的气息旋转跳跃，热烫的大掌不满足且焦躁的抚迷人的曲线，似想把她整个人揉进怀里珍藏，不教旁人小觑。洞穴内的温度越升越高，两人体内的欲望热度几近沸腾，粗重的喘息恍若攫取不够周遭的新鲜空气。

细微的脚步声打断情欲的迷障，易幻生警觉地松开与她紧贴的唇瓣，侧耳细听，果真有大批人马朝这儿而来。

尚搞不清楚状况的袁翠袖疑惑的用力喘息，不明白为何易幻生会突然推开她。

“有人来了。”他竖起食指要她噤声。

“糟！我得销毁足迹，不然会被他们发现的。”他的话如一桶冰水往她头上浇，顾不得双颊酡红，推开他想奔出。

“来不及了。”这时袁翠袖跑出去定会被发现，易幻生暗自运行内力，有股微弱气流回荡于丹田间，足以派上用场，他运功发出掌风往外推送，强风刮出，漫天风沙高扬半空再落地，先前遗留的足迹不见踪影。

因发尽全身内力，丹田顿时空虚不已，易幻生兀自喘气，冷汗直流，该死！他的内力恢复不过一成又消失全无，看来要恢复往日的水准又得耗些时日了。

“你没事吧？”黑暗中虽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可感受到掌下身子的虚软。

“嘘！”易幻生捂住她的嘴且不自觉的把她紧拥入怀，深怕微小的音量亦会引来高手查探。

他那不自觉的动作令袁翠袖身子僵了下，她已被他的反反复覆给弄糊涂了，究竟他对她是抱持怎样的心情？他不是恨她入骨吗？为何又要吻她、搂她呢？无声的轻叹口气，她顺从的偎入他怀中，倾听沉稳的心跳，她怕！好怕、好怕！不是怕被父亲抓回，而是怕她会倾心于他，若他对她无心该如何是好？继续跟他好吗？心只有一颗，不晓得伤害后能否恢复，就算能恢复，漫长的疗伤期又该如何度过？也许她该学聪明点，趁陷得不太深时及时抽脚以免后悔莫及。

一颗颗的汗水淌下，易幻生耳尖的听杂沓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右手握绢扇蓄势待发，虽然内力尽失，但绢扇内藏暗器，若不幸遭敌人发觉至少可以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不会坐以待毙。

“师父，足迹到了这里就没了。”陆云皱眉看身前的足印，确是一大一小不会有错，但师妹有能力把足迹湮灭得如此完美吗？他怀疑。

袁崇武看了好半晌仍瞧不出半点蛛丝马迹，难不成就任易幻生由他眼底逃走？！

岳掌门也观察良久，不相信以易幻生目前的情况可以逃到这么远甚至有能力销毁足印，他无言的要求袁崇武给他个解释。

袁崇武挣扎是否要吐实，说出去会落人笑柄，不说又怕招致岳掌门的不满，进而引发两派争斗，目前袁刀门羽翼未丰，不宜与华山派硬碰硬，况且前阵子为了易幻生已与岳掌门闹得不甚愉快，而红绡也与毛登端订了亲，往后见面的机会多得是，实不应再添加双方的嫌隙。万事以和为贵，这口气唯有暂且忍下来。

“据守丹房的弟子回报，丹房中醉熏香的解药绮锦膏被盗，想来易幻生已服下解药。”打死他也不会说出放在他房中、尚未研究出其中奥秘的绢扇一并被么女盗走，此刻的易幻生不如他们想象中的容易束手就擒。

“原来如此。”岳掌门当然知道药是被谁盗走的，不明白道出是在众人面前留点面子给袁崇武。

爹也来了！由他谈话的语气听不出情绪如何，对父亲的抱歉让袁翠袖焦虑不安的想起身，是易幻生强压她入怀，不然她早露出狐狸尾巴了。

“爹，依我看不如要大家在四周找找，他们逃不了多远的。”袁红绡如是建议，服下解药又如何？她不以为吃下解药的易幻生会马上回复所有功力，他们一定藏身于附近，说不定正看！

“没错！袁刀门众弟子听令，搜寻四周，一草一木皆不放过。”一语惊醒梦中人，袁崇武立刻下达命令。

“是！”所有弟子领命以弯刀扫草丛树木。

岳掌门亦下达相同命令，两位掌位者闭目静待，此时就看哪门哪派先找到人，若不是己方，定要出手干涉抢回猎物，即使会撕破脸亦在所不辞，易幻生对他们而言比双方情谊重要太多了。

袁红绡避开毛登端与陆云的纠缠，独自来到易幻生与袁翠袖藏身的洞口前，拔出腰际的双弯刀砍树木与杂草。易幻生发现她的接近，不敢放松地提高警戒，这女人太精明了，有个风吹草动绝瞒不了她。

是姐姐！袁翠袖紧张的屏气凝神，鸵鸟心态的闭上眼不看站在外头的袁红绡。

“红绡，你怎会一个人在这儿？太危险了！让我陪你一块儿吧。”毛登端发现了她随即赶到她身畔讨好她。

“有没有危险皆不关你的事！离我远一点。”袁红绡以冰冷的眼神瞪视他，希望他能识相点离开，但有的人脸皮硬是厚得很，对她的白眼与驱赶视而不见，仍大献殷勤。

“红绡，你美得有如天上的仙子，我真想早点拥有你。”毛登端露骨的吐露对她的爱慕，看她是种享受，美丽的脸庞令他荡神驰，几乎把持不住地拥她入怀。

“没有男人能够拥有我。”心高气傲的她岂会轻易臣服于人。

“呵！呵！呵！红绡，难道你忘了岳父大人与我师父已为我俩订下婚约，我怎么不能够拥有你？”他并不把她的话当真，当她是在吊他胃口，不以为意的低笑几声。

笨蛋！熟知袁红绡个性的袁翠袖为毛登端的愚蠢感到惋惜，难怪姐姐对他看不上眼。

若不是处于紧张时刻，易幻生会笑出来，天！毛登端是个不怎么聪明的人，否则怎会听不出袁红绡是跟他说真的，不是跟他在闹玩。唉！笨是无药可救，毛登端注定要蠢一辈子。对了！不是还有个爱慕袁红绡的男子吗？跑哪儿去了，怎不见踪影？陆云此刻顾不得护住宝贝师妹，他急找到易幻生和袁翠袖以讨师父欢心。

袁红绡对他的自大摇摇头，与其要她嫁给他不如杀了她还比较痛快。不！她不会嫁给他。

毛登端贼头贼脑地觑望四周，见四下无人，美人又近在咫尺，于是动了偷香的念头，蛮横的双手伸出要搂她亲吻，手尚未碰触到袁红绡的双臂，一对弯刀已抢先架在他的脖子上，吓得他张目结舌，唐突佳人的邪念尽消，大气不敢喘一下，深怕不小心会划出刀口子来。

“你最好给我放规矩点，否则我不是削去你的脑袋瓜便是让你进宫当

差。”袁红绡抛下狠话，无心再与他站同一处，放弃这个地方转而往其它地方搜查。

待双弯刀离开了颈子毛登端才松口气，为制服袁红绡而气得脸红脖子粗，这女人不如他想象中好驯服，简直是辣得呛人，居然想让他毛家绝子绝孙，她够狠！现在还没娶过门暂时先让她嚣张，待她过门后，他会教她晓得什么叫以夫为天！

骂了一长串不堪入耳的字眼，毛登端摸摸鼻子转往与袁红绡相反的方向行去。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要成大事就不能成日沉浸于儿女私情当中，陆云卖力的找寻易幻生，他不能输给了对方。

待袁红绡与毛登端完全离开，袁翠袖发现她全身紧张得虚脱了，好可怕！方才是生死一瞬间，稍有差池就得向鬼门关报到。

易幻生长长的吐了口气，总算是走人了，若他们再待下去，他大概会憋不住满腔笑意而跳出来大肆嘲笑毛登端。

现在只能耐心等待袁刀门与华山派搜完整整个山头，放弃这条路线另寻他路，他们才能离开这能坐不能卧、不甚舒服的小山洞。

自袁刀门与华山派的人出现后，时间仿佛停止流转走动，漫漫长夜变得难熬，两人战战兢兢、屏气凝神，透过树叶细缝看不断来来去去的人群，在他们靠近时连眼都不敢眨一下，待离去后才能吐出胸口的郁闷，如此反复折腾，到下半夜他们已筋疲力尽。

易幻生因身上的伤势，疲累不堪的闭目养神，紧握绢扇的手渐渐松脱，能撑到此时已达极限，好久不曾睡过一场好觉，他想好好的休息一下，沉重的脑袋不住的点动，一会儿工夫便陪周公下棋去也。

袁翠袖机灵的察觉他的异状，双手赶忙环住他的身躯，使他的头颅安稳的靠在她的颈窝边，整个背部改靠在岩壁上作为支撑，以防他睡昏头不小心跌出去。

外头晃动的灯光让她看清他脸上的倦容，他累了！袁翠袖心疼他的疲惫，体贴的不移动身子让他安然入睡。她怀中抱的是父亲视为寇仇的易幻生，耳边所闻尽是师兄们大声嚷嚷要抓袁刀门的叛徒。她心知肚明师兄们不再把她当师妹看待，但父亲呢？父亲应当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生气，但不会无情的与她断绝关系，不会的！父亲对她应还存有父女之情。她自欺欺人的想。

找了大半夜却毫无斩获让袁崇武气黑了脸，怎么袁刀门尽出些酒囊饭袋，连两个人都找不着，往后还有什么本领在江湖上混？！

岳掌门的脸色亦好看不到哪里去，那两个人不可能平空消失，究竟是遗漏了哪个地方没找？他抓破头也想不透。

天将大白，却仍不见人踪，袁崇武气得甩袖离开，命令弟子留下来继续找，没找到就不许回袁刀门。

岳掌门亦下达同样的命令，哼！此时整个山头已布下天罗地网，只要易幻生与袁翠袖还逗留在此，就不信会抓不到他们。

袁崇武与岳掌门先后离去让弟子们有了喘息的机会，地位较高的命令其它人继续找，自个儿则是坐在大树下纳凉休憩。

他们的松懈虽不能让躲在洞里的易幻生与袁翠袖逃脱，至少让袁翠袖心情放松不少，而易幻生得以好眠。



袁刀门、华山派的弟子们连续数日守住山头，静待他们自动投降，但易幻生忍性坚强，说不出去就不出去，经过休息，他的精神恢复不少，可是要求他与几百人打斗还是太勉强了，所以他与袁翠袖只能待在山洞中等他们退守。

饥饿时，外头的人吃香喷喷、滑嫩的烤鸡，他们唯有嚼苦涩的树叶充饥。在摘取的时候还得小心不可摘太多，免得自曝行踪，待在山洞内最苦的是没水解渴，全身所需的水分只靠树叶提供是勉强了点，但有啥办法？只能继续地熬下去。

“你大师兄手中的烤鸡火候拿捏恰当，看来是挺不赖的，他是不是对烤鸡很拿手？”眼睛看香味四溢的烤鸡，手里拿难吃的树叶，易幻生吞吞口水问道。“嗯！姐姐喜欢吃烤鸡，所以大师兄打小便练就一手烤鸡的好功夫。”嚼了一口苦涩的树叶，袁翠袖皱拧眉头忍住吐出的冲动。这树叶还不是普通的难吃，不吃闹胃疼，吃了会反胃。唉！她只能择其一。

“由此可证光凭烤鸡是无法赢得美人芳心的。”他有感而发，因所有人离他们甚远，所以不怕谈话声会传入他人耳中。

“对啊！姐姐吃遍天下烤鸡就是不吃大师兄烤的。”看得出袁红绡的拒绝相当彻底。

“依你猜他们还会守多久？”易幻生转移话题，旁人的儿女私情不关他的事，肚皮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已在山洞中窝了三天两夜，每餐皆以树叶打发，吃都吃怕了，他好想快些离开上大街，好好犒赏委屈已久的肠胃。

“不晓得！大师兄一向没啥耐性，我猜他现在是碍于我爹的命令不能走开，不然以他的个性早离开了。”她的好性子亦被磨光了，好想快快乐乐、舒舒服服的泡在水中尽情欢畅，无水方知有水的幸福。

“照你这么说来，大概快了。”幸好，再要他熬上十天半个月还不如杀了他，易幻生兀自庆幸。

“也许吧！”耸耸肩，袁翠袖再咬下一口树叶咀嚼。

“你好象很喜欢吃这种树叶。”他纳闷的看她似吃得津津有味，否则怎会一片接一片，嘴巴动个不停。

袁翠袖停下嘴部运动，他以为她是毛虫转世吗？“我是因为饥肠辘辘，又没有其它东西可充饥，只好猛吃树叶，你以为我想吗？”有谁会喜欢吃这烂树叶？又不是脑子不正常。

“哟！你改变不少嘛！我记得你前不久还支支吾吾的语意不清，活像个小媳妇，怎么现在改变这么大？”易幻生惊讶的看她，似发现不可思议之事，进而对她另眼看待。

“我……我……”经他一提，袁翠袖脸红似朝霞，又恢复羞怯的本性，是啊！

何时她变得直言无讳来着？“是了！我忘了先前的小媳妇模样皆是伪装，原谅我的忘性。”拍拍额际，易幻生重拾对他的误解。

她讶然的抬头看他，两人相处数日，他仍不相信她的为人，她又能说什么？随他去吧！

易幻生晓得他破坏了原本和谐的气氛，脑际忽又浮现当日拥吻她的情景，该死！

那天他是着了什么魔？居然会吻她！希望他别自作多情地误以为他对她有意，不成！

他得对她说明白。

他轻咳几声清清喉咙道：“那日我会吻你纯属意外，你别误会。”他不承认当时的自己深受她吸引，恨不得当场把她变为他的人，他宁愿把它想成只是一椿意外。

“我明白！”她尽量不露出受伤的表情，反正她习惯了，不打紧！她连最起码的容貌都搬不上台面，以易幻生的条件怎么可能对她动心？她是痴心妄想，要小心的把爱慕之情收起来不教他发觉，否则她会更加难堪。

“对了！你的伤口到现在都还没上药，要不要上点金创药？”为了避免双方的尴尬，她特地找出扔在一旁的金创药递给他，双眸不敢接触到他的眼，怕会泄漏秘密。

可以确定他伤到她了！易幻生想安慰她却里足不前，只好佯装未曾察觉，木然的接过她递来的金创药。

袁翠袖转身回避，给予他私人的空间，望她瘦小的背影，他竟生出想搂抱她、安慰她的念头，易幻生用力甩头藉以甩去这种念头，并在心底告诫自己不可重蹈覆辙，他粗鲁的拨开衣衫，在众多伤口上施撒金创药。

“过一阵子你就可重获自由，不必再与我绑在一块儿。”他试找些能让她愉快的话题，可是话一出口，他才发现他不喜欢她将离他远去的这个话题，可恶！他究竟在留恋些什么？她的姿色平庸、身段又不丰满，总而言之是乏善可陈，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他再三挂记心头，甚至对那柔软的红唇念念不忘。

“对啊！”她顺他的话答道，经过这场风波，她已无名节可言，她不认为父亲会肯让她继续留在袁刀门里，或许会把她送进尼姑庵永伴青灯，以洗刷她为家人带来的耻辱。

她的回答引来短暂的沉默，空气顿时沉闷得教人几乎窒息。

“是你让我服下解药的吧？近日我发觉我的丹田沉稳不少。”不习惯静默的易幻生再找话题，心底很感激她，但是想到他会中了醉熏香全拜她所赐，便收回到口的感谢。

微微颌首默不作声，她有习惯性的缩回自己安全的巢穴。

“怎么不说话？我药上好了，你可以转身。”由于她背对他，以致他无法看清她脸上的表情，所以他不晓得她的情绪为何。

袁翠袖转过身来仍低垂头，不看他是不想让自己陷得更深，既然他对她无心，她何苦强求一段不可能的感情。

“我在问你怎么不说话。”易幻生不许旁人忽视他，略扬高声重复。

“我们已经好几日没喝过半滴水了，我想不说话可以让口舌湿润些。”她找了个蹩脚的理由。

“你干脆一辈子不开口，永保口舌湿润。”她的敷衍让他动怒，索性背过身不看她以免看了更气。

“也好！”他的厌恶让她失了魂，连说了什么都无自觉。

易幻生气得想痛揍她一顿，看能不能打回她的自信与主见，她竟然在他眼前由一个有勇气与信心的女人变成缩头乌龟，她是存心要气死他吗？外头的天气如同两人阴郁的心情。乌云蔽日，狂风卷起满地沙尘，跟豆粒般大的雨淅沥落下，有节奏的敲打枝叶。

大雨骤下，惹得守在山头的袁刀门、华山派弟子咒声连连，苦守多日，连个人影都没瞧见，反而沦为落汤鸡。

陆云狂怒的扔下手中啃了一半的烤鸡，抬手拭去由额际不断淌下的雨珠，多日的等候把他的耐性消磨待尽，他几乎可确定小师妹与易幻生早远走高飞，遗留下的足迹不过是故布迷阵。“大师兄，你看我们要不要再守下去？”陈宝想退守，碍于陆云是大师兄，只好请示他。

“咱们退！留下几名师弟看守即可。”再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不如另谋他法抓易幻生会来得快些，守株待兔的方法实在不足采用。

毛登端同样的守不下去，下达与陆云相同的命令，两方人马一道撤离，整座山头只剩入门不久、不敢违抗命令的新弟子。

“这场大雨，足以让你喝到饱。”易幻生嘲讽道，袁刀门与华山派撤走大批人马，但雨势太大，他们亦无法离开，只好窝囊的继续留在山中，静待雨过天晴。

没听见她细如蚊蚋的回答声，易幻生好奇的转头看，原来她早已贪婪的以树叶当容器盛雨水狂饮。

望她得到舒解的表情，他不开心的沉了脸，自私的女人！喝水之前不会问问他要不要喝吗？他可是受伤的人，不像她无病无痛，手脚灵活。

他心情郁闷地自己动手汲取些许甘霖解久旱的双唇，不敢奢望袁翠袖会发现他的需求，冰凉的雨水浸濡口腔，滑过干枯的喉头直达脾胃，他满足的闭上双眸品尝渴望已久的幸福，他的欲望需求越来越小，唾手可得的雨水便可让他感动得差点涕泪纵横，这都是被袁刀门、华山派所磨练出来的。

越喝越舒畅，两人如孩童般快乐的抢喝从天而降的甘霖，滂沱大雨阻绝住欢笑声，教旁人无从察觉他们的存在。

## 第六章

大雨是解决了他们的生理需求，却也为他们带来困扰。夜幕低垂，雨势未曾稍减，被命令留守的人早因抵挡不住大雨冲击，聪明的躲到他处避雨。

夜深风大，浓厚的枝叶挡不住强风吹袭，一阵阵吹入山洞内，教人寒毛竖起、直打哆嗦，所幸山洞所处的地势较高，雨水才没倒灌进来。

袁翠袖冷得呵着气为双掌取暖，许久没听到易幻生的声音，他刚才不是很高兴吗？怎会一下子安静无声，差点让人忘了他的存在。

“今夜挺冷的。”她试着挑起话题。

“还好！”易幻生简洁地回答。

过于简洁的回答引发她的疑惑，这不像他，他的话一向不少，是冷得不想开口吗？碍于洞内过于黑暗无法看清他的表情，亦无法得知他的状况，她有些担心。

“你没事吧？”她试探的问。

“当然没事！你怎会以为我有事？”易幻生干笑几声，藉以显示他不论身体状况或精神状况皆处于最佳状况。

“不过是猜测罢了，你别介意。”他大概没事，不然早冷嘲热讽了。

易幻生又呵呵笑了几声，事实上他一点都不好，骨子里是冷得要命，可全身上下却泛着高温，牙齿咯咯作响，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发烧了。

他的笑声有点怪，袁翠袖无法抑制层层上涌的忧虑，当她多管闲事好了，她非再确定他没事不可。

“你觉不觉得你今夜话少许多？”“我不是多话的男人。”开玩笑，他惜字如金哪！

是吗？可能是因为师兄们不太爱跟她交谈，所以她才会觉得他多话。不过他的话真的不少，连骂人的话都比别人要来得多，像她就常被骂得无地自容、百口莫辩。

“你不要感到怀疑，我是遇到你之后才变得多话。”仿佛感受到她的疑惑，他身体打个冷颤道。

“就像我遇到你之后才衍生勇气与自信一样。”她喃喃自语，说给自己听。“你说什么？！”再打个冷颤，他为了移转注意力而扬声问。

“没什么。”易幻生提起丹田试着运内力驱赶由内部引发的寒气，可惜火候不够，白费力气。

如星光闪烁的黑眸无奈的望着暴雨，这场雨要下到几时才肯罢休？他的脑子开始昏沉不管用，可以想见过不了多久就会陷入昏睡当中，他衷心期望当他醒来时大雨已停歇，他受够了！老天爷未免太厚爱他，才会降临许多大任来考验他。

厚重的眼皮往下掉，耳边依稀可听闻袁翠袖喃喃咕咕，不知在说些什么，颇具催眠效果，易幻生颈子用力一点，他被高烧征服了。

“喂！喂！易大侠？易大侠？你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袁翠袖无聊的跟他聊天却得不到他的响应，心下疑惑他难不成是睡着了？可是今夜这么冷，他怎么还睡得着？没问题吧？她冰冷的心手推推他的身子，没想到他不是拨开她的手，而是整个身子往她身上压，她惊叫一声，随即被他热烫的体温吓了一跳，不用探向他的额际便可知道他发烧了，他全身的热度烫得吓人，怎会这样？她忧烦的由他身下钻出，撕下半边衣袖以雨水浸湿，覆在他的额际为他降温，如此反复毫无怨言。

他不仅是她遇过最多话的男人，亦是最奇怪的男人，明明发着高烧为何不告诉她？或许她是笨了点，但起码晓得如何照顾高烧的病人啊！

看不见他的脸，她以纤纤玉指轻轻划过他的脸庞，他长得十分好看，斯文俊秀，难怪他的名号唤作冷面书生，江湖上应当有许多姑娘心怡于他，不知他是否已有心上人？喜爱他的念头唤醒她那日与他拥吻的回忆，那回忆好美、好美，好想再回味一次，但他是不会再吻她了，不知她可不可以趁他昏迷时偷吻他一下？四下无人，他又失去意识，天地间除了她之外，绝无第二人会晓得，不如就让她任性一次吧！

鼓起勇气，下定决心闭上眼，樱唇轻贴上他冰凉的唇瓣——目的达成后，她心跳如擂鼓，有些不敢置信却欣喜异常，食指点住方才与他紧贴的唇瓣，这属于她私人的秘密，将一生藏于心底当成永久的回忆。不好！差点忘了帮他换下覆于额际、不再冰凉的半截衣袖，袁翠袖再以雨水浸湿为他降温，不到半盏茶的工夫便听见他痛苦的呓语。

附耳细听，一句句“好冷”传来，她为难的望着昏迷的他，手边没有能让他取暖的工具，该如何是好？探向他的体温，仍是高热吓人，可手下的身躯打着寒颤是不争的事实，无计可施之下，袁翠袖只好以身躯为他取暖，清瘦的娇躯怯怯的搂住精壮的躯体，头枕在他的颈窝边。渴望温暖的身躯触到发热源后双掌自动搂紧她，把她当珍宝似的簇拥在怀中，两人拥抱的姿

势恍若一对恩爱非常的交颈鸳鸯。

过了中夜，精壮的身躯不再需要热源，推她离身直嚷着热，袁翠袖不敢贪恋地赶忙离开，以雨水冷敷火热的躯体，冰凉的雨水让他舒服的停下挥动的四肢，眉头舒展，面色平缓，再进入更深沉的梦乡。

见他睡得安稳，她心中的大石总算落地，温柔的适时为他替换变得温热的衣袖。

对于今夜发生的事，明日一早他醒来恐怕会不复记忆；那又何妨，能为心爱的人付出是快乐幸福的，不管对方知不知道。

到了下半夜他又喊冷，袁翠袖再以身躯为他祛寒。他一整夜忽冷忽热，累得袁翠袖折腾不已，可她并不叫苦，始终适时的伸出温暖的双手为他舒缓生理上的苦痛。

天将大白，旭日东升，新的一天来到，易幻生的病况也稳定下来，总算让她松了口气。

风伟豪留下身怀六甲的娇妻，快马加鞭、风尘仆仆先赶往袁刀门救人，扑了个空再转向王爷府，料想赵王爷一行人预测他赶不上救人的时机，必定先行抢救出易幻生回王爷府。

他一路上没停歇休憩，匆匆来到王爷府要管事通报，进了大厅接过侍女的奉茶这才让干渴的唇舌获得舒解。他不以为野心勃勃的岳掌门与袁崇武会善待易幻生，可是小小的肉体伤害折损不了易幻生骄傲的精神。

赵王爷、南阳子与张屠夫三人一同出来会见风伟豪，他们三人在王府里守候多日，一直没见到易幻生，教他们放弃乐观的想法而忧心忡忡。

“易幻生该不会是伤重得下不了床吧？”见不着易幻生的踪影，风伟豪如是想。赵王爷、南阳子和张屠夫面面相觑，他们根本不知道易幻生人在哪儿，难道他不晓得大伙皆挂念他的安危吗？“易幻生人不在王府，事实上有人早我们一步救走他。”南阳子充当发言人。

“谁？”风伟豪剑眉挑起，易幻生何时交了他所不识的朋友？“袁翠袖。”张屠夫抢答。

“听起来像是个女人。”姓袁？该不会与袁刀门有所关联吧？“就是个女人。”赵王爷点头道。自古红颜祸水，易幻生正是被祸水害得差点死无葬身之地，所幸祸水有点良心救出他来，否则他必将袁刀门满门拿下，以消心头之怒。

“有什么是我该知道而不知道的？”风伟豪虚心求教。

南阳子把来龙去脉对他陈述一遍，包括袁翠袖设计陷害易幻生被擒一事，风伟豪听完后对未曾谋面的袁翠袖印象大变。

“那女人的心思未免过于歹毒，可是她为何又临时改变主意？”风伟豪想不透她怎会中途改变心意。

“谁晓得？连袁刀门的人都猜不透。”张屠夫摆摆手，女人心海底针，男人永远猜不着女人下一步会怎么做。

“也许她爱上易幻生，才会救出他想与之共结连理。”赵王爷说出他认为最有可能的答案。

“凭她？！哼！”南阳子嗤之以鼻。“外头多得是爱慕易幻生的女子，他哪会没眼光的挑上毒妇，又不是想不开。”“说得好。”张屠夫难得赞同南阳子的见解，抚掌大笑。

“他们已逃出多日，这期间亦不曾听闻袁刀门或是华山派的人找到他们，究竟他们人在何方？”在未知易幻生伤势的情况下，风伟豪担心易幻生在逃途中会发生不测。

“连我暗中派出查询的探子也无功而返，而我们却只能愣愣的守在王府中，像个废人似的不知该从何着手。”赵王爷挫败的用力捶打身畔的小茶几，小茶几当下被捶成两半，惨兮兮的倒在大厅中，近日来赵王爷破坏不少府中的器物，这已数不清是第几件了。

“据说袁崇武冷血的下达格杀令，若发现袁翠袖阻碍了众人的行动，就杀了她！”

他那人为了达目的是不择手段，我又听说袁翠袖不得他的宠爱，可是因此牺牲她未免太无情了。”张屠夫说出他所获得的内情。

风伟豪愣了愣，无法消化张屠夫给予的消息，当年他的妻子小产产下胎死腹中的长子，他们夫妻俩是痛不欲生，尤其是他的爱妻更是日夜以泪洗面，两人哀悼长子的伤痛直到妻子又怀有身孕才平复，所以他无法相信有人会狠心的不顾亲生骨肉的生死。

张屠夫见他无意间挑动风伟豪的伤处，歉疚的搔搔头，不知如何道出他的歉意。

霎时整个大厅尴尬的沉默了好半晌，另外三人都不知是该安慰风伟豪别想太多还是假装没事发生。

“我没事，只是感到震惊，我有件事要对你们说，再过三个多月我就要当爹了！”风伟豪化解众人的尴尬，往事已矣，没必要终日沉浸在苦痛当中。

“恭喜！”赵王爷、南阳子与张屠夫三人喜悦的向他道贺。

风伟豪微笑地接受三人的祝贺。

“好小子，你可真会保密啊！”张屠夫豪爽的拍打风伟豪的肩头。

“先搁下念奴有孕一事，还有更重要的事等我们处理。”风伟豪适时打断欢乐的气氛，一日不找到易幻生，他便一日不能安心。

“是啊！现在该怎么办？”任凭南阳子想破头也想不出易幻生到底躲哪儿去。

风伟豪想了想，道出最周全的办法。“现在我们各自回到自己家中，一方面防止易幻生上门却找不到人，另一方面可运用我们身边的人力出动找他。”为免易幻生扑空，他们实不宜在王府中久留。

“有道理。”赵王爷赞同的直点头。

“同意。”南阳子与张屠夫异口同声。

“好！咱们就这么说定，谁有了易幻生的消息务必通知其它三人。”风伟豪决定立刻赶回折剑山庄调派人马。

在场除了赵王爷外，其余三皆整装回府守株待兔。

炙热的骄阳与和煦的春风唤醒易幻生，四肢百骸无一处不疲累的睁开沉重的眼皮，困惑的看了看四周，噩梦未醒，他仍身处地狱。

咕噜、咕噜叫的肚皮提醒他该进食了，百般无奈的望着覆住洞口的树叶，可怜的他，经过昨夜风雨肆虐后，竟然还得以树叶里腹，老实说他已经吃腻了，如果只能吃树叶充饥的话，为何老天爷不让洞口长上其它树木好让他换换口味？人虽是饿到了极点，但他的嗅觉可灵敏得很，外头传来阵阵烤肉香，熏得他口水直流，巴不得冲出去抢来吃，可惜外头有华山派与袁刀门

的弟子驻守。可恶！这时他不再以嗅觉灵敏自豪，如果他的嗅觉迟顿些就不会闻些美味来折磨肠胃了。

抱怨归抱怨，光闻着外头的香味他竟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够可笑了！也许他可以闭上眼抓些树叶来啃，佯装是啃着美味、多汁的山鸡。

属于行动派的他马上摘了片叶子放进嘴里咀嚼，幻想此刻口中吃的是鲜嫩的山鸡而不是苦涩的烂树叶。呸！呸！饶是他的想象力多丰富，嘴里的树叶也不会变成山鸡肉，他吐出干涩的树叶，打碎幻梦。

正待唤袁翠袖与她抬杠打发时间才发现她竟已不见踪影，该不会是跑了吧？想到这个可能性，当下让他诅咒连篇。就知道那女人信不得，瞧！趁他昨夜睡得不省人事时跑掉了，他是否该庆幸那女人不是恨他入骨，没在临走前拿弯刀在他身上划几刀以兹纪念。

“咦！你醒了，正好可以出来吃点野味。”袁翠袖忙了一夜，到了天大白时再也睡不着，心想不如出去偷看师兄们离开了没，结果到了外头根本不见人影。

师兄们一定是断言他们早已不在此地，借着昨日的大雷雨回去通报进展，看能不能别再守在这荒山野岭中，她猜就算爹执意要师兄们回守这儿，一时半刻间师兄们也不会马上赶过来，不如出外打野味好犒赏委屈多日的肠胃，更何况易幻生大病初愈，怎能要他再吃树叶里腹呢？所以她带着弯刀遍寻山野，终于发现一只山鸡在草丛内窜跑，或许她的武功对旁人来说是三脚猫，但对一只山鸡已绰绰有余，猎了山鸡到水边洗净后，便架着阴干的木头升火烧烤，不一会儿工夫便烤得金黄、香味四溢，教她看了食指大动，差点忘了易幻生的存在而把整只山鸡吃光，幸好及时想起他来。

“你没走？”易幻生瞪大眼惊讶的看着她，他以为她离开了，没想到她竟会留下来，这令他心底有丝窃喜，可他硬是故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袁翠袖摸着自个儿的鼻子笑笑，他怎会以为她走了？真要离开也会等他伤势痊愈。

“喂！别管那么多，先出来祭祭咱们的五脏庙吧。”原来在外头烤野味的人是她，不是袁刀门的人，易幻生毫不犹豫的跟她出去，瞧见金黄香喷喷的山鸡，立即不客气的由架上拿起，先撕了两只腿给袁翠袖后，再豪气的放在嘴里啃咬。

太……美味了！他从未吃过如此可口的山鸡，多日未进食的他如秋风扫落叶般快速的把一整只鸡解决掉，吃完山鸡后，他的精神与体力恢复不少，昨日头重脚轻的情景不复存在，可是光一只山鸡仍填不饱他干扁的肚皮，他动着脑筋想还有什么可以吃的，也许他可以仗着此时精神不错去猎些食物回来。

“泥……腰桑……拿儿去？”袁翠袖刚啃完一只腿肉，意犹未尽的舔舔手指，再进攻第二只腿时含糊不清地问。

摊在大太阳底下，他这才发觉袁翠袖蓬头垢面，活像粗野的村妇，甚至还少了一截衣袖，不！连粗野的村妇都比她好，她简直像是由深山中跑出来的野人！

易幻生光是苛刻的评判她的外表，丝毫没察觉他比她好不到哪儿去，两人是半斤八两，大哥别笑二哥了。“我要去打些野味回来。”肚皮饿得厉害，他试着忽略她凌乱的外表，捺着性子跟她解释。

“我去好了！你的身体刚好，不适合太劳累。”袁翠袖匆匆的啃光另一只

腿，由地上跳起，毛遂自荐。

“你去？！不必了，我去会比较好些。”刻板印象认定由她去，恐怕会饿死，所以易幻生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可是你刚刚吃的山鸡就是我猎到的啊！”她并非一无是处。

那是侥幸！易幻生硬是把到口的话吞下。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华山派与袁刀门的人随时会回来，他可不想再过着吃树叶填肚子的日子，不如边走边猎，也好作为路上所需的粮食。

“东西收一收，咱们起程离开。”“哦。”她没意见的点头，顺从的到山洞里拿出银两与金创药。

“好了？！”她的迅速教易幻生有些讶异，他以为她会磨磨蹭蹭地拖延时间。

“是啊！没啥东西好收拾。”她把银两与金创药交到他手中。

“银两你留着。”易幻生把银两推回给她，除非必要，否则他不会用她的银两。

袁翠袖见他坚持，不好强要他收下，乖乖的收好银两以备不时之需。

见她准备妥当，易幻生率先潇洒的挥一挥衣袖迈步离开，而袁翠袖则是紧跟在他后头。

艳阳越来越炙热，汗珠如雨下，易幻生喘着气挥开额际的汗水，他快被烤焦了，得先找到水源处好好泡一泡，顺道洗涤伤口。是了！他的伤口至今尚未清洗过，恐怕是又臭又脏，如此的伤口任凭抹上仙丹妙药也发挥不了效用，不如不抹。

当易幻生的小跟屁虫让袁翠袖累得叫不出苦来，昨晚一夜无眠再加上今晨猎鸡烤鸡，早让她体力透支，还以为易幻生经过昨夜高烧肆虐会想多休息一会儿，作梦都没想到他的体力恢复快速，甭说是走了，可能连飞檐走壁对他来说都是轻而易举。

袁翠袖以手背拭去颊边的汗水，想要休息却不好意思说出口，活该她要受罪，可是走了两三个时辰，难道他不累吗？不想休息喝口水吗？说到水，就想到他们走得太匆忙，连最基本的水都没带，天！她已吃尽无水的苦头，现下又要重新体会无水之苦，当真教她欲哭无泪。

“我已听到流水声，待会儿可以好好的清洗。”易幻生开心地说。

“太……好了。”她高兴得差点欢呼出声，可惜筋疲力竭让她无法充分表达出内心的喜悦。

易幻生领着她穿越重重树林、草丛，找到隐秘的泉水。

恍若人间仙境，泉流淙淙，还有在枝头跳跃歌唱的朱雀与翩翩飞舞的彩蝶，让袁翠袖误以为不小心走到了仙境，她不信的捏捏双颊，直到疼痛传到大脑才相信是事实，不是幻觉。

易幻生没她想的那么多，见到有水，顾不得她在场，马上动手脱下外袍衣裤鞋袜，准备舒服畅快的洗个澡。啧！他的身上居然还留有干涸的蜜糖汁液，蚂蚁毫不客气的品尝他壮硕的身躯，难怪一路上他会觉得痒痒、痛痛的，原来全是小蚂蚁在作怪。

“啊！你怎会……”赞叹之后，袁翠袖眼光一转就看见光溜溜的易幻生，羞死人了！

霎时双颊嫣红。非礼勿视！她赶忙转过身，不让易幻生以为她贪恋他矫健的身体。



方才那一瞥，她似乎瞧见他身上除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胸膛还有个已焦黑的烙印，刺目的教她红了眼眶，如今说再多的抱歉也于事无补。

“什么叫？你又不是没看过。”被绑在地牢中的他身上除了穿条裤子外，别无可体的衣物，她已看过许多次，现下才来惊叫未免大惊小怪；更何况他的重要部位覆盖在泉水之下，她的眼力岂有好到能看清？！

“我……我没有……我不是……”她口吃的不知如何辩白，她是见过他裸露的上半身，可那是非常时期，怎能一般而论。易幻生没空闲去理会她的言之无物，立于泉水冲击处洗刷身体，上上下下洗得十分彻底，仿佛要把多日来屯积的污垢一并去除。胸膛上大大小小的伤痕，伤愈后免不了会留下疤痕，然他一个大男人倒也不用费心去在乎美丑问题。

“你要不要一块儿下来洗？”他大方的邀请她，纯粹是看她比在泥浆里打滚过的猪还脏，好心地建议，没其它企图。

他的好心邀请让她吃惊到不小心咬到舌头，痛得她以小手搥风以减轻痛楚，脑子却不争气的想着旖旎浪漫的画面。不成！她太不知羞耻了。袁翠袖以着拳头敲打脑袋，试着打掉令人脸红心跳的书面。男未婚，女未嫁，光是同行就足以落人口实，若是共浴教人撞见，谁会相信她与他真的没有暧昧情事发生。

见她不回答，他眉头紧锁，颇为不满的认定她不爱干净，完全没想到她所顾虑的。

要他跟个脏兮兮的女人同行怎成？他不被熏昏才怪，他非想办法要她净身不可。

脚边游过几尾肥鱼，易幻生心下大喜，以掌风震向鱼身，整条鱼被他的内力震得飞起落在在一旁的大石上，等待他处置。利眸又瞥见多尾鱼追逐嬉戏，他连发掌风震鱼，转眼间大石上躺着数尾鲜鱼，足以填饱两人的肚皮了，易幻生喜悦的露齿而笑。

树枝上挂着湿淋淋的外袍，易幻生穿上洗过未干的裤子，洗过澡后整个人清爽不已，浑身不再散发恶臭，金创药也好抹在伤口上了。

“你真的不想去洗澡？”他考虑着是否要诉诸武力。

“你洗好了，我没关系。”天知道她有多渴望痛痛快快的洗个澡，但碍于易幻生在场，她不好在他面前宽衣解带，只得作罢。

“我已经洗好了，我先警告你，你不洗澡就不许吃鱼，我可不想把鱼浪费在一个肮脏的小鬼身上。”先以食物诱惑她洗澡，诉诸武力的念头往后挪，等没办法时再使出也不迟。

“我……我……”虽听他说已洗好澡，袁翠袖仍严守分际，不敢转头。她支支吾吾的撕着树叶，说不出她的窘迫。

“你到底还要穿著那件破衣服多久？”他已经看不下去了，姑娘家穿著破衣在街上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若你再不肯自己下水洗澡的话，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亲自‘请’你下水。”他甩甩酸疼的骨头，准备踢她下水。

破衣服？她的衣裳明明好好的，何时破了？她愣愣的扫过全身，是脏了点没错，但没破啊！迟缓的头部转了转终于发现少了半截的衣袖，啊！她忘了。

“你到底要不要洗澡？”他口气温和的询问，事实上他的坏脾气已濒临爆发。

“不……不要！你……我……”她头摇得如波浪鼓。

说了半天终于让他找出她拒绝的原因，为此易幻生气得差点两眼一翻。

“你以为我会想看你的裸体？别傻了！我又不是想得眼疾，你以为你有一副好身材？”如果他肯诚实一点，他会承认自己对袁翠袖的裸体存有遐想，只是口头上死要面子不肯承认罢了。

是啊！袁翠袖也觉得自己太多虑了，易幻生行走江湖多年，不知结交多少红粉佳丽，岂会把她这个黄毛丫头看在眼里。

“这样你可以去净身了吗？”他嘲讽地问。

她轻轻点头，越过他身畔，直到她认为距离够了才战战兢兢地快速褪去衣衫，隐身没入山泉中。

## 第七章

清泉冲刷过黏热的雪白娇躯，尽管背对着他，仍是洗得提心吊胆，袁翠袖解开束发的丝带，让如云的秀发垂落胸前遮掩住浑圆的胸脯，冰凉的清泉让她渐放松紧绷的情绪，坐在圆石密布的水底，仰头闭眼接受清泉的恩泽，泉水恍若调皮的水精在她发上、颊边跳跃飞舞，有的甚至留恋的驻留在细长的眉睫上不忍离去。

昨夜的疲惫经山泉的抚慰终得舒解，她舒服的轻吟出声。微风清送，耳畔所听是鸟雀欢唱，鼻间所闻是泥土的芳香，多么美好呀，好想整天都泡在水里不出来，陶醉归陶醉，她没忘入水的最终目的。

双手掬起清泉洗涤着长发，纤纤玉指化为发梳整理如乌木般醉人的长发，中途遇阻便解开纠结的细发，直到她认为一头秀发已洗净才罢手，而雪白的身子也快被她洗脱一层皮。

眼角瞄见扔在一旁的衣衫，干净的身子与污浊的衣衫实在不搭调，况且穿著脏污的衣衫会浑身不舒坦，不如趁现在快些把衣衫洗净晾干，待会儿就可以全身清清爽爽。

心底打定主意后，她起身要拿置于岸边的衣衫，没注意到脚边凸起的圆石，不小心踩着圆石，脚底一滑，双手于半空中挥舞想抓住树枝之类的，谁晓得细枝经她一抓便折断，在她的惊声尖叫中与她双双落入水底。

她的惊叫声让原先专心致力于烤鱼工作的易幻生吓得甩开手中的烤鱼，以为她被水中大蛟咬了，立即跳入水里抢救快溺毙的她，双掌伸出用力把她揽进胸膛，正待消灭大蛟，却发现水底只有几条小鱼悠游，何来大蛟的踪迹？“你欠揍的是怎么回事？”他的心差点被她吓得跳出，她最好别告诉他是被小鱼吓到，否则他会把她剁成肉酱喂鱼吃。

“我……我……”袁翠袖震慑于他的怒气，吓得身子抖了抖。

“你再愚蠢的口吃我就给你好看。”该死的她！

“我不小心踩到了一颗石头，所以跌进水里。”她怕得声如蚊蚋，落进水里的那一刻，她没意识到水深不过只到腰胸间，绝对淹不死人，以致尖叫出声。

他被她气得青筋浮跳，差点咬碎牙龈，实在是找不出更好的字来骂她

的蠢笨，不该带她同行！

冰凉的空气、裸露的肌肤，让袁翠袖情不自禁地打个寒颤。

她的寒颤引起他体内的变化。这时他才注意到她全身赤裸，发间带有晶莹的水珠，红艳的樱唇配上雪白的肌肤，再加上一脸无辜相，竟是美得不可思议，美丽的洛神大概与她相差无几。

泛滥的情潮强猛的向他涌来，震得他头昏脑胀，向来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失控，他不能自己的俯下身攫取睽违已久的红唇。

他的强取豪夺惹来她的轻呼，没有抗议，芳唇无条件地让他侵袭，大掌有力的搂住纤细的腰肢，狂乱的情爱搅乱两人的心湖，健硕精壮的身躯紧贴着雪白细致的娇躯，娇躯受不住冲击因而步伐不稳地往后倒去，壮躯为了相救一道落水。

美丽的水花溅起，热情的男女沉在水底热吻，炙热的双唇在水底下厮缠纠结，吻出炽情烈焰。赤裸身躯所传出的热烫温暖了冰凉的山泉，两人不断的在水底翻滚，平静的泉水因他们的火热而激起阵阵水花。

这个吻持续到两人快喘不过气来，易幻生才肯搂她浮出水面，松开早已被他吻得红肿的芳唇，两人额抵额、鼻对鼻，呼吸急促地喘着气，水由他们的头顶滑下，流过滚烫的身躯，不仅无法冷却火热的身躯亦无法平静悸动的心，两颗心如擂鼓般快速的跃动着，敏感的肌肤因裸裎相对而激动、喜悦的冒出鸡皮疙瘩。

下半身的悸动告知易幻生他想要眼前这个女人，不管她的身分，不管她做过什么，他就是她要她，任何理由都无法打退他自然的生理反应。

袁翠袖清楚的感觉到他的悸动抵住她的小腹，经过上回热情的洗礼，她已明了那所代表的意义，可是这不是她想要的！他明明不爱她，怎么会想要她？她不懂，莫非她在他眼中是玩物？她恢复了平静，坚定的推开他，双手掩住重要部位，神色黯然。“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想要她想得快疯了！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她岂能临阵脱逃。

“你喜欢我吗？”她认真的问。

“当然……当然……别笑死人了，我怎会喜欢你？”头一回易幻生感到手足无措，不敢看她的脸。喜不喜欢她这个问题过于棘手，他不想自揽麻烦上身。

虽然她的答案在意料之中，她的心仍不可避免的受到伤害，他到底把她当成什么？“既然不喜欢我何必要我？”她不想事后自取其辱，她会受不了他的恶言嘲讽。

“我要你？！我会要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易幻生干笑几声，硬是不承认下半身的悸动因她而起。“我是因太久没抱女人才会屈就你，你别往自个儿的脸上贴金。”唯有他自身清楚，他未曾如此渴望过一个女人。随着他的笑声她亦笑了，但在她的笑容中带着凄楚与哀伤，她果真是那个不值钱的替代品。

易幻生故意忽略她眼中的哀愁，上岸烤鱼，留她独自舔伤。

袁翠袖无言的洗着衣衫，似将所有的凄苦发泄在衣裳上般地用力捶打扭搅。

在背对她的情况下，易幻生的脸色亦好不到哪儿去，他痛恨自己的恶行，忿忿的翻烤着鲜鱼，恼怒的把鱼当成仇人般。

突地空气中传送出一股不寻常波动，已恢复六成功力的他侧耳细听，

为数不少的人马正朝这边来，他扔下手中的烤鱼准备应战。

见袁翠袖仍杵在水里洗衣，他朝她大吼：“有人来了，快上岸。”顺手拿起他晾在树枝上已半干的外袍以掌风送过去覆盖住可人的娇躯。

袁翠袖心头一震，赶忙上岸，幸好她还没洗罩衣，隐身到树林里套上罩衣再穿上他的外袍出来后，她亦严整以待。

“你猜来者何人？”她心底七上八下的，怕是父亲率师兄们前来，以易幻生目前恢复功力的情况，与父亲交手毫无胜算。

“来人的脚步虚浮，大概是些小角色。”敏锐的耳力听出大约来了十五个人，以他目前的功力对付绰绰有余。

听他如是说，她总算松了口气，她不想在他面前接受父亲的责难，情愿独自面对盛怒中的父亲。

接近了！易幻生从容不迫地拿出绢扇尔雅的搵着，不把来人放在眼底，存心挫挫对方的锐气。

果真不到十盏茶光景，袁刀门的弟子由陆云领队先行找到易幻生与袁翠袖，见着他们俩，陆云的脸上不禁浮现得意之色。

“小师妹，你太教师父伤心了，师父他老人家作梦都没想到背叛他的人会是你。”陆云瞧见袁翠袖身上穿著男人的外袍，立刻想到暧昧的方面去。“你太让我们失望了，居然与他做出苟且之事来，你要脸吗？”他骂得难听，毫不顾念同门之情。

“我没有。”袁翠袖不想造成众人的误解，连忙解释。

“事实摆在眼前，你还敢说没有？”陈宝端出二师兄的架子指着她穿在身上的男人外袍，“其实我们早就怀疑你与易幻生这恶人之间不清不白，念在是同门师兄妹的份上，我们仍相信你的为人，没想到今日一见……唉！你实在是太教师兄们痛心疾首了。”袁翠袖百口莫辩，没人肯相信她的话，让她急得眼泪快滚落眼眶。

易幻生暗自庆幸，方才没真在水底要了她，否则岂不便宜多名观众。

“师弟，咱们别跟她啰唆，先拿下易幻生那小子再说。”陆云先提起弯刀抢攻，其余袁刀门的弟子见状，跟着行动。

袁翠袖呆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一边是她同门的师兄们，另一边则是她心系的人，能出手吗？她无声的问着自己。

易幻生见他们蜂拥而上，嘴角仍挂着自在的微笑，反手打开绢扇施放出内藏的暗器，突如其来的细小银针让许多袁刀门的弟子因闪躲不及而纷纷倒地。

卑鄙的陆云见易幻生放暗器，想逃已来不及，顺手抓了名身畔的师弟代他抵挡，陈宝则是机警的趴下身闪过。

陆云的卑鄙让易幻生咋舌，不敢相信陆云以同门师弟当替死鬼，若非他的银针只会让人发痒，一条人命岂非平白葬送在陆云手中。

袁翠袖瞪大眼，眼睁睁看着大师兄抓了三师兄当挡箭牌，三师兄原可躲过的，都是大师兄害了他，平时大师兄行事是莽撞了些，但没料到他会如此卑鄙，完全不顾念同门之情。

中了易幻生独门暗器的袁刀门弟子全身奇痒无比，不抓还好，越抓越是刺痒难耐，阵阵哀号叫响连天，有的人甚至受不了的在地上打滚，好不凄惨。

望着与她一块长大的师兄们苦痛难忍，她焦急的淌下泪珠，不成！不

能帮师兄们解除痛苦，她还算是人吗？她要代师兄们向易幻生求取解药！就算是下跪亦在所不辞。

逃过一劫的陆云庆幸他脑子转得快，懂得抓个替死鬼，否则现下倒在地上痛苦哀号的人就是他了。

“大师兄，让我们为师弟们报仇。”陈宝叫嚣着，心中仍畏惧绢扇的威力，里足不前。

“好！师弟，你牵制住恶人，我再给他迎头一击。”陆云也不敢上前，派陈宝打头阵。

陈宝一愣，大师兄的武功明明比他高强，要他上前牵制易幻生无疑是要他送死，他不干！

“快啊！你还发什么愣？”陆云见陈宝不行动，恼怒的催促他。

“大师兄，这是立功的大好机会，我不敢跟你抢，还是你先请吧。”陈宝适时发挥孔融让梨的精神。

“你！”陆云为师弟的不服从气得浑身发抖，这小子的脑筋动得不比他慢啊！

“好痒啊！”一名袁刀门弟子痛苦的呻吟，裸露出来的肌肤早被他抓得斑斑驳驳，惨不忍睹。

袁翠袖对大师兄与二师兄的冷漠感到寒心，“易大侠，我求你给我的师兄们解药好吗？”有求于人，口气理当委婉。

易幻生尚未说给或不给，陆云抢先道：“哼！袁刀门的弟子就算是痒死也不屑用他的解药。”摆明要师弟们死在荒郊野外。

易幻生吹了声口哨，可怜袁刀门出了个自私的人，哦！不！是两个才对。

“大师兄，你怎能这么说？！”她生气的指责陆云。

“大师兄没说错。”陈宝站出来助长声势。

易幻生无聊的看着他们起内哄，要打不快些动手，简直是浪费他的时间，不过，他倒很有兴趣看袁翠袖如何讨伐她的师兄们。

“三师兄他们会中暗器全是你们害的，你们居然视而不见，这么做是犯下门规，残害本门弟子，人人可诛。现下你们反悔还来得及，回头是岸，别再错下去了。”她刻意搬出门规规劝。

“我们的所做所为不需你这欺师灭祖、被逐出师门的人来质问，你已无立场。”陆云阴狠地道。

欺师灭祖？！逐出师门？！袁翠袖饱受打击的退了三大步，爹不要她了！往后她是有家归不得，她——何去何从？易幻生怔了怔，什么样的师父教出什么样的徒弟，师父无情，做徒弟的又会有良心到哪儿去。

“你丢尽袁刀门的脸，师父他不会希望再看见你。”陈宝落井下石，加足火力炮轰。

她又一震，全身因陆云、陈宝的话彷彿坠入冰窖中，冰寒的寻不到一丝温暖，她颤抖的双手环胸蹲在地上，没有流出眼泪，心上却再凭添一道伤口，而且永不愈合。

“够了！”易幻生出声制止他们再以言语伤害她，不忍看她悲凄的表情。

“小老鼠有了饲主后胆子增大不少，敢当面质问我们了。”陈宝不怕死的出言挑衅。

“就不知饲主会要她多久，哈！有谁想要一只平凡无奇的小老鼠？”陆

云加入，恶声嘲笑她的平凡。

他们的嘲笑字字敲入她的心坎，他们说得对，她无言反驳。

易幻生沉下脸收起绢扇，以扇柄出手袭向他们丑陋的嘴脸，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他出手极为迅速，陆云与陈宝闪避不及，双颊纷纷中招。

陆云与陈宝双掌捂着脸颊，双颊痛得如烈火狂燃，一口大黄牙差点也被打出来，嘴角还丑恶的淌着血丝呢！两人心有不甘，他们岂是任人随意戏弄的小角色？奸邪的互使个眼色，一柄弯刀砍向易幻生的头顶，另一柄则攻他下盘，两人联手欲砍碎他的狂妄与目中无人。

双刀齐出，只见易幻生不慌不忙地以绢扇点开头顶上的弯刀，健腿飞出踢开脚边的弯刀，顺道把人踢离十步远。

当绢扇点住弯刀时，陆云感到整条胳膊发麻无力，弯刀立即掉落在地面被易幻生踩住，任凭他使出蛮牛的力气用在双掌上，整张脸气血翻腾，滚烫的汗水如雨下，却动不了易幻生分毫。

被踢飞出去的陈宝重重的落在泥泞里，因为昨夜的一场大雨把原先的干黄土地变成泥泞，他狼狈万分的爬起，忽地发觉手中的弯刀不见踪影，东张西望找了好半晌，这才发现弯刀被泥泞所覆盖，连忙抬起，宝贝的想以衣角拭净，却没想到越擦越脏，因为他的衣衫未能幸免于难。

拔了许久仍未能拔出心爱的弯刀，陆云恼羞成怒，双拳挥向易幻生的胸膛，想激易幻生移动脚步好拿回弯刀。

陈宝见状亦飞身扑向易幻生，沾满泥泞的弯刀对准易幻生的颈部，想藉由大师兄牵制他时，砍下他的脑袋瓜子。

易幻生稳如泰山，双拳与弯刀皆无法让他移动半分，手中的绢扇如同有生命般俐落且灵巧的攻向陆云与陈宝，他打得大气都不喘一下，反倒是功力不济的陆云与陈宝气喘如牛，疲态毕露。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眼见绢扇袭向胸口，想闪也闪不开，陈宝随手抓起蹲在地上哀伤的袁翠袖丢向易幻生，歹毒的想让易幻生袭中她。

蹲在地上的袁翠袖根本不知道发生何事就被人抓起扔出，而她的意识也在此时才回归定位，双手慌忙在半空中挥舞，糟！她的临场反应向来不行，这回不是被易幻生打得半死就是跌个半死，而这两种全不是她想要的。

易幻生见她来势汹汹，及时收回运在绢扇上的内力，飞身而出抱住犹在半空中飞舞的她。

陆云见他露出破绽，心下大喜，拔起方才插在师弟身上的银针射向袁翠袖，他的本意是要易幻生为抢救袁翠袖而门户大开，到时他再射出绑于腿际的匕首即可。

易幻主见银针来势甚猛，展开扇面护她隔开银针。

就是现在！陆云阴狠一笑，拔出小腿上的匕首用力掷向毫无防备的易幻生，哈！

这下他死定了！他眼底闪过卑鄙的得意。

破风声提醒易幻生有人偷袭。哼！雕虫小技也敢拿出来现，他取下袁翠袖的耳坠反身击向匕首，耳坠重重的打落匕首后镶在上头，为乌黑的匕首增添一抹光彩。

匕首笔直的由半空中落下，对准陆云射来，吓得陆云抱头鼠窜，哇哇大叫。

易幻生拥着袁翠袖以着仙人之姿翩翩落地，比起陆云与陈宝的狼狈是

优雅许多。

被忽略的陈宝目射怨恨，趁他不备时举起弯刀想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小心！”被紧搂的袁翠袖惊叫，急急推开易幻生，出于反射动作地抽出腰际的弯刀抵挡并反击。

双刀相击铿声作响，望着击出的火花，两人一震，陈宝仗着功力比她高强，连番使出凌厉的招数，袁翠袖吃力的应付，陈宝招招欲置她于死地，教她放松不得，陈宝阴毒的招数砍断同门之情，袁翠袖苦涩的咽下伤心，以着生平所学的招式勉强躲过致命的招式。

似心有灵犀，易幻生清楚的看见她的内心正悲凄的哀鸣，于心不忍，出手隔开两人的弯刀，反掌打了陈宝一掌，拥着她退离陈宝袭击的范围。

袁翠袖呼吸急促的喘着气，双眸震惊的瞪着握在手中的弯刀，热烫的手与温热的汗珠在告知她，她真的出手了！

陈宝抚胸吐出喉头中的微甜，神色败坏的瞪着袁翠袖，料想不到小师妹居然对他动手，不过几日不见，没想到她会变成全然不同的人，她的自信教他心惧，她不再是成日畏畏缩缩、有话不敢说的小老鼠，她成了袁刀门的叛徒，大家的敌人！

“小师妹，你够狠！竟然不顾同门之情，伙同外人伤二师弟，这件事我绝对会跟师父禀明。”陆云扶着陈宝恨声道，绝口不提是他们先对袁翠袖下手她才反击，一味的把过错归咎到她头上。事实摆在眼前都能被污蔑，她无话可说。

“有胆子你们就留在原地等师父来，师弟，咱们走。”陆云撂下狠话，啐出他的不屑，挟着尾巴带走陈宝，其它师弟们各凭造化，是死是活他顾不得了。

被留下的人想唤住陆云与陈宝的脚步，却因过于痛苦而叫不出声，唯有眼睁睁的看着二十几年的同门情谊转眼间被打碎。唉！他们认了！

“请你救救我的师兄们吧。他们和我大师兄、二师兄不同，他们不是坏人，而且……而且他们会来全是奉命行事、逼不得已，给他们解药好吗？”袁翠袖拉着易幻生的衣袖乞求，起初她也怨师兄们赶尽杀绝，逼得她与易幻生只能躲在山洞里；可是方才细想，其实他们待她不坏，要动手时念她是小师妹，不忍攻击她，全转向易幻生，她还有什么可怨的呢？应该说是她惹出许多麻烦来，害得他们疲于奔命。

倒在地上的袁刀门弟子听见她为了众人的安危开口求易幻生，感动得再度以热泪洗面，她还是袁刀门里最善良的小师妹。

给他们的惩罚够了，而且倒在地上的人全没得罪过他，他都可以放走陆云与陈宝，怎会为难无辜的人，易幻生含笑摘取随手可得的杂草递给她。

“让他们服下，过一会儿就不会再感到刺痒了。”原来解药竟是普通的杂草。

“谢谢你。”袁翠袖心喜的接过，再弯腰摘取许多杂草一一喂她的师兄们服下，她不曾怀疑易幻生会否骗她。

袁刀门的弟子感激的服下她所提供的杂草，果真不再感到搔痒，他们舒服的闭上眼长叹口气，短短的半日让他们在地狱天堂来回走一遭，这经验，此生难忘。

袁翠袖见他们情况好转，喜悦的望向易幻生，晶亮的明眸写满浓浓的感激。

“多谢易大侠赐药！”待情况好些，袁刀门的三弟子高群起身抱拳道谢，或许易幻生不如旁人所说的可恶。

“客气了。”易幻生微笑地双手作揖回礼，化干戈为玉帛何尝不好。

“在下还有一事相求。”高群斗胆道。“有话请说。”至于答不答应就再说了。

“小师妹是个善良的姑娘，还望易大侠能好好爱护她、照顾她。”她已不能回袁刀门，高群为了她的将来打算，又见易幻生不像是恶徒，唯有把她交给易幻生才能保全她，说完单膝跪下请求。

“请易大侠照顾小师妹！”其余人异口同声地单膝下跪。

“师兄……”袁翠袖热泪盈眶，双手捂住唇不敢哭出声，她没想到师兄们会如此关心她的未来。

“我答应你们。”没有考虑，没有迟疑，他一口答应。

“谢谢易大侠。”袁刀门的弟子闻言大喜，这才站起身。“小师妹保重，后会无期了。”没人想再见到她，因为众人心中均知会再见到她恐怕就是要取她的性命，所以他们情愿不见。

看着他们离去，晶莹的泪珠如断了线的珍珠散落一地，对了！她差点忘了小师哥可能因她而受爹爹折难，袁翠袖举起双手放在嘴边朝远去的师兄大喊：“师兄，请你们多关照小师哥！”他们听见她的喊话，背对着她摆手表示他们会做到，请她别担心。

“咱们也该起程了。”她哭得梨花带雨，教易幻生不舍的俯身吻掉一颗颗的泪珠。

“去哪儿？”他温柔的举动让她止住哭泣，有些讶异但带着更多的狂喜问。

“到我拜把兄弟那儿。”易幻生搂着她快乐上路，她是他的责任了！既然她无处可去，他有义务照顾她一生。

照顾她一生？！听起来是个满不错的主意，他心底悄悄冒出喜悦的泡泡，感到满足。

陆云与陈宝两人负伤回到暂时被袁刀门包下的客栈，人尚未踏进客栈的大门，留守的师弟便眼尖地瞧见狼狈万分的两人，立即大声嚷嚷。

“大师兄、二师兄，你们怎么了？”叫嚷声引来其它弟子的观望，见他们两人快站不住脚，赶忙上前扶他们进门。

“大师兄、二师兄，先喝口水吧。”有人机灵的倒两杯水给他们。

陆云与陈宝接过水，如久旱逢甘霖般大口的饮尽茶水。

“我去请师父来。”有人奔离去禀告袁崇武。

“这是怎么回事？”甫进门的袁红绡不悦的质问，明明出去一大群人，为何到最后只剩两个回来？其它人呢？“师妹！”陆云情绪激动的叫着，本想在她面前好好表现的，谁知会碰到硬钉子，教他在师妹面前颜面尽失，抬不起头来。

“你还没说到底出了何事。”她的淡漠浇熄了陆云的热情。

陈宝佯装责任不在他，逃避的要师弟再为他倒杯茶解渴。

“我们在城东的林子里找到易幻生与小师妹……”陆云难堪的说。

“然后你们就战败而逃。”袁红绡讥笑的扬扬秀眉，不用问经过也可猜出一二，他们准是被人当木头打，毫无反击的能力。



“不是的！是易幻生太卑鄙无耻，施放暗器。”为了扳回点面子，陆云说得慷慨激昂，把战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不懂得耍诡计。

“你以为你在参加武林大会吗？生死力拚之事谁不使出十八般武艺，更甭提是小小的暗器，他放暗器你不会闪吗？”“正是因为我闪开了，否则就会像其它师弟们一样曝尸荒野。”陆云刻意不提他拿师弟当挡箭牌一事。

“不！翠袖不可能置之不理，那不像她的个性。”对唯一的妹妹她了解得十分透彻，翠袖向来善良，怎么可能放任易幻生残杀同门师兄而闷不吭声，况且陆云的目光闪烁不定，分明是在说谎，还有易幻生如果真要杀人，哪会轻易放过曾折磨他陆云与陈宝。

“是啊！若不是我及时闪躲，恐怕一条胳膊就被她削下来了。”陈宝加油添醋地诉说袁翠袖的恶行。

“你想骗我吗？”她怒瞪陈宝一眼。

“我没有说谎！”陈宝说得理直气壮，心想知情的大师兄绝不可能拆他的台，因他们的立场相同，而其它知情的人早死无对证，就是她有通天的本领亦找不出他撒谎的证据。

“翠袖的武艺平平是众所皆知之事，甭说要削下你一条胳膊，她想近你身都难，你的谎扯得太可笑了。”翠袖的本事她清楚得很，这两个人竟然妄想骗她！

在场的人除了陈宝与陆云外，忍不住皆捂嘴吃吃窃笑。

“红绡，留点面子给陈宝。”袁崇武及时出现解救陈宝的窘况。

“师父！弟子不才无法救出师弟们，求师父责罚。”陆云与陈宝见袁崇武来到，马上跪下请罪，硬是挤出泪水来博得师父谅解。

闻言，袁崇武脸色惨白，心惊得说不出话来，开始怀疑抓易幻生真是个好主意吗？为了浮名而让众多弟子牺牲生命，其中包括他的亲生女儿，值得吗？他犹豫了。

蒙尘的良心慢慢清晰，迷蒙间他看见了小女儿出世时可爱的模样，他怎么忍心对她下格杀令？她始终是他的女儿啊！还有其它牺牲掉的弟子们……“爹，你没事吧？”袁红绡不知她父亲的心思早已百转千折，对先前的所做所为有了怀疑。

“我没事。”袁崇武强自振作摆摆手，不泄漏出他的悲伤。“你们把事情经过说给我听。”陆云权充发言人，篡改事实，加油添醋地说尽易幻生的卑鄙，同时把袁翠袖说得极为放荡，语毕还立誓要消灭这对狗男女。

袁崇武迟疑着，到底要不要收回已下达的命令？他到底该怎么做？面子重要还是女儿？他的心摇摆不定，既怕落入笑柄，又不忍见小女儿得过着夜夜不得安眠的日子，前些日子他是着了魔吗？居然被岳掌门说服对亲骨肉下毒手，他是被鬼迷去了心窍啊！不！

他不该逃避责任，把过错推给岳掌门，若他没野心又岂会让人说动？！思及从前野心勃勃妄想博得美名，袁崇武不禁汗颜，他那么做非但不能博得美名，反而使自己成为袁刀门的千古罪人！

“师父，我们回来了。”被陆云与陈宝弃之不顾的弟子们回到客栈，由外观看来，他们比陆云、陈宝好上太多，不过是裸露的肌肤上多了些红肿的抓痕。

袁崇武激动的看着平安归来的弟子，他们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情绪激动得差点老泪纵横。

陆云与陈宝瞠目望着死里逃生的师兄弟们，这怎么可能？！

默不出声的袁红绡从头到尾一直注意着他们两人的表情，看出端倪后轻蔑的瞥了他们一眼，好对不忠不义的师兄弟。

犯下门规的陆云与陈宝心生恐惧，如果让师父知晓他们两人所犯下的错事，极有可能会被逐出师门。为求自保，两人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放在平安归来的师兄弟们身上时想溜走，可惜他们的计谋被袁红绡所识破。

“大师兄、二师兄，你们刚回来，又想上哪儿去？”袁红绡巧笑倩兮地拦下两人。

此举让众人的注意力拉回陆云、陈宝身上。

“我们全身脏兮兮的，唯恐会污了师父与师妹双眼，所以想回房去梳洗。”陆云干笑几声，指着身上的脏污道。

“是啊！是啊！”陈宝点头如捣蒜，推波助澜。“等我们洗好澡后，才好下楼来与大伙商量如何生擒易幻生与小师妹。”“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所犯下的错就要勇于承担。”不再被名利蒙蔽双眸的袁崇武猜出事情始末，大声喝道。教徒无方，有愧天地！

“师父！”遭人拆穿的陆云与陈宝垂头丧气的跪在地上听候发落。“高群，你把事情始末说一遍让为师的知晓。”袁崇武挑中袁刀门里最诚实的三徒弟。

“是！”高群语态平稳的述说前因后果，没添加任何夸张词汇，能说的他全说了，就剩下托易幻生照顾袁翠袖一事。

偶尔袁崇武会点点头，是称许徒弟们的无惧亦是欣慰小女儿听起来过得还不错，易幻生并没因她的“背叛”而虐待她。他早看出那不是翠袖的计画，撇开她的善良，光是她的头脑就无法想出如此周密的陷害计画，所以这事他肯定是出于红绡之手，只是他一直没机会当面问她，他意味深长的看了大女儿一眼。

袁红绡坦然面对父亲了然的目光，纸包不住火，总有爆发的一天。

“陆云、陈宝，你们可知错？”袁崇武不忍逐他们出师门，毕竟他们的行为有了偏差，他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他有义务教好他们，把他们两人导回正途。

“徒儿知错！”陆云、陈宝以几不可闻的声量低喃，事实上他们并不觉得自身有错，错在易幻生，若易幻生把人杀光不就没事了。

真相大白，全场哗然，留守客栈的弟子们全都鄙夷的望着陆云与陈宝，作梦都想不到平日最受他们敬爱与崇拜的大师兄、二师兄竟是这种小人，太教人失望了。

“由你们的语气中，为师的感受不到一丁点反省的意味，你们真的知错了吗？”袁崇武摇头长叹口气。

陆云、陈宝迟疑了一会儿，全场屏息以待，想听他们真心认错，而不是口头说说。

陆云与陈宝不懂为何短短的半天工夫，师父会变成截然不同的人，照师父以往的个性挺多口头训斥，然后就没事了；不然就是要他们将功折罪，尽全力缉捕易幻生与袁翠袖，他们的脑子都被搞胡涂了，两人无所适从地面面相觑。

“虚利浮名并不代表生命的全部，一个人若是镇日汲汲营营于权势、名利，等于此生白走一遭，为师已看透了，不知何日你们才会有所了悟。”袁崇武语重心长道，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他会好好的疼爱翠袖，让她享有与红

绡同样的地位与宠溺。

在场的弟子们，有人明白的点头，有人则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了解师父为何说出难解的话来。可惜袁崇武的话并未打入陆云与陈宝的心坎里，他们还年轻，有的是雄心壮志，要他们安于现状简直是要他们的命，破坏他们的理想。

“高群，你负责看住他们两个，明日所有人起程回袁刀门。红绡，你随我来。”袁崇武双手背在身后，下达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他要放任翠袖与心上人双宿双栖，从前种种令他不堪回首，太丑恶了！

袁红绡尾随父亲上楼，高群则号令四名师弟把陆云、陈宝押入一间厢房看守。

## 第八章

自易幻生承诺要照顾袁翠袖后，一路行来，不见恶言相向，唯有暖语呢喃、浓情蜜意。易幻生似摆脱过往对她的怨恨、仇视，真心待她好，让袁翠袖受宠若惊、喜不自禁。

她不只一次偷偷幻想着，或许易幻生对她有意，不过是先前没察觉，经三师兄一语惊醒梦中人后，才发现其实她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她长相平凡、资质平庸，可是她的胆量增加不少，这全是他的功劳呢！不知他晓不晓得？袁翠袖偷觑牵着她小手的心上人，嘴边扬起欢欣的微笑。

“你在笑什么？”察觉出身畔人的喜悦，易幻生好奇地问。说实话，他也不晓得自己怎会突然对她大献殷勤，他明明不喜欢她不是吗？明明恨她恨得要死，为何又要答应她三师兄的要求照顾她？想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最合理的解释，因为她是善良的，或许曾因一念之差陷害他，不过她已以行动向他表达歉意，他再日日叨念指控她的过错，岂不显得心胸狭小，连粒小砂石都容不下。

而她的善良也在这些日子让他跟着心性大受影响，心中不再只有恨，多了宽容，所以他才能不计前嫌的放走陆云与陈宝。

“没什么。”与他漆黑的眼眸相望，教她羞得双颊酡红，侧身逃避他的直视，胸口犹如小鹿乱撞，一颗心差点就撞出胸口。“若没什么，你为何害羞？是否想到什么绮情的画面？”他故意逗着她玩。与袁翠袖自离开泉水边后，他一直紧守男女分际，不敢侵犯她，顶多是吻得两人头昏脑胀、倒在地上打滚而已。之所以没要了她，是他不想一时让激情冲昏了头，两人在野地宽衣解带，便宜随时会冒出的华山派、袁刀门弟子，他被看光是无所谓，反正大家都是男人，可她不行！他不愿让她曼妙的身躯尽展众人眼前，她的娇躯这一生只能给他一人观看，他人不可觊觎，连想都不可以。

他的话提醒了她先前两人在泉水边让人脸红心跳的旖旎画面，天啊！羞死人了！

那回她一丝不挂，而他不过穿了件长裤，若不是他及时听见师兄们的脚步声，那两人欢爱的画面岂非让人瞧光了，这教她往后拿什么脸去面对大家？想到此，她不禁想起父亲的绝情，喜悦的脸孔立即沉下，在父亲心中恐

怕是不想要她这个女儿了，她无法怨恨父亲，因这是她咎由自取，可是她心底多么企盼得到他的谅解。

看着她失去笑容的小脸，易幻生不舍的亲吻她的眼脸道：“对不起！我无能为力让令尊对我改观。”他根本不曾作奸犯科，对于沽名钓誉之事又不屑为之，总而言之，他这人就是这样了，要他违背自己的本性做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不会欺骗她或是刻意做些讨好袁崇武的事，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过为了她，他会尽量避开袁崇武。

“不要因此感到歉疚，世上没有人能得到所有人的爱戴，总会有一两个看你不顺眼的人。何况我看你一点都不在乎旁人对你的观感，不是吗？”小手覆盖在大掌上。

“你如何知晓的？”他好奇她对有多少了解。

“从你对外界的描声绘影从不辩解中得知，我知道那些话传得很难听。”因为历经过，所以她知道谣言的可怕。

“既然众口悠悠，难以杜绝，唯有潇洒的不当一回事。不过我要先提醒你，跟了我会遭到所有名门正派的鄙夷、唾弃，这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他问得小心，心中有着深深的期待，期望她能说出他想要的答案。

“只要你要我，我就要。”她回答得真切。“那么恭喜你一辈子都要跟着我亡命天涯了。”说亡命天涯是夸张了点，娶了她后生活就会稳定下来，他会收敛点，不再成天让名门正派追着跑，毕竟生儿育女的大事要比你追我跑的游戏来得有趣。

“我好高兴。”袁翠袖轻轻的把头埋进他的胸膛。她并不注重物质享受，只要饿不死人就好了。

“傻丫头！”他笑笑的抚着她的发丝。

袁翠袖咯咯娇笑，如果当傻丫头能与心上人长相左右，那她乐当一辈子的傻丫头。

她的娇笑声触动易幻生的心弦，俯身吻住她的唇，唇舌交缠厮磨，所有的浓情热爱皆灌注在这一吻当中，两人纠结到气喘吁吁，双额相抵才肯罢休。

“我们得快些赶到折剑山庄，否则大伙可能会以为我出事了。”风伟豪他们没有他的消息，大概急坏了。

“嗯！”在途中她已听过易幻生向她介绍众多好友的身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可谓不分贵贱，让她好想早点与大家认识。

步行路经折剑山庄的唯一路径，表面上易幻生谈笑自若，实际上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随时注意着四周环境的风吹草动，这林子过于平静，连只奔跑觅食的小动物都没有，未免奇怪，半垂着眼睑，他以不变应万变。

袁翠袖的心思不如他来得缜密，沿途秀丽的景致让她赞叹不已，心底暗自称许风伟豪的眼光。

踩在树叶上沙沙作响的脚步声让易幻生机警的竖起双耳仔细聆听，可惜声响一下子即消失，他笑了笑，牵着袁翠袖继续往前走，留意着不让人有机会伤害她。

走了好一会儿，袁翠袖似乎也发现了林子里的不寻常，她忧虑的望着易幻生，想着该如何警告他才不会让敌人发现。

“翠袖，这林子里有许多狐狸、狼啊、豹的，你要记住绝不可一人独行，那些禽兽见人就咬，他们没人性的。”他指桑骂槐，明白的提示袁翠袖不要

慌张，他已经知道林子里躲藏着许多人。“我不会乱跑的。”她允诺不会离开平步，添加他的麻烦。

易幻生赞赏的对她颌首，聪明的姑娘。

脚尖行到草丛处忽然发觉不对劲，他搂着袁翠袖飞身上树，立在树枝上望下看，正好瞧见一个大木笼从天而降，然后万箭齐飞射向方才他们所在之处，若不是他们躲得快，早成了被关在木笼中的两只刺猬。

袁翠袖心惊的看着泥土地上的飞箭，好可怕！是谁下手如此歹毒？躲在暗处的人发现被他们逃过一劫，用力的吹了声口哨，似属于他们之间的暗号。

口哨声响起，磨得亮晃晃的长茅由下射向停留在树上的人，四面八方齐射，没留半点缝隙，存心要他们死于百孔千穿。

易幻生拉着袁翠袖往上跃，双腿俐落的踢掉长茅，要他单手应付是吃力了点，为顾及她的安危，只手托她上树梢，他匆匆扔下一句：“别下来。”便俯身往下冲，他的去势极快，且双掌虎虎生风，强劲的掌风一一击落周遭的长茅。

“可恶！”有人低咒。

“剑阵伺候。”长者以雄厚的内力发号司令，躲在暗处的人立即跳出，在易幻生足尖落地的那一刹那把他团团围住。

原来是华山派的宵小！易幻生轻蔑一笑，不把渐渐缩小的剑阵放在眼底。

岳掌门须静观其变，自他得知胆小的袁崇武撤离所有弟子回袁刀门后，对追拿易幻生一事更是势在必得，他要让袁崇武见识一下华山派的弟子比袁刀门的有用太多。

坐在树梢上的袁翠袖看得胆战心惊，岳掌门为人阴险，她几乎可以听见他那可怕的冷笑声与瞧见他眼中的寒意，她好怕易幻生会着了华山派的道，要帮他却又想起他临去前交代的话，只得暂时按兵不动。

“刺！”领头的毛登端见剑阵已困住易幻生，大喊一声。

华山派的弟子有志一同的刺向易幻生，今日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让易幻生留个全尸带回华山派，至于附属品袁翠袖就随意了，就算把她刺得面目全非也不会有人有意见。

二十五把剑一齐刺向易幻生，他没出手，只是轻松的往上跃，他知道真正的敌人不是足下二十五个不成气候的小子，而是岳掌门，岳掌门似料到他会往上跳跃，抢先提剑刺向它的咽喉，剑尖未至剑气先到，易幻生张扇挥开剑气，再合扇以扇柄隔开剑身。

岳掌门见状在空中打转，剑呈螺旋式冲向易幻生，易幻生亦在半空中打转转身，扇柄直攻岳掌门的面门，岳掌门心惧地膛目望着来势汹汹的扇柄，不敢相信他自创的绝招竟被易幻生轻易破解，鼻梁被重重击中，疼得他应声落地，所幸他的武功扎实，不然会在弟子面前跌得颜面尽失。

毛登端见师父吃鳖，不敢与易幻生硬拚，抢上树梢欲擒拿袁翠袖以牵制易幻生。

“该死！”易幻生赶忙要拦下毛登端，却遭看穿徒弟心思的岳掌门阻挡，岳掌门故意缠着他，让他没机会搭救袁翠袖。

袁翠袖见毛登端攻向她，不想成为易幻生的负担，因而决意与毛登端硬拚。

“秋风扫落叶。”她娇喝道，俯身往下与毛登端正面冲突，轻巧的弯刀灵敏的扫向毛登端的面门。

毛登端本以为她没胆出手，结果她这一着反而让他愣住了，直到头顶被她扫个精光才回复意识反攻。

两人由空中打到地面，你来我往毫不相让，袁翠袖与他打得辛苦，毛登端却因她眼眸中的自信与胆量惊得无法全力反击，犹记得第一次见面，两人曾对打过，但那时的她是强作镇定、没啥胆量的小姑娘，相隔不过月余，为何她的变化会如此大？他甚至感觉到她的功力增加不少。

“师兄，让我来帮你。”曲曜加入战局帮忙，大师兄的武功高过袁翠袖，怎没立刻杀了她呢？易幻生见毛登端与曲曜围着袁翠袖，气息渐渐不稳，注意力不再集中，越是想脱困救她越被缠得紧，眼角瞥见岳掌门得意的笑，更是心浮气躁。岳掌门越打越顺手，因易幻生已自乱阵脚，若他的弟子在易幻生面前杀了袁翠袖，他便可趁易幻生伤心欲绝、无心打斗时抓到易幻生或是杀死他，到时他就是易幻生生命的主宰！

袁翠袖节节败退，可是她咬紧牙关，连手臂被曲曜划伤都不叫疼，她不想让易幻生为她分心，她可以应付的！

“这妮子进步不少。”曲曜不客气的再在她手臂上添道伤口。

温热的血渗出衣裳，单刀焉能与双剑争锋？而且她的体力渐渐散失，右手臂有如千斤重般疲累的应付毛登端与曲曜。

“师兄，你该不会是看在她是你小姨子的份上而手下留情吧？”曲曜揶揄道，怎地毛登端每次遇上袁翠袖就失了平日的水准。

“谁说的。”长剑立刻刺向袁翠袖的脸以解除师弟的猜疑。

袁翠袖倒抽一口气，见已躲不开，唯有认命承受了，突地一柄绢扇飞来打断毛登端的剑尖，再回转到易幻生手中。

易幻生一直注意着她，见她被曲曜划了两剑心疼不已，若不是被岳掌门缠得分身乏术，他早救她了，幸好这回他抢救得当。

其它弟子见师父与师兄们占不了多大的便宜纷纷加入以众击寡，准备把易幻生与袁翠袖打得落花流水。

忽然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传来，双方打得无暇觑看来者是敌是友，华山派满抱信心认定来者是帮手，岳掌门还没见到人已先笑例嘴。

惨遭围攻的袁翠袖全身上下受了无数的伤，华山弟子有的是机会杀她，但他们偏偏拿她当耗子耍，存心耍弄她到筋疲力竭再了结她的性命。她气喘吁吁的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甚至看不清站在眼前的人，只晓得要不停的挥动弯刀。

折剑山庄的人一登场立刻下马加入战局，其中四人为袁翠袖解困，一一击败华山弟子，另外风伟豪带领一人救易幻生。

易幻生见好友来到，心情着实放松不少，把岳掌门交给风伟豪后，赶忙跳到袁翠袖身边带她离开。

被排出战局的袁翠袖头昏脑胀的搞不清楚状况，她不晓得为何突然有人出现为她解危，她并不认识他们啊！身上的伤口隐隐作疼，让她不舒服的拧着眉。

“伤口很疼吧？”易幻生心疼的把她轻拥入怀，原本红艳可爱的小脸如今变为惨白无血色，该死的华山派！竟然把她伤成这样。

“我没事。”她摇摇头，不让易幻生为她忧心。

“伟豪已出现，我们不会有事的。”现下不是为她包扎伤口的时机，幸好由外观看来，她的伤势并不严重。

“嗯。”她乖顺的靠在他怀中闭目养神。

怜爱的轻啄下她的脸庞，易幻生扬声问风伟豪道：“你怎会知道我人在这儿？”风伟豪的出现让他挺意外的，他并未事先告知风伟豪他要上折剑山庄养精蓄锐。

“自你失踪后，我们派出探子打探你的行踪，总算在今天收到你往我这儿来的消息，为了避免中途横生枝节，我索性率人出来迎接你，刚好及时赶到。”风伟豪只在见到他安好的那一刹那露出欣喜的表情，面对残害好友的敌人他可没好心情。

“原来如此。”让众多好友为他的安危担心，着实让易幻生心底过意不去，他应该在脱困后马上跟他们报平安的。

风伟豪跟岳掌门过了五、六十招，岳掌门便成了他的手下败将，被押跪在地，其它的乌合之众则被打得叫苦连天，想开口求饶却碍于出身名门正派说不出嘴，只好哀伤的把恐惧往心里吞。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风伟豪询问易幻生的意见，毕竟易幻生才是当事人，他无权为易幻生做决定。

“这群人也算是毅力坚定，尾随我身后苦苦追踪，不过真正跟我有仇的人是岳掌门、毛登端与曲曜，其余人是无辜的。”在地牢内所受的苦又浮现眼前，这些人需要给点教训。

风水轮流转，袁翠袖怜悯向来恶形恶状、仗势欺人的毛登端与曲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易大侠，请您饶了小人的命，我是天生下贱、无耻，在地牢中对您不敬是受大师兄逼迫，全不关我的事啊！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吧！”精于见风转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曲曜又是磕头又是下跪，为的不过是想保全性命。

他那不顾自尊的无耻嘴脸遭众人侧目，有的人甚至不屑的直摇头叹气，世上怎会有这种败类？“曲曜！”毛登端不敢相信地狂吼，那日在地牢中明明曲曜自己也相当沉迷于折磨易幻生，现下竟然撇得一乾二净，枉费他多年来把曲曜当兄弟看待，没想到得到的竟是这样的回报。

“易大侠，这下您听见了吧？大师兄他正在威胁我呢！”曲曜狗腿的把易幻生奉若神只，若不是遭折剑山庄的人拦住，他会爬过去抱住易幻生的腿告饶。

“曲曜！老夫错收你这不知羞耻的畜生。”岳掌门气得差点昏厥过去，华山派的名声在一夕间被曲曜破坏殆尽。

“我的确是畜生啊！如果易大侠愿意，我还可以学狗叫。汪！汪！”他谄媚的学狗儿又叫又跳。

风伟豪扬眉告知易幻生他再也看不下去了，简直是一出可笑的闹剧。

“好个畜生。”易幻生以着扇柄在掌中轻拍几下，算是赞赏曲曜卖力演出。

“你等我，我过去处理一下。”“好。”袁翠袖静看易幻生会怎么做。

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易幻生一人身上，曲曜见易幻生绕过他，直往毛登端走去，心中笃定他的低姿态获得同情，他可全身而退了！嘴角得意的笑容不断的高扬。

“毛登端，我让你三年内无法使用武功，算是教训你平日作恶多端。”他

以扇柄快速的往毛登端的周身大穴点去。若是得罪他也就是了，反正他平日闲来无事就爱找名门正派过招，但他没忘毛登端与其它华山派弟子连虚弱的老叟都大动拳脚，所以凡是被他撞见欺负老者的人一律与毛登端享有同等待遇。“对！他们活该！”犹不知死活的曲曜落井下石地拍手叫好。

易幻生摇摇头走向对他摇尾乞怜的曲曜道：“我把你交还给令师发落。”他朝押住曲曜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立即放开曲曜，风伟豪也松开对岳掌门的箝制，让他去制裁忤逆师尊的弟子。

闻言，曲曜当下脸色大变，拔腿就逃，因为他晓得师父绝不会原谅他，为何他会错打如意算盘？刚获自由的岳掌门利眸冰寒，望着曲曜飞奔的身影，全身筋脉浮出，待他觉得让曲曜跑够了，再纵身用力击中曲曜的天灵盖，让他当场毙命，像曲曜这种阵前投敌的叛徒死不足惜！

碍于光凭武力毫无胜算，而易幻生摆明不为难他，岳掌门背对着众人对华山派弟子喊道：“回华山。”受伤的华山派弟子相互扶持，尾随岳掌门回华山，临去前，毛登端神情复杂的看向易幻生，似为易幻生没动手杀他而困扰，直到其它师弟出声唤他，他才掉头离开。

“不后悔？”风伟豪问，华山派里没个好人，放了他们只是为自己增加往后的麻烦。

“我不是个嗜血的人，况且我平日的乐趣来自他们，杀光他们可麻烦了，我肯定会无聊至极。”他笑了笑。

风伟豪跟着笑了。没错！易幻生平日最爱逗名门正派玩，若少了被他耍得怒火冲天的名门正派，江湖铁定会失色不少。

袁翠袖也感到开心，庆幸自己的好眼光，选对了伴侣。

“对了！我差点忘了帮你们介绍。伟豪，她是袁翠袖；翠袖，他是我的好兄弟，折剑山庄的庄主风伟豪。”对袁翠袖的背景没多做解释，他相信风伟豪早已一清二楚。

“风庄主，久仰大名。”袁翠袖向风伟豪抱拳行礼。

“袁姑娘有礼。”风伟豪冷淡的向她回礼，眼底写满了不赞同，又见袁翠袖穿着男人的衣衫，眉头更是紧锁。“你们累了，咱们先回山庄去吧。”“嗯。”易幻生瞧出了风伟豪的不满，但在外人面前不好多做解释，待回山庄后兄弟俩关起门来再好好谈吧。

他们腾匹马让易幻生与袁翠袖共骑，一行八人策马奔驰回折剑山庄。

## 第九章

进入折剑山庄，见过庄里的管事与风夫人后，袁翠袖被风夫人安排到西厢房梳洗，美丽可人的风夫人甚至派遣一名侍女服侍她，尽管风夫人把一切需要安排得妥妥当当，让人挑不出缺点来，她仍感到风夫人对她十分生疏，她明白在风夫人眼中她不过是好友带来的不受欢迎的人，因珍惜易幻生这个朋友，迫不得已只好勉强地让她留下，她好难过！

在进入折剑山庄时她明确的察觉到每个人的目光皆放在她身上，有厌恶也有排斥，连被派来伺候她的侍女都显得不太情愿，不过侍女依旧遵照着



主人下达的命令好好服侍她。

洗过澡，侍女为她上了药，拿出一袭美丽的鹅黄色衣衫为她穿上。

“夫人请袁姑娘暂时委屈穿她的衣衫，明日夫人会请布商、裁缝过来为袁姑娘裁制新衣。”侍女巧灵平板的重复林念奴交代的话。

“不用费神请布商与裁缝过来，这衣裳很美，我很喜欢，请代我谢谢夫人的好意。”光看绣工与布料就可知道这衣裳价值不菲，她怎好意思再让人破费。

“这事夫人已决定，请袁姑娘别拒绝。”巧灵灵巧的为她编发。

侍女的有礼让她不知该如何再开口，一个人待在陌生的地方有点不习惯也有点不安，不知易幻生住的厢房在哪儿？是否离她很近？心底想是这么想，她却不敢向侍女打探，在大户人家，凡事得寸规矩，不然只会凭添仆人家茶余饭后的话题。“袁姑娘，你的秀发我已为你编好，不知你是否满意？”巧灵的发上功夫是全山庄最好的，但怕袁翠袖不满意，她随时准备拆下再重编。

“很好，谢谢你，巧灵。”她满意的点点头。

“那里，这是巧灵应该做的，请袁姑娘随巧灵前去用膳。”面对袁翠袖的赞赏，巧灵仍是面无表情，没有感到半分喜悦，只因在袁翠袖到来之前，下人们早已耳闻易幻生会身陷险境全是这恶毒的女人设计的，所以她对袁翠袖没有好印象。

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让袁翠袖尴尬得笑不出来，只好乖乖的跟随巧灵到大厅走过重重回廊，途经美丽的小桥流水，她得抑制口中的惊呼与赞赏，才不致招人讪笑她没见过世面。

“袁姑娘，断肠厅到了。”巧灵指示着她，打断她的蠢相。

“谢谢。”袁翠袖赶忙闭上大开的嘴，秀气的步入断肠厅，风氏夫妇与易幻生早已安坐等着她来。

“对不起，我来迟了。”她不好意思的向三人道歉，为迟到一事斥责自己太不懂礼貌了，怎能要大伙等她一人。

“没关系，反正我们也刚到不久。”易幻生为她化解窘况，起身牵她坐到他旁边。

“幻生说的是，袁姑娘千万别感到歉疚。”风伟豪朝她点点头，对身边的侍水道：“上菜。”“是！”侍女向外拍手，一道道香味四溢、可口的菜肴立即端上桌，其中不乏药味十足的补品。

“请用菜，袁姑娘，别客气，尽量用。”风伟豪率先挟口菜放进碗内道。

“谢谢。”袁翠袖谢过风伟豪的好意。“吃块鱼，厨娘烧的鱼可是人间美味。”易幻生挟了块鱼肉到她碗中。

吃下滑嫩的鱼肉，果真味美多汁，让她开了胃，可以吃下更多的食物。

易幻生亦不客气地大口咬着鲜肉肥鱼，吃了多天的粗食，今日总算尝到折剑山庄的珍馐，赵王爷府的大厨烹调出的菜肴亦不俗，改日带她上王爷府，好好的品尝。

因为太饿，所以顾不得主人在场，两人拚命的吃着，不过袁翠袖的吃相比易幻生来得秀气。

风伟豪与林念奴夫妻互看一眼，林念奴初见易幻生时被他的面黄肌瘦吓了一跳，她没想到易幻生会被折磨成这样，心下当然对袁翠袖的印象更恶，最让夫妻俩想不透的是，既然易幻主已逃出袁刀门，为何还要带着袁翠袖？

难道他当真对袁翠袖有意吗？他明明着过那女人的道，怎么还会要她？这些疑问他们全搁在心底，要等易幻生吃饱喝足且袁翠袖不在场时再问他。

“来！你也喝碗鸡汤。”风伟豪见易幻生如秋风扫落叶，快把桌上的菜肴吃光了，先为娇妻舀碗补品。

林念奴厌恶的看着鸡汤，她吃补品吃怕了，自小产后，伟豪为了把她的身子养好，每天准备不同的补品命人伺候，有了身孕更加夸张，连拿根针都不可以，大概是怕她再把腹中胎儿流掉导致性命垂危，所以想尽法子抽出时间来守在她身边看顾。

她的犹豫看在风伟豪的眼底，让他既心疼又不忍，即使现下她的状况稳定，他仍是无法真正放心，因为前次的记忆过于深刻，直到现在，有时他夜晚作梦还会梦见她浑身浴血地倒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真的喝不下？”她点点头，风伟豪见状唯有妥协，命侍女端来冰糖燕窝，让她当甜品吃顺道补身。

林念奴见燕窝上桌总算是松了口气，不用再喝油腻腻的鸡汤。

袁翠袖虽专心于用膳，但风氏夫妇之间的浓情蜜意仍看得她好生羡慕，不知以后易幻生会不会像风伟豪爱他的妻子般爱她？她衷心期盼着。用完膳后，袁翠袖与易幻生又被折剑山庄的人隔离了，仿佛她身上带有某种要人命的病，众人尽量避免她与易幻生见面。

连在断肠厅内用餐都因饥饿过久而忙碌的品尝菜肴，根本没有时间交谈，这使她开始怀念先前落难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没有山珍海味、美丽华服伺候，但至少他们的心是相连的，与风氏夫妇一道用过膳后，她为自身的立场更加不安，风氏夫妇摆明在虚应她，并非真心相待，由此可知他们不赞同易幻生与她在一块儿。

她怕！怕风氏夫妇会对易幻生提出与她分手的要求，若易幻生答应了，她的心岂只会破碎成千万片，根本化成飞灰，再也无法愈合。

待在房内的她因忧心忡忡而无法安然入眠，风氏夫妇说是体念他们日夜赶路故要他们回房好好休息，但她知道那不过是他们的客套话，用意在于支开她，好与易幻生促膝长谈。

双眼无神的望着窗外修剪整齐的美丽花圃，她静心等待易幻生过来，看他有何决定，她相信他会来找她的。

另一头的东厢房内坐了三个巨头，大腹便便的孕妇耍赖的躲过午憩时间，硬是跟丈夫上来厢房，美其名为想了解易幻生意欲何为。

“你们夫妻俩为何那么严肃的望着我？”易幻生一派轻松地倒了两杯茶水，事实上已猜出他们来此的目的。

“你带她上折剑山庄要我们怎么笑得出来。”风伟豪不拐弯抹角，直接挑明。

“我知道你们不欢迎她，不然我马上带她离开好了。”易幻生笑咪咪的，早已察觉到风氏夫妇对袁翠袖刻意的淡漠。

“你明知我没要你走的意思，别故意挑起我的怒火。”风伟豪不为所动，平淡地道。

“我想不透你到底在想些什么？”林念奴喜爱他这个朋友，所以口吻不若丈夫来得平稳。

“大嫂，我想你只需要关心伟豪心底在想些什么就好了，如果你过于关心我，他可是会抱醋狂饮，而我得日夜防备以免头身搬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事。”林念奴又怀有身孕让他们夫妻俩冲淡不少哀愁，可喜可贺！

他的不正经惹得向来正经严肃的夫妇侧目，低低的轻笑。

“莫忘你曾着过她的道，差点命丧袁刀门。”风伟豪特意提醒他莫再重蹈覆辙。

“是啊！你对她可不能掉以轻心。”林念奴投效丈夫的阵营进行游说。

易幻生耸耸肩，一副不在乎的模样气煞风氏夫妇。

“你是怎么回事？！天下女人何其多，为何独钟袁翠袖？她有哪些好？比起从前跟在你后头跑的女人差太多了。”有多少女人暗恋易幻生他如数家珍，就不晓得袁翠袖哪点惹得易幻生为她痴狂执着。

“在我心中她已经够好了，虽不是十全十美，但我也不是完人，两人配在一起刚刚好。”“她是不能相信的啊！”林念奴为他的执着感到无力，为何他听不进他们好意的忠告呢？“过去的种种已经过去，我不想再追究，当然也不希望你们再提起。况且她救我离开袁刀门的行为已证明了她的决心，她不是故意的，我们不该再紧咬着她的过错不放，每个人都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不该独独对她例外。”他挺身为袁翠袖说话。

那是张沉醉在情爱当中的脸孔，林念奴怔了怔，他是认真的。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假装没发生过这件事？”风伟豪挑眉问。

“如果可以，我是这么希望。”他答得认真，眸中有着不容反对的意志，似乎只要他们说出反对的话，他就会立即挺身反抗，誓死捍卫爱人。

风氏夫妇互看一眼，为他的坚决苦恼。

“我不会有事的，请别为我担心。”瞧见好友们为他伤神，他的语气态度不觉软化下来。“要我们如何不担心？你能确定对袁翠袖的个性了解得十分透彻吗？”风伟豪重捶下木桌。

“她是个善良的姑娘，只要你们与她相处久了就会了解她的个性不如你们所想的复杂。”他自认对她的个性已掌握九分。

“善良？！”风伟豪轻蔑的由鼻子哼气。

“她是！”易幻生再重复一遍。

对他的坚决林念奴看得一清二楚，轻轻拉住丈夫的衣袖对他摇摇头，要他别再逼易幻生在朋友与爱人间做出抉择，否则易幻生会很难过的。

风伟豪也明了为个女人破坏兄弟情谊不值得，淡然道：“我已飞鸽传书给赵王爷、南阳子与张屠夫，告知他们你平安无事地抵达折剑山庄，或许他们会赶过来也说不定，你最好要有个心理准备。”“谢谢你。”易幻生对他点点头，为许多事向他道谢。

“好兄弟还跟我客气什么。”袁翠袖是不是对易幻生别有用心，看来只能用时间来证明。

风伟豪扶起妻子，不再跟易幻生谈伤感情的话题，先让他休息好好的想想，或许一觉醒来，易幻生会突然觉醒，发现袁翠袖并不如他所想的好。

“假如今日你我的立场对调，相信你会做出跟我同样的反应，不让人有机会侮辱怀疑大嫂的人格。”爱人的心是相同的，他有感而发地对风氏夫妇的背影道。

他的话让风氏夫妇停下步伐，风伟豪甚至回过头来定定的看着他，久久才道：“你说的没错，我向你道歉。”是的！如果今日换成众人抨击念奴的不是，他一定会为念奴力排众议，不愿她受到半点委屈，所以不论袁翠袖对易幻生做出什么事，那都是他们两人间的私事，他们可以私下处理，他无权

过问，他要为对袁翠袖的无礼向易幻生道歉。

“我们会试着对她友善点。”林念奴亦对易幻生许下承诺。易幻生感激的笑了，他深信只要风伟豪与林念奴肯敞开心胸接受袁翠袖，总有一天就会发觉她并非他们想象中的狡诈之徒，而是个天真善良的姑娘。

尽管外头春光无限好，仍温暖不了袁翠袖已冰冻的躯体，她的心不停的晃荡摇摆，为易幻生久未现身感到慌乱，心底有个声音问她，易幻生会不会已听从风氏夫妇的建言，要与她分手？不！她不想跟他分开，她已深陷爱情泥淖无法自拔，失去了他，往后千千万万的日子要她如何度过？她不想终日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但她又能怎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易幻生别抛弃她吗？不！不！不！心已失去了，不能连自尊也丢弃，她不能造成易幻生的困扰与自身的难堪，就算要哭也要躲到无人的地方再好好哭一场。

况且今日的她拥有勇气，自信跟着增加不少，没他的日子，她们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不会有事的！她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好好的，所以她可以勇敢的面对易幻生，不管他的决定如何，她都不怕。

门外的脚步声似刻意通知他的到来，原本信心满满的她一听到敲门声，整个人如泄了气般挺不起来，她还是没勇气面对接下来残忍的事实。可不可以拒绝他的进入好逃避这一切？来不及了！易幻生会敲门不过是想通知他的到来，不等她响应便径自开门步入，进了房后，所见竟是张凄楚的小脸。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他关心的把她搂在怀中急问，如果有人趁他不注意偷偷欺负她，他非把那人抓过来好好教训一顿不可。

重回温暖安定的怀抱，感受他特有的柔情，让她仓皇不安的心慢慢稳定下来，也许事情不如她所想的糟糕，易幻生并没听从风氏夫妇的话，决定与她分手。

“为何不说话？”易幻生推她离胸膛远些，仔细的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似又有了改变，少了些许凄凉，多了点喜悦。

她摇头不语又扑进他的怀中，附耳聆听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他的心跳声让她的心安定下来，不再胡思乱想，她太悲观了，凡事只会往坏处想，其实老天爷也是会眷顾到她、赐予她幸福的。

“是因为想我吗？”他轻笑，厚掌拍着她瘦小的肩头，“大嫂是把我们隔得太远了，一个住东厢，一个住西厢，她大概是怕我夜里会潜进你房里偷香窃玉，坏你名声。”“真的吗？我以为她是讨厌我，不让我与你过于亲近呢！”那是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啰。

“你是觉得伟豪与大嫂对你不够热络吧？”凡有知觉的人皆会察觉，她当然不例外。

“嗯。”她不好意思的垂首，是她脸上的表情泄漏出内心的想法吗？否则他怎会知道？“他们夫妻俩向来对人不冷不热，话又不多，但只要你跟他们相处久了就会发觉他们并不如你所想的冷漠。”幸好风氏夫妇的个性原就如此，若是天性热情，看他要如何对她解释风氏夫妇为何遇到她就改其态度，淡然冷漠。

“幸好，我以为他们不喜欢我……”她轻笑，“不过我看他们夫妻俩十分恩爱，想必感情很好。”“是啊！”他轻吻下她的发丝戏龙道：“你羡慕吗？”被道破心事让她手足无措，脸红似朝霞，小女儿的娇态表露无遗，支支吾吾的不好意思承认。

“有啥好羡慕的？我们可以比他们更加恩爱，不信的话，我马上表现给你看。”大掌轻轻一带拥着她倒向床榻，顺手扯下帷幔，隔绝满室春光。

“我……我们……这样不太好吧？”袁翠袖双手紧抓住衣襟，此刻双颊已如烈火中烧，烧得她脑子都快胡涂了。

“哪里不好？”他倒觉得好得很呢！大掌与唇瓣忙碌的探索美丽诱人的娇躯。

“我们……我们……”上回纯属意外，且因有人中途介入，所以他们没能合为一体。

但这次他的意志坚定，眸中透露出深切的欲望，被压制住的下半身明确的感受到他的悸动，这令袁翠袖慌得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该迎合或是抗拒，真要抗拒，她又已被他点燃体内的火苗，全身无力，恐怕也抗拒不了。

“别怕！有我在没事的。”易幻生轻咬着她小巧圆润的耳垂安抚她，大掌已成功脱去她的外衣。

他的火热足以把她的意识化为一摊烂泥，全身无力的任由他带领着，小手似有自己的意识般抚摸他那壮硕、毫无一丝赘肉的健躯，羞怯的小手探寻着他精裸的胸膛让他舒服的呻吟出声，她的青涩更是牵动他全身的神经，身体大声的呐喊着，他要她！他要成为她的唯一与永远。

娇语呢喃和热情的喘息声交织成一幅绮丽的书面，转眼间袁翠袖的肚兜也被他卸下，他埋首挑逗她的感官，企冈燃烧两人的热情。

滚烫的汗珠一颗颗滑落，床帐内的温度益发升高，烫热的身体渴望着释放，两人厮缠缱绻，一心只想得到对方。

突地，一对弯刀准确无误的射向垂下的帷幔，但力道轻到只有惊扰到帐内被热情冲昏头的恋人，马上又迴转至施放者手中，火红的曼妙身影握住双弯刀立于花园中。

又被打断好事让易幻生挫败的低吼。为何他的仇家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挑紧要关头找他碴？到底他曾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事，让他们恨他恨得要坏他好事，藉以惩罚他？被双弯刀惊醒，袁翠袖赶忙抬起扔在床边各个角落的衣衫穿戴身上，见易幻生兀自生着闷气，连查看来者何人都没兴致，迫不得已，她只好为他穿好衣衫，无地自容的赶他下床，自己则躲在帷幔后头不敢现身。

“是你？！有何指教，想报仇吗？”又是袁刀门的人！他不过是带走袁翠袖，算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吧？为何每次出面搅局的人总是袁刀门的人？他没好气的拿起绢扇，不管对方有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皆不足以浇熄他的怒火。

袁红绡拧着眉望着服装不整、头发凌乱的易幻生，又瞧见床边有双熟悉的绿色绣花鞋，不用看也知道方才易幻生正准备与谁共享鱼水之欢，却被她打断了，所以易幻生显得有些恼羞成怒，恨不得把她大卸八块。“你说呢？”她不答反问，睨着眼看他。

“姊姊？！”袁翠袖听出袁红绡清冷的语调，心想她是上门寻易幻生晦气，顾不得脸红尴尬，掀起帷幔，赤足奔下床榻。

在她尚未奔到外头时，袁红绡已抢先出招，双弯刀齐飞，在空中画出美丽的弧度直奔易幻生。

小把戏！易幻生笑了笑，俐落地下腰闪过，触不到他面门的双弯刀似有意识，漂亮回转攻他下盘，易幻生的黑眸闪过一丝讶异与佩服，侧身让双弯刀飞过他的腿际，扬腿飞踢双弯刀回送袁红绡，他所施的腿劲并不强大，

为的是把双弯刀送还给她，并非想伤害她。

袁红绡灵敏的接住轻巧的双弯刀，她晓得易幻生的用意，美丽的唇扬起炫目的浅笑，足以摄人心魄，让世间男子情不自禁地爱上她。

“姊姊，你先别生气，我可以向你解释。”见他们俩一来一往，吓得袁翠袖慌忙挡在两人之间，不让他们再有动手的机会。

“解释？”易幻生讶异的望着她，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袁红绡则是安静的看着她，等待她所谓的解释。

“是的！姊姊，我知道你一心为我好，不想我受委屈，可是我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害惨他人，所以……所以只好辜负你了。”她自觉有愧的垂首，为了避免破坏易幻生对姊姊的印象，她一直没说明易幻生会沦为阶下囚全是姊姊一人设计出来的，就让往事随风而逝吧。

“这是怎么回事？”易幻生双手环胸，直觉认定袁翠袖话中有话，且与他密切相关。

“没什么，不过是说些以前的事罢了。”袁翠袖抢答，她越是想掩饰越显得心虚。易幻生心知再问袁翠袖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改望向袁红绡，或许袁大姑娘心情大好会给他点蛛丝马迹。

“事情很简单，先前你会被我父亲与岳掌门逮着，不是翠袖去通风报信或暗中使诡计，那都是我一人做出来的。”她坦然而不讳。

“姊姊！”袁翠袖惊叫，她不明白为何姊姊还要旧事重提。

“那你爹为何要在众人面前说是翠袖设计的呢？”他的兴趣大了，原来之前他恨错人了，傻翠袖，竟然为了包庇胞姊而执意不说出实情，她难道不怕他会气得失去理智地杀死她？她真是善良得可以。

“那时她被我父亲关在石室中，抓到你可将功折罪让她解脱，我没理由不帮她不是吗？”她的理由充分且合理。

“姊姊完全是为了我，你……”袁翠袖睁大眼，楚楚可怜地望着易幻生，不知如何开口乞求他别生袁红绡的气。

他笑笑的把她纳入怀中，“我早释怀了。”就当在地牢中的数日是人生的体验，是老天爷在考验他的意志力。

“太好丁！谢谢你。”她高兴得快淌下泪珠来，她早说过他是好人了，瞧！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对了！姊姊，是爹要你来的吗？”若是爹派遣姊姊来杀她该怎么办？要她束手就擒她不甘心，可是要她与姊姊动手亦不是她想要的，该如何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她苦恼的想。

易幻生拍拍她的肩，她的左右为难他看在眼里，但只要有他在的一天，他便会为她做出最好的抉择来。

“是的。”袁红绡亦瞧出她的犹豫不决。

“我……”她迟疑着不敢问袁红绡父亲所下达的命令。

“你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怯儒的小女孩，看来是某个人的功劳。”袁翠袖的改变除了听师兄们对她口述外，她已亲眼见到，感到非常欣慰。

易幻生仔细的防着她，深怕她会突然动手伤害翠袖。

袁翠袖脸红的点点头，没有否认。“爹要我代他转达他的歉意，他很抱歉十七年来对你漠不关心，他说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他会好好的疼爱你，绝不让你感受不到温情……”她平静的陈述那日袁崇武带她回房所说的话。

袁翠袖为这突如其来的转变瞠目结舌，眼眶湿润，父亲真的那么说？她屏息聆听下文。

易幻生感受到她的激动，始终保护着她。

袁红绡神色复杂的看了他们一眼，才又继续道：“他还说，为了袁刀门的弟子着想，他不得不对外宣称与你断绝父女关系，这个决定让他心痛如绞，他希望你能体谅他的苦衷，可是在他心里仍认定你是袁刀门的女弟子，他的二女儿，如果你愿意可以常回袁刀门走动，袁刀门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她平和的说完父亲交代的话。

袁翠袖开心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她好高兴父亲终于谅解她，不如大师兄所言的不要她这个女儿了。

“易幻生！我爹要我告诉你，请你好好对待他的宝贝女儿，若是让翠袖受了委屈，无论天涯海角，他都会找你算帐。”“请大姊回去禀告岳父大人，我不会让他再有第二次机会追杀我。”有了袁崇式的认同，易幻生乐得喊袁红绡一声“大姊”。

袁红绡颌首，再看他们一眼嘱咐道：“我把妹妹交给你了。”她深信翠袖能得到幸福，因为易幻生的眼中有着抹杀不了的爱恋。

易幻生点头，他原本最不屑与名门正派有所牵扯，没想到会因袁翠袖而有了改变，往后与袁刀门的关系恐怕是用剑斩也斩不了、用刀砍也砍不断。

有了他的保证，袁红绡足一点便跃身离去，她——作梦都想不到，她竟会亲手成就翠袖与易幻生的一段姻缘。

“啊！姊姊……”袁翠袖惆怅的看着她远去的身影。

“别难过，以后想见面多的是机会。”他俯身吻干犹挂在粉颊上的泪珠。

“嗯！”有了他的柔情，总算让她破涕为笑，她也真是的，又不是一辈子都见不了面，未免哭得太凄惨了。

“我们回房去吧！”送走了不速之客，他心猿意马地想着先前被打断的好事，下半身马上又蠢蠢欲动，渴望着美丽的娇躯。

袁翠袖没有反对地随着他走，因她的脑子还一片混乱，无法看穿易幻生的企图。

“这回若再有不识趣的人出面打扰，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他这话是说给躲在角落的风伟豪听的。

早在守卫向他报告袁红绡闯入时他便赶到，没出面是不好打断易幻生与袁家姊妹的谈话，对于易幻生娶袁翠袖一事，他不会再有意见，因为袁翠袖已证明了她的清白。摸摸鼻子打道回房去陪他的爱妻，他可不想给易幻生与他大打出手的理由。

回房后的易幻生仔细的关上房门与木窗，再三确定不会有人从某个不知名的角落窜出后，才放心的搂着袁翠袖躺回床上，实现梦想已久的美事。

“你怎么又……”见易幻生解着她的衣裳，袁翠袖的脸再度泛红，身子重现火热。

易幻生俯身以唇吻住她接下来的话，他可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对话上，两人饥渴且缠绵的拥吻着，双方渴望已久、美妙的爱语倾吐而出，浓烈的爱意加上动人的三个字围绕在两人的周围，这回两人终于可以在没人打扰的情况下合为一体了。

此时无声胜有声，绮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他们慢慢去发掘品尝呢！

- - 全身完——

